

雙劍奇俠傳

玉田趙煥亭著

上海受古書店發行



# 雙劍奇俠傳第二集目錄

- |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一回 | 拯窮途鄉壯得教師 | 聞髮警包村修舊圩 |
| 第二回 | 現讖文古塋發異碣 | 鬧宗祠達士識衰機 |
| 第三回 | 施奇術反掌取戶籍 | 染惡疾回首感良朋 |
| 第四回 | 致奇富瞽目酬友誼 | 萌惡念劣子闕家庭 |
| 第五回 | 逞豪富兄弟爭雄  | 失金貲妯娌吵架  |
| 第六回 | 開塔牕一客賺貪夫 | 走腐坊三雄訪賢裔 |
| 第七回 | 包莊主置酒款教師 | 長明僧藏金尋蕩婦 |
| 第八回 | 走賊渠大戰紅楓港 | 奮鄉兵初却黃衣怪 |
| 第九回 | 慶功筵酒後揮拳  | 南沙窩夜間覘異  |

第十回 孔昭達入水探怪窟 販棗客獨力起豬籠

第十一回 金剛派俠隱授徒 吉安城苦兒流寓

第十二回 入學塾雙俠訂交 買山菓登徒遇豔

# 雙劍奇俠傳第二集

趙煥亭著

## 第一回 拯窮途鄉壯得教師 問髮警包村修舊圩

且說孔昭達見蔣壁城說到簾兒啓處。香風飄宕。一振破袖。神情兒十分好笑。不由暗想道。這位朋友。真是個色大爺。你看他提起舊事。還像咀嚼餘味似的好漢子。若好這檔子事。就沒成頭。因笑向壁城道。這不消說。準是侑酒的姐兒來咧。伯高聽了。趕忙瞅他一眼。這裏壁城却拍膝道。孔兄猜的不錯。俺就因侑酒的人兒一來。竟遭人的暗算哩。當時那掀簾惹入之人。便是俺在途中所遇的那騎驢媳婦。這時另換了一身新豔衣服。越顯得十分俊俏。不怕衆位見笑的話。酒場中若有美人。那大碗價的酒。不須人勸。便自會往喉嚨裏跑了。衆人聽了。都各一笑。伯高却拍掌道。不錯不錯。美人在座。自然能助酒興。假如俺當

時在座。一定也要多吃兩杯。昭達笑道。這話也不盡然。怎麼仲明兄。單好吃光棍酒呢。你若弄個媳婦子去陪他。那算是擰了稱（仄音）咧。伯高聽了。哈哈大笑。正這當兒。恰如仲明。匆匆趲入。望見壁城。不由略怔。這時壁城。早已跼將起來。於是伯高。代壁城略述來此之故。並述壁城方纔一番言語。仲明笑道。俺方才聽村衆人說。有人攪鬧村坊。故此趕來望望。不想在村頭上。遇着一幫逃難的男女。說是有一股髮匪。業已撞入浙江地面。俺問其詳細。他們亦不曉得。但知這夥髮匪。專以分隊四出。擾亂村鎮。爲的是熒惑官軍的耳目。並分官軍兵力。說是刻下距這裏二三百里外。狠有幾處富庶村鎮。被賊攻破。那淫掠殺戮之慘。委實兇的緊哩。衆人一聽。都各吃驚。伯高笑道。鼠輩不足慮。且聽蔣兄談話。於是與仲明壁城一指引。彼此施禮。那昭達與仲明。因同有杯中之好。格外的親近。便拖仲明。挨着自己坐定。壁城道。當時俺一時疎忽。以爲元彬是一團

好意。那娘兒既入座。不消說是殷殷勸酒。滿席上另有一種風光。元彬又慨然道。你想既逢令節。又在客途。忽逢此等情況。自然是酒到杯乾。然而俺因現押送許多的鏢銀。也不敢過貪杯杓。不想酒至半酣。俺正待推辭罷酒。只見元彬忽斟起一杯。呷得一口。却頓足道。這些夥計們。真糊塗。於是一迭聲的喚過一個夥計道。咱有的是新釀好酒。怎不將來。却旋打此等劣酒。夥計聽了。應聲跑去。須臾提到一壺酒。斟在杯裏。果然色香異常。俺方道得一聲。武兄莫賜酒。咧。元彬大笑道。此地雖非陽關道上。恐蔣兄前途未必便再遇故人。且請盡此杯如何。因顧那娘兒道。你且唱支秧歌兒來勸酒吧。於是那娘兒微微一笑。頓喉便唱。雖是村曲俚歌。却也嬌音婉轉。那知這一來。俺蔣璧城合當晦氣。當時俺難却元彬之意。那杯酒方才落肚。登時覺得天旋地轉。只一交跌翻之間。恍惚聞得武元彬哈哈冷笑。並大喝道。蔣璧城。你要曉得。俺今天饒你一命。便是。

故人情分。俺這片店面。且交代給你吧。及至俺悠悠醒轉。叫聲苦。不知高低。只見俺合鏢夥等。都猪仔似被人網縛停當。大家你瞪我。我眦你。白着眼。通沒作理會處。是俺暗運氣力。一陣價掙開繩扣。先與大家解却束縛。就店中前後一搜尋。那裏還有武元彬並鏢銀馱騎的影兒。只賸了空落落一處草店。伯高聽到這裏。拍案道。這就是蔣兄貪酒之過了。昭達聽了。却悄悄捏得仲明一把。(點綴生姿) 壁城道。當時俺氣急羞怒之下。好容易待至天明。幸得大家隨身還有些許銀兩。俺便一面價打發鏢夥。卽刻回局。一面就本縣報案情。知縣捕們料理不來。俺便在仙霞驛地面。耽擱半月之久。就那一片亂山中。四出尋踏。但見樹深草密。澗迴峯高。惟有俺一人足音。響傳空谷。那裏有武元彬的影兒。於是嗒然回頭。一路上垂頭喪氣。蹙回福州。賠人家一項鏢款。自不消說。但是鬧此事後。聲名大損。直至半年之久。沒得一次生意。不但局中夥友。次弟他去。

便是局中費用。也漸漸支持不來。因俺自賠人鏢款後。早已家貲都盡。正這當兒。恰好有一項鏢業到門。那顧主是某省的布商。初到福州。只問得俺往日的聲名。所以前來僱鏢。當時俺合他款洽之下。自然是一口應允。只差得彼此間還沒批定合同。俺正在摒擋出行之間。忽有人登門相訪。俺一瞧。却是城中地痞外號兒破敗星的謝阿大。歪戴帽子。穿着一身破長衫。嘻着臉兒。模樣兒甚是尷尬。這種人。雖然在城中逐處討厭。却是永遠不敢登鏢局門首的。當時俺詫異之下。便笑道。老謝稀客呀。今天怎的閒暇。忽然見顧呢。阿大聽了一面。哈腰兒。一面嘴裏唏溜道。好教蔣爺得知。俺無事不登三寶地。俺聽說您不久的要走喜鏢。特來給您叩喜哩。說着一腆胸。那神情越法難看。俺還以為他是沒落子的勾當。便道。老謝不瞞你說。刻下俺局中生意疎疎的。却沒得點綴你們。你既大遠跑了來。且鬧壺酒錢罷。俺方命夥計與他取錢。阿大忙攔道。笑話笑。



話。俺是有點小事體。來合蔣爺商量。辦的到呢。那算您看顧俺。不然也不要緊。便是昨天有朋友。將俺薦在某布商店中。幫個短忙兒。所以俺知他僱的便是蔣爺的鏢。那布商好不仔細。不知怎的。您上年賠人鏢款的那事兒。被他風聞着咧。便向俺探問底細。那意思就想退鏢。您想咱們都是街裏街坊的。這點關照。還用說麼。當時被俺一陣價花說柳說。將您那件背晦事。算是瞞過。其實呢。這點小關照。不算回事。俺哥兒們。滿過的着。本不該來聒噪您。但是俺恐怕您不曉得。某布商是個仔細人。日子倘多了。難保他不夜長夢多。倘有那種多嘴淡舌的人。就是足下一笑。洩了您的底裏。就怕有許多不便。所以俺來知會您。趁早兒合他立妥合同。這宗賣買。便千妥萬當咧。再者俺刻下有點緊債項。須得二三百銀子去料理。沒別的。求蔣爺搭個手兒。暫借此項。可有一件。您若疑惑。俺特來送情。趁勢借錢。那就不對岔口兒咧。說着兩眼一眙。很透出十分

得意。(謝阿大一席話，軟中硬，絕是有挾而求的口吻，又妙在大搞場面，純是地痞神氣。)諸位請想，他這套大江東，俺有甚不曉得？這明是他張開口兒，自來示意。俺如不允所求，他便想從中破懷，這踣賣買。當時俺大怒之下，反倒一笑。因為謝阿大那種猥瑣樣兒，竟敢前來敲詐，於是被俺一口謝絕。阿大當時冷冷的道：俺有話在先，是合您商量借些。既辦不到，也沒要緊。於是又閒談數語，怏怏自去。俺以為地痞等，覓縫詐財，本是常事，送他去後，也沒在意。那知次日，俺正要去尋布商，定立合同，並訂期起鏢。那布商忽使人傳語道：敝號因款項未齊，鏢事作罷。俺詫異中，細一採聽，方知那謝阿大由俺局中撻去後，便去尋布商，一逕的揭明俺上年失鏢之事，眼睜睜一宗生意，竟自被他壞掉。但是沒過得兩天，謝阿大被俺一頓拳頭，打了個吐血滿地，脅骨都折。從此俺被捉到官，在廣州獄中，羈押一年有餘，不消說鏢局早散，便是俺所贖的些些質家。

費也。盡爲獄費消耗。幸得那謝阿大漸漸傷愈。及至俺被釋出獄。業已賸得子然一身。毫無生業。咳。世情冷暖。人面高低。惟有這交遊場中。更是利害。當俺折服武元彬。主持鏢局時。直然的震動廣州。一時間。賓客如雲。望風結納。便是俺揮金濟人。也不知有多少次數。不想俺落魄下來。不但交遊陌路。並且背地裏互相譏笑。道：蔣壁城終是個沒成頭的人。雖趁着幾年旺運。幹了幾年鏢局。如今時衰運敗。窮得要命。怕不再返本還原。偷偷摸摸嗎。可惜響噹噹的朱懷琛。有這等弟子。給他現眼。於是俺每到街市。大家便指指戳戳。俺看此光景。賭氣子誓離廣州。哈哈。原來人運氣一壞。處處背扭。俺自離鄉以來。隨緣混迹。始而還算罷了。因左近州縣。好拳棒的少年。需人教授。俺混迹其間。還不至十分落魄。後來拳場都散。俺雖稍有積蓄。又因在某處倡家。沾染惡疾。及至痊愈。越法的困頓不堪。所以便流落在賣藝場中。直至今日。說着哈哈大笑道。不想那會

子。以酒食之故。竟鬧了這場笑話。前既承包爺厚惠。今又不究俺這番鹵莽。此等高誼。只好改日補報了。說罷。跼起來就要告辭。伯高道。蔣兄且慢。請問蔣兄此去可有一定的行止嗎。璧城歎道。飄泊之人。那裏有一定行止。無非朝村暮郭罷了。伯高道。却又來。既如此。何妨暫留敝處。相敘數日再去呢。於是立命人將璧城引入別室。洗沐更衣。這裏伯高却向村衆父老等商議道。俺看蔣璧城武功甚好。咱這裏團練教授。正在無人。便請他肩任此事。豈不甚好。况近日變匪擾浙。頗有風聞。咱村中團練之事。也不可再緩咧。衆人道。包爺說好便好。咱馬上合他說妥。遲兩天便辦起來。好在一一切都備。只賸了教師咧。仲明道。慢着。俺看此人放放宕宕。品行間未必可靠。不如稍待數日。咱瞧瞧他行止再說。伯高沉吟道。吾弟這話也對。但俺看好酒及色。正是英雄本色。不算得沒行止。咱只求他武功好。能教團衆。就是因向昭達道。俺看孔兄所領的漁戶人衆。若有

須教練處。一併請他教授也。未嘗不可哩。昭達笑道。這個隨後再議吧。當時大家議定。仲明昭達因料理漁會事。先自盪去。須臾。璧城由別室出來。果然是人是衣衫。馬是鞍韉。這番結束整齊。越顯得英氣勃勃。於是伯高大悅。當晚合父老等。在廟置酒。款待璧城賓主。啣杯十分歡洽。席間溝到武功。那璧城按膝雄談。真個是學有所本。語有源流。喜得個伯高連浮大白。只這一席酒間。早已慷慨訂交。那知後來包村十餘萬女性命。都隨着小小酒杯兒送掉。也只可諉之於氣數了。當晚伯高罷酒。將璧城安置在廟。然後欣然回宅。不提伯高連日價款待璧城。並一面料理團務。且說孔昭達。雖是個直性漢子。他却粗中有細。總覺璧城爲人。有些含糊。當那日由廟盪出。合仲明料理會事畢。便自去尋問吳成。既知得璧城追逐白牡丹的光景。心下好生不然。便逐日到廟。合伯高陪璧城談笑。但見璧城言語誇大。兩只眼睛。流走不定。並且行步低頭。時時沉吟。

一日。偶合璧城廟外散步。恰值伯高家兩個愛妾。因向村中莊戶家。去隨喜禮。一對兒打扮的花枝招展。跟了一個小丫頭。笑嘻嘻。由廟前蹺過。這時昭達恰蹺向一株大樹後。想要小解。忽見璧城兩眼都直。伸着頸兒。只管往東望。昭達暗跟他眼光望去。却是伯高家兩個愛妾。業已廝趁着蹺向下坡。只稍露雲鬢的後影兒。再迴望璧城時。早高高的跼向廟台階家高級上。並且豎起脚尖兒。唏溜一聲。口延拖下。昭達暗笑道。可笑此人。如此眼毒。俺且去奚落地一番。於是一聲嗽。這裏璧城方復故態。却笑招昭達道。孔兄這裏來。你沒瞧見兩個娘兒蹺過嗎。昭達道。不會吶。想是村婦們偶然蹺出一個個神頭鬼臉。甚嗎可看的呀。璧城拍手道。不然。可惜孔兄失掉眼福。這兩個娘兒倒也不錯。一個是長長身兒。行步間嫵娜可愛。那一個圓臉盤兒。水零零眼兒。更似歡虎一般。哩。昭達笑道。哦。原來蔣兄。瞧得這等仔細。但據您說的相貌。怕就是伯高兄的姨奶。

奶哩。璧城聽了。未免有些不好意思。連忙用話岔開。從此。昭達越法。瞧着璧城。品行不端。便從容徵探伯高之意。道。蔣某武功。雖然不錯。但俺瞧他。行動間。總欠莊重。伯高笑道。咱請他教練團衆。只要武功了得。就是。昭達聽了。也便不好。再攔伯高的高興。他終是直性人。見村中父老等。都願留璧城。又搭着髮匪警。聞日近一日。百忙中。要求全材。那裏便有。於是他也便欣然從衆。忙碌碌料理團事。這時伯高。已向璧城說明。留他教練之意。璧城自無不樂從。便登時酌定。教練之法。甚是井井有條。伯高見了。越法歡喜。便連日價。招集父老。訂好團章。簡閱子弟。而一面大興工役。補築村圩。這包村。本有一重舊圩。年深歲久。未免諸處塌壞。依着包民兄弟。早就想修補完整。無奈父老等。一來因太平日久。不欲興工。二來又信了幾句古說兒。便是包村這片地勢。當年有個堪輿名家。來相度過。說是此村旺相。正在這村圩殘毀。因這片形勢。名爲神龜曬背。那殘破。

村圩便如稍壞的荷葉。遮在龜背上。既透日光。又不致炙手可熱。與神龜十分相宜。若修補完整。或毀掉村圩。便如葉整遮日。與無葉遮日。熱得過度。那神龜便要登時沉沒。這片古老話。雖在可信不可信之間。然而包村人。因傳聞自古。不禁不由。便懷疑團。當時大家集議修補。未免提起這節事。一陣價七嘴八舌。通沒主張。便連那個包族長輩包世興。也只管拈着鬚兒。沉吟起來。仲明便道。依我看來。還是修補爲是。堪輿之說。却不必盡信。大家聽了。一齊望着伯高。那知伯高。因曉得風禽壬遁等法術。正是溝陰陽生尅的事兒。與堪輿之說。未免是一鼻孔出氣。所以一時間。也鬧的委決不下。大家正在面面相覷。紛紛議論的當兒。只見壁城大笑道。這點把事。一言可決。請問諸位。這利害兩字。是眼見的可據。是眼不見的可據呢。今村圩殘壞。賊來不能禦。眼見得無害無利。不據此決議。還拉扯玄虛怎的。依俺之意。不但須修舊圩。還須再築一重外圩。纔是。



因髮匪所到之處。善能持久。困人。咱有重關之險。方能據以戰守自如哩。兩重堅圩既成。其餘便是積草屯糧等事。世興見壁城氣充詞沛。仿佛胸有成竹。不由連連點頭。因向伯高道。蔣兄所言。頗頗中理。既如此。咱便修築兩圩。還有一段工程。也甚重要。便是咱村後的河堤。可以增築成水圩門兒的形勢。一來便於防守。二來堤修完固。倘值夏秋之交。河水暴漲時。亦可以有恃無恐。衆人道。有理有理。這兩件工程。都是重要的。前些日。孔兄（昭達）還提起近日河道中。有些蹊蹺。那堤身下面。一處處頗有穴眼。並且少有崩壞處。往往到夜裏。水聲有異。激宕冲刷。漁戶們以爲是老元作怪。就有好事的人。前往暗覘。却見一條丈餘長的黑物件。正在河內。冒頭噴水。（爲下文邵玉林客包村伏脈）吓得那好事人。方要拔脚。已聞轟然一聲。平陷了一塊堤土。大家都猜疑中有水怪。如今增築水圩門。修理河堤。正是不可緩之事哩。壁城大笑道。凡事據眼見的。

利害作去就是。甚麼水怪不水怪呀。說罷。神色傲然。昭達便道。河中有黑物件。誠然不虛。這是漁戶安三。親眼見的。壁城聽了。只他顧微微而笑。於是大家議定。一面擇日動工。先爲修築兩重村圩。一面設立教場院。大建房舍。外爲教練場。內爲壁城住室。並賓客往來休息之地。十餘日間。旌旗器械。以及全村丁壯。都已整備。便擇日教練。先一日。由伯高。昆仲。孔昭達等。會同了村中父老。都蒞教場。村閱益壯。罷命他們兩翼排開。恭敬敬請出壁城來。行過謁師之禮。這時壁城衣裳劍佩。十分威武。立在教場正中。左有伯高。昆仲。右有昭達。並父老。五六輩。一色的衣冠甚偉。再望到兩行村壯。都是虎也似的少年。一色的帕首短衣。黑壓壓望出多遠。稍加訓練。立成勁旅。那壁城左顧右盼。不由心花大放。暗相數日前的自己。還是個沒落子的朋友。如今得此際遇。好生僥倖。正在揚眉吐氣。向全場人衆。略述教法之間。忽見場外。男女觀者中。有張雪白的嫩面孔。

一晃說也湊巧。正是那個白牡丹。望着他嘴兒一撇。唾一口便走。於是壁城興致略沮。暗含着也便笑壞個孔昭達。不提當日散場。伯高置酒大會父老。大吹大擂。痛飲一日。次日壁城便按日教練村壯。果然是拳棒有法。不同尋常。再加以伯高仲明參與其間。以軍法部勒其衆。黎明吹角。夜晚掌號。竟鬧得一片包村軍聲浩浩。便如嚴疆重鎮一般。（虛寫一筆包村聲勢妙妙）遠近村鎮中見包村如此光景。未免議論紛紛。有的說伯高好事。頑排場擺架子。賊還沒影兒。却只管無事自擾。有的說未雨綢繆。正是保衛應辦之事。又有說燒紙引鬼。一個村落中。就如此小題大作。簡直的是招風惹草。那賊分明不想來攻掠。因村中如此一預備。定然是富厚非常。他就不免要起意了。其中老年人。又有太息的道。包伯高志大而踈。他如此鬧法。將來精神稍懈。或有個提挈不來。一旦與賊衆結下深怨。却也大有可慮哩。（微逗下文包村慘禍事）不提大家

七嘴八舌。閩傳包村鄉練事。當作一件異聞。且說包世興合孔昭達被村衆推作了監修工程的首事。便連日價鳩工庇材。大集人夫。先行建築那村後的水圩門。以便接修舊圩。一時間邪許相呼。先築門基。這日世興等正在往來督工。只聽門西邊轟隆一聲。接着一陣人夫亂噪。道怪事怪事。這裏莫非是海眼麼。王大個掉下去。咧快尋鈴繩兒。探探他保住命。就是萬幸。世興等一聽。不由一怔。正是。

旺氣洩時非吉兆

讖言現處得奇文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回

現讖文古塋發異碣

鬧宗祠達士識衰機

且說世興等。瞧見門西邊人夫喧鬧。正要趲去查看。忽聞忽喇喇一聲響亮。便見一股灰朴朴顏色的羊角風。由人夫叢中。冲將起來。那時日色正午。映得那

股風氣。灰中帶着紅澄澄的顏色。便如敗血。十分滲人。直扶握到半空中。方化作薄霧似的。霏霏四散。衆人夫發聲喊。一時間跌跌滾滾。昭達先跑去。一陣吶喝。衆人亂噪道。了不得。莫非這裏是妖精洞麼。這一下子。真幹咧。王大個準變作妖精糞咧。世興趕到分開衆人一望。只見門西邊。陷有一處深穴。比井口大得一倍。黑洞洞的。其深莫測。向下聽聽。隱隱似有風雷之聲。少時方靜。昭達向衆人道。你等還不快去拿鈴繩。既掉下去。時候一久了。不悶煞麼。便有兩人應聲要跑。世興道。你們索性多去幾人。一面知會包爺等。一面連繫筐。也帶來。巧咧。掉下去的人。就許跌暈。還須遣人入穴一探。方妥哩。衆人聽了。應聲跑去。四五個。這裏世興一問地穴陷下的情形。並合昭達端相一回。穴左右的地面。依然是堅實地皮。正在互相詫異之間。伯高仲明。同了蔣璧城。一齊趕來。一看地穴。無不稱奇。伯高又問。知穴中風氣一切情形。不由略爲沉吟。因顧璧城道。

莫非古語有徵。這舊圩不宜修築。糜壁城笑道。怎的包兄。單信這些玄虛事。此處地質。或鬆疎。偶然塌陷一塊。何足爲異呢。正說着。四五個人。夫分持鈴繩。繫筐等物。也自趲來。屁股後頭。早黑壓壓的。跟了許多。瞧稀稀罕的。其中一人。生得渾渾實實。楞頭楞腦。頭挽椎髻。上穿一件油布背心兒。下穿齊膝褲衫。下邊毛脛上。還掛着許多臭游泥。一面掉臂飛跑。一面亂叫道。竟有這等怪事。平地。下。楞掏大窟窿。這不是野岔兒麼。俺方下河。摸着頭挺大的鯉魚。慌得俺一上岸。魚跑掉不算。還鬧了俺個狗吃屎。這裏衆人望見。便噪道。大小子。來得正好。下這地穴。非他不可。原來此人。名叫于全。是昭達手下得意的漁戶。因他生得。傻大黑粗。頗有胆量。小時節。因合人打架。他老子氣急。咧拾着條木棍。滿村中。尋大小子。吓得于全。藏在一家門外柴草垛下。可巧那家有個媳婦子。因去抱柴。忽然覺着內急起來。瞅了瞅。四下無人。方撥撥柴草。一褪褲兒。忽望見于全。

睜着兩支圓彪彪的眼。向他呿牙一笑。道：「某大嫂。你真開頑笑麼。嚇得那媳婦。束起褲兒。一路飛跑。大叫道：于大叔哇。」（指于全之父）「大小子在這裏哩。從此合村人。望見于全。都呼爲大小子。當時于全。一面奔望地穴。一面笑罵衆人。道：「屁話。屁話。大小子。是不错。俺娘還要俺哩。正亂着。伯高等已分咐人夫。先將鈴繩。縋下穴去。上面衆人。一陣靜悄。傾耳鈴聲。響了兩聲。却見繫繩之人。失色道：「這事壞咧。下面沒人揪繩兒。準是王大個啞啞唔咧。」（謂死也）說着。儘力子握動鈴繩。上面衆人。不約而同的目無旁瞬。少時。收上鈴繩。何曾有王大個的影兒。世興急得。只管搔首。衆人便吵道：「大小子。你下去探探吧。巧咧。下面就。是古來人藏的金銀寶庫。磕碌大的元寶。鍋蓋大的金葉。拳頭大的夜明珠。都許有。王大個揣揣這樣。拿拿那樣。準是捨不得上來咧。你快下去。分他一半。充着。你大小子這點。傻人傻福。就不會錯的。又有人笑道：「得咧。人家大小子。生平

不愛財。就是睡裏夢裏想媳婦。這地穴靠近大河。焉知不出龍王爺三公主的洞府呢。王大個醜巴怪似的。上不得盤檯。準是喂了鱸魚姥姥咧。大小子。你的臉子。標標緻緻。快下去。招他個人才駙馬。纔寫意哩。于全笑道。你們今天向我使促挾。那算不成功。俺一不愛財。二不愛色。除了這兩樣兒。誰受誰的支使呀。好麼。這地獄似的黑窰洞。一說就下去探探。俺大小子。長了這麼大。是吃了自己的飯長的。你們叫我下去。我這會子。還不高典咧。說着。揚揚閃閃。便有兩人一擠服兒。忽一拉。昭達附耳數語。昭達會意。登時頓足道。你等胡吵的是甚麼。偏偏今天不巧。張大胆沒在這裏。你們與其在此胡吵的工夫。還不快尋張大胆去。遇着事。幹兩下子。還是人家。別人那裏有人家那根拄心骨哇。原來這張大胆也是一名漁戶。恰好合于全是天生天壓的一對兒。楞頭青。兩人偶然相逢。更無別話。先橫了四支立積眼兒。一陣抬槓（俗爲各執一說也）。真可以入



十里不換肩。這個說東。那個連南北都不肯說。必要狠狠的去說西哩。當時于全不聽。昭達此話便罷。一聽時登時大叫道。筐來。筐來。招得衆人都忍着笑。連忙將繩筐整頓停當。特選了四名有氣力的。分持了四角的長繩。那于全更不怠慢。緊緊腰身。腰鈴挾刃。又帶了火種松明。一逕的坐在筐內。分咐四人道。俺到穴內鈴聲一動。你們即便收繩兒。若覺沉重。便添人上拽。說不定龍王爺的三公主。抱着拳頭大的夜明珠上來哩。却有一件俺大小子。這麼大沒有沾過媳婦毛兒。三公主上來時。你們却不許動手動脚。那四人笑道。就是吧。大小子。你只管放心。若有媳婦兒上來。整個兒給你留着如何。大家說笑之間。伯高等早都移步近穴。但見提繩的四人。一聲喝號。刷刷放下筐去。須臾繩定。大家知筐已到底。又提提繩兒。覺着輕了許多。知于全已經出筐。又不由互相揣測。正這當兒。忽見河東面里把地外。一股浪花平空的激起丈餘。一陣價水波渦。

旋箭也似順流東下。衆人登時亂指道。快瞧瞧。莫非是那話兒。（指黑物件）作怪麼。世興沉吟道。怎的咱村中。竟出異事呢。將來咱修築河堤。只怕就須費手。正說着。忽聞穴中。隱隱鈴響。提繩的四人。一聲號。忙挽繩兒。只覺着實拍拍的死沉。須臾。筐兒將現。先露出亂蓬蓬的髮頂。衆人驚吵道。眞像個媳婦髻兒。哩。一聲未盡。霍的筐兒全現。却是王大個猴在筐內。業已頭面跌損。渾身滾爬得泥母猪一般。一見衆人。便呵呀一聲。只賸了吁吁氣喘。於是衆人將他撮出筐來。依然縋繩而下。這裏王大個少爲歇息。一說落穴之狀。衆人都驚。原來王大個隨土下陷後。初時跌昏。繼而醒來。只覺得眼前漆黑。陰濕土氣。噎人鼻息。一個身兒。業已被土壅了半截。好不容易掙出土來。跌跌撞撞。四外亂摸。但覺脚下沮洳。觸手處都是土壁。忽望見一處。隱隱有光亮。便似昏鏡蒙塵。大個一頭奔去。並碰在石壁上。一交跌昏。少時。却聞得于全只管拍喚他。大個睜眼一望。

只見于全手持松燎蹲在他身旁。再瞧那石壁下。還有兩扇石門兒。微微掩着。當時大個不暇細看。便由于全扶他入筐。那于全一握鈴兒。便奔石門去咧。當時穴上衆人聽大個述罷。正在互相驚異。却又聞鈴聲響動。提繩的四人。哈一聲齊攢勁兒。只見那繩兒微微一動。下面便似有千鈞重載一般。這一來。不打擊便連伯高也不由目注穴內。便索性添上四人。一聲喊。拽上筐兒。只見于全箕踞在筐中。却由胯下露出一面小小的石碣。土花斑駁。十分古氣。於是大家擁上。先由他胯下取落石碣。那于全一躍出筐。却大笑道。今天真喪氣。入穴一踰。一些彩輿也沒得。倒見了個死人大棺材。這石塊子。平正正的。少時刷洗出來。且給俺娘作衣砧吧。於是一面搓取脛上泥土。一面細述所見。原來于全奔到石門前。只用手略推。忽的微風動處。其門自開。借松燎之光。向內一望。却像三間廠廳似的。空洞洞別無他物。只有正北面石樑上。懸着一具狠長大的朱

漆棺木。兩條鐵索都已鏽澀如鑄。不定是幾百年前的物件。棺下面有一石碣。正對石門。于全料得是古人的墓壙。這當兒忽起貪心。以爲總然沒有磕碌大的元寶。鍋蓋大的金葉。這墓壙既如此廠大。那殉葬的寶物兒一定多少不同。進有些兒。那知逐處照看。并無一物。沒奈何。推推石碣。還可移動。正在仰望朱棺。要移石碣。忽見那兩扇石門。逐漸的似乎要闔。于全暗驚道了不得。若一下子。關在這所在。可完了俺大小子咧。於是一口氣撮起石碣。拔脚便跑。說也奇怪。于全前脚方出。後面石門。砰然已闔。當時于全從新點着一條松燎。再照着石壁時。不過有個門兒的痕迹罷了。於是衆人聽罷。一陣價稱奇道。怪且喜。王大個不曾損傷。蔣壁城却笑道。這些人夫們。只管輕事重報地鬆陷穴。填了便罷。沒的倒耽延半晌工作。因顧伯高道。近來髮匪警聞。漸漸緊促。咱這工程也該加緊才是。仲明道。此話不錯。昨天俺赴縣城。報明咱村創立鄉團的事。却見

城中各富戶頗有搬移下鄉的。便是那個楊庫吏全家也下了鄉哩。可見是匪警日近哩。三人一面說話。正要趲去。只見于全蹲在地下。揪了一把草。向石碣上一陣搽磨。忽笑道。噫。這上面還有字兒哩。伯高失笑道。你看咱三個。就如此忙碌。這石碣上面。準是墓誌。咱就忘掉瞧瞧哩。於是合璧城等。近前一望。只見碣上面。隱約現出兩行古篆道。

海水羣飛。紅羊罹劫。歌斯哭斯。完乃益缺。杜而興。蔣以滅。鬼戶尸光不可祛。  
四百年後視此碣。（碣詞古撲類秦漢人歌謠）

篆書後面。只有正書杜叟識三字。並沒得題名年月。伯高等見了。不解所謂。便連那年歲最長的包世興。也是茫然。但是大家覺得此碣奇特。便商議着移存村廟中。于全沒法兒。只好乾睞了兩眼。看大家一逕昇去。這裏伯高等。又瞧回夫役工作。方慢慢步趲向村廟。只見于全。又匆匆的跑來。道。包爺等。快去聽古話。

兒吧。方纔那石碣。移到廟中。不想住持長明那禿厮。他却想起一段老話兒。他說那杜叟。就是當年創建此珣的人。咱村中開豆腐店的杜某。便是杜叟的後人。他說的有鼻子有眼。怪好聽的。並說他廟中。上輩子有個住持。叫了塵的。便是當年杜叟的棋酒友兒。所以他小節。常聽去世的住持。講說這段古話哩。正說着。後面有人喚道。大小子。這裏來。你家中還有鮮魚麼。俺房下現在鬧胎嘔。只管想鮮魚湯。開開胃口。于全回頭望望。便笑道。咱老婆不舒齊。你怎不早說。俺這裏有條歡迸亂跳的棒槌魚。滑溜溜給他吃下去。不好麼。那人笑道。大小子。你娘病咧。你有這份孝心。不省你脫光腔。旋去臥冰麼。兩人一路談笑而去的當兒。這裏伯高。却顧仲明道。這老話。許不離板兒。（非虛之意。）豆腐店杜家的。確是當年的村中大姓。不過後來凌夷罷了。咱且瞧瞧長明去。於是大家一同赴廟。一眼便望見長明。正在方丈中。合村老三四人。高談闊論。望見伯高。

等進來。便笑道。諸位想是來聽古話兒哩。這杜叟。古怪了一輩子。不想三四百年後。還是古怪。真也是個異人。伯高等相與落坐之間。這裏長明早娓娓述出一段話來。原來當明朝永樂年間。靖難亂定。朝廷下令。遷南首大戶。以實北方。俗語云。攻土難離。何況南北異俗。以文弱之民。到曠野之地。不要說風土不安。便是那背井離鄉。羈旅流離之感。也要使人心折骨驚了。其時閩中有大戶杜姓。法當遷至山東青溜一帶。一時間合族聚謀。面面相覷。說到轉徙去鄉之苦。不由痛哭失聲。正這當兒。坐中一人。却大笑道。此事是朝廷新令。抗違不得。咱便跪求官府。也是枉然。但是這大戶冊籍。還未呈官。料理此事的。是戶房先生程某。依俺看來。從他那裏想方法。或能削去咱大戶名字。也未可知。大家一望那人。衣冠敝陋。落落拓拓。却是族中一個累考不中的童生杜遠。這是方伸出乾枯手指。指指畫畫。看光景。甚是得意。原來這杜遠爲人。極其放曠。不持儀節。

並且好酒。慣作大言。整日價佯狂於市坊之間。酣嬉使酒。或至罵人。值他歡喜時。却又不問甚麼。負販屠沽之輩。一把拉過。便去同飲。往往狗也似醉臥在街頭巷角。值有婦女經過。他居然跳起。追望。因此人都呼他爲杜瘋子。頗不爲鄉里所重。杜族大姓。是講門第禮法的。瞅個冷子。出了杜遠這樣人。大家自然厭惡異常。然而杜遠却默然好深湛之思。佯狂之餘。往往讀書。却又不肯舉業。只治些醫卜雜術。往往趕着人。要試試他的醫卜等術。却也沒人敢領教。後來不知從那裏。得了一冊手抄的堪輿古書。杜遠大悅。一氣兒閉戶伏讀。三個年頭。簡直的寒暑不知。寢食都廢。偶值有樛格疑義。他或至放聲大哭。忽得其解。又或至縱聲大笑。往往半夜三更。價哭笑起來。鬧得四鄰皆驚。夜犬狂吠。都厭惡得他如臭狗屎一般。他却越法落拓自喜。忽一日。自家在院中。縱起火來。騰騰熊熊。光徹牆外。鄰人大駭。一陣價蹣跚門入去。只見杜遠正囚首垢面的對着一



堆燼餘書籍。哈哈大笑道。道在是矣。道在是矣。鄰人見此光景。直詫異得甚麼似的一問他那冊堪輿古書也。隨了羣書燒掉。從此杜遠更不讀書。過了月餘。恰值杜姓宗祠中。因事會議。一時間衣冠畢集。正在大家列坐茗談。款洽的當兒。忽人報杜遠到來。族長聽了。先是一陣皺眉頭。餘人也便相視而笑。因這時杜遠因讀書之故。生業都廢業已窮得要命。只在一個好友徐某家落脚。連自己房舍都沒得咧。當時族長略爲沉吟。拈着鬚兒。向大家歎道。吾族不幸。有此不肖子弟。他此來。何須說得。無非是告艱求助罷了。無論怎樣。誰叫他也姓杜呢。因顧僕人道。你且向看祠的。借兩串錢。打發他去吧。僕人聽了。唯唯去。還沒半盞茶時。只聽杜遠在院中跳叫道。混賬東西。俺有正事到此。那個來告貸不成。接着錢聲鏗然。似乎是擲在階下。那族長一怔之間。杜遠已闖然入室。但是這次神情兒。十分莊重。忽向族長一揖道。杜遠今有要事。特來相商。今年吾

族老塋。法犯惡敗。當於某處壅培沙脉。某處疎洩滯氣。不然。不出三月。吾族當暴折盛支。此語一發。不但衆人暗暗竊笑。便連那個老族長也暗想道。這廝窮得沒抽展。却來此瞎搗鬼。因冷笑道。老遠話不是這般講。你若用錢。咱好歹是一家兒。倒好商量。你無端說此夢話。却是不該。咱老塋平平安安。今年咱族中漫說是人口。便是鷄兒犬兒。也沒糟邊一支。又犯甚惡敗呢。杜遠急道。了不得。此事沒有含糊。非料理不可。俺又非族中盛支。張羅此事。都爲合族。族長氣且笑道。你的堪輿術。既如此高明。何不把自家陽宅。修理一下子。先去去窮運。不好麼。却沒來由。管大家夥的陰宅作甚。如今咱族中盛支。只有在廣東作瓊州府的五房。合在河南作鹽運使的二房。然而他們整年價升官發財。大把撈銀子。却有一件。並沒點小意思。點綴到族人身上。你忘咧。往年四房裏老大。血糊心窮。想發邪財。兩脚打地。旋把老婆賠嫁。隨身的八畝地折變了。當盤川一頭。

撞到河南。連那二房作官的金面。都沒見着。那老大回得家來。懊悔的要死。咱族中這種盛支。有沒有甚麼要緊。他惡敗。干你鳥事。依我說。咱大家省些事吧。衆人聽了。正在互相含笑。只見杜遠腿子一軟。登時矮了半截。正是。

達士見機思補救。庸人無識轉疑猜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再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施奇術反掌取戶籍 染惡疾回首感良朋

且說杜遠見族長不信他的話。登時長跪於地道。此事關係非輕。還望族長允辦。那族長如何肯聽。因顧衆人道。我這會子被老遠纏得發昏。你們且扶他去吧。杜遠沒奈何。爬起望望宗祠。竟自搵淚而去。從此鄉里間傳爲笑談。越法瞧杜遠不起。惟有他好友徐某。覺得杜遠有些道理。依然的善待不衰。並向他那三個兒子道。杜君奇士。你等不可慢待於他。我在外經商家居時少。你等若稍

疎禮貌。我是不依的。原來這徐某。年長於杜遠一倍有餘。這時業已六十多歲。以行商爲業。家中生計。不過中人。所生三子。都已授室。長名克勤。次名克儉。少者名克讓。家居本村。雙眼井地面。有田有園。倒也是個快活人家。當時三子。唯唯應命。這也不在話下。且說杜族中人。聽了杜遠在宗祠中的一番話。雖說是不信。未免心頭也是怙懣。便大家屈指日期。以待驗否。不想沒過得一月。那個在何南的二房。因新得美妾。試念房術。竟自陰脫死掉。於是大家吃驚。然而還以爲二房淫樂。本有取死之道。不關乎老瑩惡敗。那知又過得個把月。那在瓊州的五房。本來壯盛異常。忽然間中風暴卒。這死耗傳來。不由得大家不信。便連那個老族長。也端不穩大架子咧。正想會同族人。籌集修瑩之款。並商量着去請教杜遠。事有湊巧。那族長忽被一樁訟事牽連。杜遠在徐某家。也忽然患起病來。並且十分沉重。其餘族人等。都不管此事。便將修瑩之舉。擱置起來。如

今單說那杜遠病症。始而是一種熱症。倒在牀上。一調理。就是半年。好容易。熱症痊可。因在跨院空房中。受了濕氣。又轉成一種濕癰之症。流膿淌水。渾身爛倭爪一般。休說是轉動需人。便連飲食便溺。都須人料理。病人肝氣。本是大的。何況杜遠。又是古怪性兒。他不管三七二十一。便如在自家家裏一般。將服侍他的僕人們。呼來喝去。再不高興。還要娘兒巴子的。罵個二百錢的。更討厭的是脾胃獨健。不但飲啖甚多。還要講究滋味。仰着臉子。苦思惡想。變着法兒。挑選飯食。將徐家僕人等。厭惡的無可無不可。便是如此光景。直鬧了兩年有餘。真難得的是徐某。不但竭力的供養調理。並且惟恐他兒子合媳婦等。厭惡杜遠。往往囑咐道。人都有個天災病業。杜先生困在咱家。甚是可憐。咱不照應他。世界上還要朋友作甚。從此徐家人等。只得捏了鼻頭。受杜遠的折磨。及至杜遠病愈。却恰是朝廷下令北遷大戶的當兒。所以杜遠趕向族中。特建此議。當

時杜族人等聽了杜遠一片話。便攢眉道。你說的好輕鬆話兒。咱族中大戶的名字。雖未呈官。程書吏有多大的胆子。就敢與咱們輕輕削去。咱族中。便破着萬金重賂。也恐程書吏不敢賣命哩。杜遠笑道。不必萬金。你們如能把與俺五千銀。俺保管叫程書吏乖乖的削去咱大戶的名字。就是事妥之後。俺方取銀。你們還不放心麼。說罷。僕僂去。這裏大家狐疑一陣。那裏將杜遠之話。放在心上。依然的愁眉淚眼。靜待官中令下。準備長行。不想過得半月餘。通沒動靜。大家想起杜遠之話。正想去覘覘程書吏的消息。並杜遠的情形。只見杜遠笑吟吟的蹣跳而入。不容分說。向衆人一伸大手道。快拿五千銀來。咱這便銀到交貨。說着。由懷中取出一本戶冊。可不正是杜族大戶的名兒。這一來。衆人又驚又喜。只賸了目瞪口呆。便由杜遠一說。取得此冊的原故。原來這戶房程書吏性兒迂怪。專好趨吉避凶。信些玉匣記。並董以擇要上的話。不怕他今天高

興起意敦倫也必謹守河奎之戒。那篤信堪輿。自不消說。既聞得杜遠預知本族老瑩法犯惡敗一事。將他佩服的甚麼似的。因杜遠一向在病中。所以他即便去訪談一切。他本有一妻一妾。素常價都身體盛壯。那妾更是生得體腴異常。終日嘻嘻哈哈。通沒有不樂時光。一日忽然苦着臉子。啾啾唧唧。程書房問他所苦。他又不肯說。却只管不住脚的向廁所跑。待至旁晚。越法苦得臉子要滴水。連晚飯也沒好生吃。即便和衣困倒。程書吏慌了手脚。細細問知他所苦。不由詫異。趕忙就燈下細檢歷日。一面暗忖道。俺合他（指那妾）前天同的房。莫非那日非吉麼。及至詳審那日。却又是絕好的黃道日子。於是他疑疑惑惑。覘向妻子室內。想告知那妾所苦。說也奇怪。但見他妻子正坐在馬桶上。只管皺眉呻吟。並且一手揉着肚腹。口內顫三倒四。價念那救苦救難高王觀世音經。一見程書吏。便咬着牙兒。恨道。也沒見你這人。老沒正經。昨天熱褥暖被。

的倒不好。你編要在春檣上胡鬧。當時俺覺着冰涼挺硬的漆木板。並颼颼的外間涼風兒。便不妙。如今果然害得俺好苦哩。程書吏一聽。登時鬧了個張嘍吧。（呆楞之意）因噪道。你胡說的是甚麼。昨天喜神在南方。所以俺在靠東牆的凳兒上行事兒。難道倒不好了。程妻唾道。吓。再要好。俺就成了脹豬咧。於是低低數語。程書吏大詫道。怎的。你姊妹倆。都患這種怪病。據你說來。你比他（指那妾）患的還兇些。這不打緊。俟明天。你兩人吃些疎利小水的藥劑。就好咧。於是將那妾所苦一說。倒招得程妻。哭笑不得。原來程書吏的妻妾兩人都。忽犯陰閉不通。那妾雖水道壅阻。還能浙瀝點滴。惟有程妻。却似一泥丸。束封函谷一般哩。當時程書吏。鬧得大廟不收。小廟不留。孤鬼似的。在前室宿過一宵。再四思維。前昨兩宵。都是黃道吉日。知並非冲撞惡煞。次日。便延請郎中。盡心用藥。那知妻妾吃下去。一對兒沒效驗。那妾因稍通微窮。還可禮掙。只有程



妻腹脹如鼓。呻吟成堆。程書吏氣急起來。通沒作理會處。悄悄的各探妻妾所患處。却又休休有容。只就是溺不得出。於是他想了個疏泉引水的法兒。先鑿空。試一下子再說。那知自家的只管溶溶而入。却不見人家的汨汨然來。乾脆白搭了兩夜疏鑿之勞。竟不見順流之效。程書吏瞅着兩個嬌妻美妾。你哼我咳。好不難受。便又求神問卜。鬧了三兩日。那妻妾兩人。竟自淹淹待斃。程書吏沒法兒。只得寫出病源。榜門募治。並聲明允酬千金。這一來。異疾闕傳。就有財迷人們。爭先恐後的來獻奇方異藥。那知用下去。通不相干。鬧得程書吏茶飯無心。這日正在前室裏。獨坐發愁。只聽大門上的僕人。合人講話道。依我看你杜先生。省些事吧。這種怪病。許多人都治不好。你先生又不通醫道。怎會治呢。便聞一人道。你不必問俺醫道。俺自有妙法治病。這裏程書吏方暗忖道。這是那個杜先生呢。忽見僕人引一人。趑入。仔細一看。却是杜遠。程書吏正在無聊。

頗想合他談談。堪輿破悶兒。當時賓主落坐。敘過寒溫。杜遠劈頭便動問異疾之事。並沉吟道。這病兒得的古怪。莫非程兄陽宅上有些緣故麼。一句話提醒程書吏。便登時引了杜遠。就本宅前後細看一番。末後由後院門出去。就後牆下相度半晌。杜遠忽大笑道。怪不得尊宅陰人。忽得此疾。你看這眼枯井。如何實拍拍的填煞。其法正犯主婦陰閉。說着向株老桑樹下一指。程書吏跑去一望。果見那眼枯井。被王石堙滿。因頓足道。這定是左近野孩子淘氣幹的。不知果犯陰閉麼。杜遠正色道。不會錯的。虧得程兄時氣好。此井堙塞。不過僅僅患陰閉。若那野孩子們。誤投入棍棒之類。實不相瞞。你老兄還須戴個綠帽兒哩。程書吏見杜遠一團正色。不由不信。趕忙陪他。盪回客室。一面招集人衆。登時打井。說也不信。只這晚上。合杜遠吃酒之間。那程書吏自入內室。一探妻妾的病狀。頃刻間。含笑盪出。向杜遠便是一個大揖。道。佩服佩服。杜兄真好風鑑。吶。

原來他妻妾業已所苦若失咧。當時賓主款洽。自不消說。杜遠却不受酬金。更懇求程書吏。抽去杜族大戶的名冊。程書吏省去千金。自然樂從。頗暗幸自己。不該破財。却不曉得那井忽埋。就是杜遠使的促狹哩。當時遠杜述罷。輕鬆鬆得了五千銀。轉回徐某家。徐某問知原委。也自替他歡喜。便道。杜兄莫怪我說。你得了這注大錢。也該打個正經主意哩。說房媳婦。先作起一份人家。然後再出貲營運。却不是好。你若胡亂花掉了。那就沒收煞哩。難道你在朋友家住一輩子不成。在徐某本是愛友的一片好意。那知杜遠聽了。登時大叫大跳道。你別覺着俺吃了你兩年飯。你就來束管排揎俺。這個是好辦的事。俺與你五百銀子。大概也足償你所費了。俺的事。你就不必多管。（僻性如見）徐某驚笑道。你怎這樣孩子氣。杜遠那裏肯聽。便真個給徐某留下五百金。竟自搬出來。他有此巨金在腰。如何肯安生。一陣價大把胡掄。酒色並進。便有許多慣捉瘟

生的人都來幫趨他的油水。不消一年餘。早已牀頭金盡。依然還是個窮哈哈。更有一件不作美處。便是他漁色不擇美惡。只要他興之所至。等時便來一下子。恰好左近。有個蕩婦。生得中等婆色。就是眉稍眼角間。頗含宕意。又纏得一雙伶俐伶俐的脚兒。若論年華。業已四十苦不足。三十頗有餘。然而老大風情。不但不減。一班三五少年。反倒趨之如鶩。那宕婦大開方便之門。給他個細大不捐。兼收並蓄。未免鬧得那方寸之地。藏垢納污。但是一時間。尙未發作。他臉上的容光。却越法的鮮妍異常。眉暉之間。紅的如桃花一般。也是杜遠。合當晦氣。一日夏末秋初。天氣猶熱。遠杜偶然被酒。行過一帶竹林。只見三五人家。不成片段。都是蠟牆白板。暉映於溪光山色之中。遠望便如一幅天然圖畫。其時正有三四村婦。臨水洗衣。一個個梳掠得光頭淨臉。一面洗濯。一面價紛紛笑語。杜遠張得兩支脚子有些懶移。因自家恰行至竹梅深處。便趁勢納涼。暗窺春

色。便見一婦笑顧一婦道。他二嬸呀。你合他二叔。業已成親三年咧。怎一點喜信也沒得。難到你合他二叔不的。那婦人笑道。倒也不不他（指其夫）不但不。並且俺要不。他都不不直不不的人。甚麼似的。却就是沒喜哩。衆婦聽了。不由都笑。因左右無人。便大家一陣胡扯八扯。無非是談論牀第。唧唧咕咕笑成一片。杜遠正耳聆目覩。十分有趣。只見一家白板吱扭一聲。門啓處。蹇出一個半老徐娘。頭挽懶髻。穿一身家常衣服。恬靜伶俐。十分丰韻。方出得門。只微提素羅撒脚褲邁步之間。早已現出藕也似一段玉脛。一逕蹇向衆浣婦背後。悄悄的用紈扇一撲。衆婦不隄防。都猛一哆嗦。回頭一望。便笑道。你這老浪貨兒。不在家裏仰拉着快活。却夾寒着跑來作甚。那半老婦人笑道。你們這干浪蹄子。聚在一處。講甚麼慢工緊工。一夜半夜沒臊的話。就不許俺來聽聽麼。說着。蹲近一個少婦跟前。一面端相。一面笑道。我看你眼圈兒黃黃的。嘴唇兒乾

乾的臉兒上。掉了四兩肉似的。昨天夜裏那檔子事。少說着。你也告了兩次饒兒哩。我老人家。是這陣仗裏爬出來的。有甚不曉得呢。衆婦聽了。正在亂睡。只見那少婦。瞅個冷子。跳起來。雙手一推。衆婦一齊拍手大笑。杜遠忙望那半老婦人。早已仰跌在地。掙起來。衣褲都污。正要去追拉少婦。不想蹭的一脚。又踏在滑浣板上。一古碌。又復跌到。這一來。通身如泥母豬一般。再瞧那少婦時。早一溜煙跑掉。這裏衆婦笑且噪道。該該誰叫你跑來浪張。還不快回去。換下衣褲。俺們搭白工兒。就墊與你洗洗吧。半老婦人道。我可是好跑腿哩。左右這裏沒生人兒。我老娘怕那個。咱就洗洗吧。說着。脫衣解帶。登時精光。並如沒事人一般。坐在人家浣板上。衆婦唾道。你也像個人。就這般白不赤的脫出來。說着。拋與他件舊衣。叫他遮體。大家這一亂。不打緊。却將個杜遠。偷覘得如雪獅子向火一般。從這日起。他探明那半老婦人。是個住家的蕩婦。於是輕鬆鬆便去。

入港。新歡乍就。其樂只且。杜遠方暗喜。嬌妖老女。態有餘妍。那裏曉得樂極生悲。只數接之後。早已暗染惡疾。若說這種梅毒。好不利害。始而下部潰爛。漸漸上延頭面。連四肢百節中。那種不可思議的痛苦。直然的沒法形容。當時杜遠一頭病倒。後悔不迭。況且金盡人孤。連醫藥服事的人。一概沒得。只得臥在破草薦上。苦忍活受。呻吟之下。繼以哀號如鬼。他本是賃居人家的雜院。久矣欠了許多房錢。這時房主。便拚着不要房錢。將他擡向一處野廟中。杜姓族人雖多。却也沒人來看顧他。還虧得野廟中。有個常住的乞丐。可憐杜遠。自家討來的茶飯。總要分與杜遠點把。因此杜遠。居然不死。這日午後。那乞丐又出去討飯。只賸了杜遠。正在迴想生平。十分感悔。連一個生平好友徐某。竟因兩句話的勾當。合人家翻腔絕交。如今再想人家來看顧。那只好是作夢了。想至此。慨然泣下。不由長歎道。徐兄。徐兄。俺便死後。也辜負你一片好意了。一聲末盡。只

聽院中有人歎道。這是那裏說起俺。只出門半年的光景。不想杜兄竟落到這般光景。咱兩人何等交誼。來來來。杜兄還是隨俺去吧。說罷。蹇進一人。正是徐某。一瞧杜遠那種邈邈困病的樣兒。簡直的去死不遠哩。杜遠猛見徐某。只疑是夢。及至定睛一看。真賽如絕乳嬰兒。忽見慈母一般。於是哇的一聲。放聲大哭。顫抖抖伸出瘦手掌。不容分說。向自己苦瓜臉上。便是兩個嘴吧。徐某知他是愧悔自搗。便歎道。杜兄不必如此。快隨我去調理要緊。正說着。後面僕人抬夫等業。已都到這時。杜遠只賸了伏枕叩頭。於是大家七手八脚。將個爛漬漬臭膿狼藉的杜遠。服事到抬牀上去。吆吆喝喝。一逕出廟。那徐某跟在後面。便如送被傷的事主赴官一般。張得村衆都暗笑道。徐老官越老越背晦。弄個快死的人家去。這不是莊稼老翁班頭。沒事找事麼。有的便道。這也難說。人家朋友間。就有這份緣法。往年杜遠就在徐家養病。如今是第二次哩。不提衆人胡



談隔壁賬。且說杜遠自到徐家後。心地一開亮。那病勢已好了一半。又搭着徐某。盡心調理。不惜重金。遠延名醫。並購求貴重藥物。不消半年光景。那杜遠一場險惡之疾。竟已漸漸痊愈。及至瘡口都收。却作了個天然太監哩。杜遠倖保餘生仔細一想。都是當年那東西作怪。此時失掉。倒也安之若素。只是想起徐某兩番高誼。真感激得沒入腳處。這日正在客室閒踱。低頭沉吟。思忖着遠遊一行。或能借堪輿妙術。發達起來也好。報良友之惠。正這當兒。只見一人怏怏而入。正是

起病方思良友誼。受恩深處報人難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致奇富瞽目酬友誼 萌惡念劣子闕家庭

且說杜遠正在沉吟思忖。只見徐某一脚踏入。面上頗現不悅之色。合杜遠冷

冷數語。坐在那裏。仰望承塵。口內只管嘖嘖歎詫。杜遠見狀。不由暗想道。俺只管在人家。徐兄雖高誼如雲。不至不悅。但是他家下人多。豈能都如徐兄。準是話前話後的說道。俺徐兄聽了。心下發煩。也未可知。於是陪笑道。徐兄。今天如何不悅呢。一定是因俺久在這裏打攪。尊府上人。未免有說黑道白的。反惹得徐兄發煩。好在俺不久思量遠遊。將來報德有日哩。徐某失笑道。豈有此理。杜兄莫要誤會。不瞞你說。俺因近來所營商業。不知怎的。只管虧折。偶然得利。也定有意外之事。消耗了去。左右是存不得財。今天俺某處店夥。前來報道。上月裏居積某項貨。狠得利。不想沒過得十來天。商店中一個學徒。因合同伴口角打架。竟至氣憤自縊。這件事。料理清爽。賺的那注錢。也便耗去。諸如此類的事。俺體驗着。不是一樁兒哩。看來是俺命中不該存財。方才偶然想起。所以發悶。杜兄却誤會到那裏去哩。杜遠聽了。連連點頭。兩眼亂轉。少時却微笑道。徐兄

不能存財之故。俺都曉得。何曾都係乎命呢。說罷。喂然長歎。欲語又止。當時徐某也沒在意。但是杜遠從此時時歎詫。日夜價在室中。來回大踱。低了頭。自言自語。徐某不知他葫蘆內賣的甚藥。以爲他要發狂疾。便越法分咐家人等。盡心伺候。不想爲日不久。杜遠果然似乎發狂。見徐某三子。不大來照面。便說是輕了他。登時拍檯打橈。罵了個落花流水。飯食不中意。嘩嚷聲。便是翻棹。後來竟越法離奇。嫌僕人等粗笨醜。如送茶端飯。掃地鋪牀諸事。非叫徐某三個兒媳來伺候。不可。恨得徐宅一家人牙痒痒。那徐某長子克勤。本是個狼戾褻狹的性兒。久已合他老婆馮氏。有背地厭杜遠入骨。並罵他老子。老來背晦。爲下文兄弟鬩牆。要害杜遠伏線。今見杜遠如此無狀。他算撈着有把的燒餅哩。便吼一聲。抄起一柄柴斧。就要去斫死杜遠。却被徐某一頓喝住。一想杜遠橫豎沒得那話兒哩。媳婦們出去伺候他。倒也無妨。又瞧着杜遠狂的可憐。

倘能順適其意。欣喜之下。或能痊愈。亦未可知。於是喚將三個媳婦來。命他們去輪值伺候。馮氏一聽。扭頭便走。那二媳婦丁氏。一撇嘴兒。也跟着馮氏出來。惟有克讓的媳婦余氏。性兒柔婉。見老頭兒急得甚麼似的。便勉強着答應下來。當日便去伺候。馮氏一想。若叫余氏討了老頭的歡喜去。未免顯着自己不遜順。便向丁氏道。他二孀呀。你瞧第三的多麼能裝狐媚子。他落了孝順名兒。不打緊。不顯着咱兩個不服使喚麼。丁氏笑道。俺這會子也是後悔哩。反正姓杜的。又沒那個怕甚麼呀。便是有還自己心正。不怕邪來侵哩。沒的叫那小蹄子在老頭跟前討了好去。馮氏道。既如此。咱也別裝蒜哩。雖被人家搶了頭水去。咱好歹還跟個脚印兒哩。（寫馮氏忮性利口。都微逗下文家庭嘻噱。）於是三個媳婦。果然輪值前去伺候。那杜遠得三婦伺候。大得其意。終日價狂歌醉舞。再高興時。拖抱住馮氏等。乾鏟一陣。也是在所不免。又過得十來日。杜遠

忽然狂走村外。晨出暮歸。彷彿有甚麼緊要事似的。如此七八日。忽又閉室不出。便連三婦也不許進內。徐家人偷覘他。却在室內對着壁鏡亂眨眼兒。少時狠歎道。捨了罷。捨了罷。大家正在莫名其妙。一日杜遠忽然衣冠齊整。絕無狂態。便請見徐某道。俺久承徐兄生成之德。愧無以報。今欲獻薄技。能使兄商業日隆。累世巨富。却有一件。俺施術之後。洩坤輿之祕。犯造物之忌。法當於本身不利。沒別的。俺後半世養葬之事。只好有累尊府了。便請與公子輩商議此事。何如。徐兄你偌大年紀。是管不完俺後半世的說罷。愴然淚下。這一來。鬧得徐某大詫。又見他一團正色。不像狂話。便忙道。這事如何使得。俺養你後半世自然當得。但俺因貪富。使你本身不利。這種不德之事。便是天理也不容據理說。那有致富之道。杜兄快莫談此事。你總有神術。俺也不願奉教哩。杜遠拍膝大歎道。徐兄存心如此。這便是致富之道。俺欲竭吾術以酬知己。心意已定。徐兄

不必攔阻。就請合公子輩商好。三日之後。便是端陽。待那日正午。俺就施術如何。徐某聽了。且信且疑。又不便問他施術後。本身怎的不利。只得將三子喚將來。一述杜遠之意。克儉等尙未答語。那克勤早喜得心花都放。便不管兩個兄弟。於意云何。撲翻身向杜遠便拜道。杜老叔。你果有神術。使俺家累世巨富。俺拿你當老子看待。就是如有反悔。俺敢起個惡誓。使俺們全家抱瓢如何。徐某聽了。只好白瞪他一眼。原來克勤自有打算。因爲徐某業已偌大年紀。不消幾年。杜遠落在自家手中。就好憑他擺佈了。於是當時議定。到了端午早晨。徐某早如杜遠的指示。準備一切。杜遠却就客室中。設了自家的祖位。焚香拜畢。慷慨便行。這一來。招得許多好事的人。蜂擁隨觀。須臾。到得村外。正對着徐宅的後身兒。一處雙眼井旁。杜遠相度一回。向徐某道。俺知這塊菜園。恰是府上的尊府不能存財。便係此井洩氣所致。法當堙塞。以遏財流。因向東指着一所叢

祠後一座小塔。道。這座塔。雖是村中共建。俺聞當年。也是尊府上輩。倡募建築。此塔切宜保存牢固。稍有孤缺。便急修補。因那塔。正當尊宅旺脈青龍頭上。具有躍海騰波之勢。雙井既湮。譬如塞却尾閘。那財源滾滾。還愁不滔天浴日嗎。徐兄。但看午前一時。必有成羣的青雀兒。飛繞塔頂。此時財氣正旺。急速填井。不出三日。尊府定先得些許外財哩。說罷。望望日色。太息一聲。竟自跌坐在雙井間。這時許多人。夫。並看熱鬧的。都聽得發怔。惟有克勤。喜得前跑後跳。一會兒。望望日影。一會兒。瞧瞧塔頂。却也沒人理他。正這當兒。只見日晷徐移。將臨正午。那一輪赤日。火也似的。曜人眼目。大家都望着塔頂。就有暗笑杜遠搗鬼的。忽的颼颼颼。一陣風過。大家齊叫道。雀雀。克勤忙望時。果見一羣青雀兒。自東南方。飛鳴而至。一逕的奔繞塔頂。翔舞亂噪。這一來。克勤大悅。便不待他老子分咐。登時命人。動手填井。只畚鍤齊舉。土石亂下之間。大家忽聞晴空中一

聲響亮。宛如悶雷。倏的由日光中。射出兩點黑影兒。比電還疾。一逕的直注杜遠兩目。大家大駭的當兒。但聞杜遠大叫一聲。往後便倒。徐某吓得戰戰抖抖。的先搶去。扶起杜遠一瞧。只腫了舌橋。下一時感痛。不由落淚道。杜兄。杜兄。你如此作成俺家。叫人怎生過意得去。因命三子。羅拜於地。衆人偷瞅杜遠。面色如紙。好端端兩眼。竟自瞎掉。好不駭然。須臾填井停當。由徐某親扶杜遠。慢慢蹇回。別個且不提。就中單喜壞了克勤夫婦。從填井之日起。兩口兒。跑進蹇出。東瞅西望。不怕在被窩中。幹營生的當兒。也定要念誦兩句發外財。開個利市。說也不信。只到得第二天。那余氏。可憐杜遠。自己想熬些粳米粥。準備作杜遠的夜飯。旁晚時光。自向後院積柴堆上。取抽柴草。這些柴堆。是隨用隨添。一總兒數十年。沒現過堆底兒。底下柴草。都已朽的甚麼似的。余氏婦人家。憚於登高取柴。試抽底下朽柴。倒甚是輕鬆省力。於是蹲在堆下。慢慢抽取。頃刻掏了



個小洞兒。忽然手觸一處濕地凹下的穴兒。恰有幾根柴草根兒。陷入穴中。那余氏爲人。素來好儉惜物。(微照下文克讓夫婦獨不敗落)捨不得棄掉柴根。任他腐爛。便深探那穴。揪取柴根。根根都出。却摸着下面有件陶器似的東西。便雙手探進去。撼了撼。却憾不動。不由暗忖道。人家說要得外財。須掘着一頭子。莫非這東西是那話兒麼。於是抱柴蕙去。向克讓一說。所以克讓笑且歎道。癡婆子。你怎的也跟大哥兩口兒學。害財迷呢。杜老叔爲咱家瞎掉兩目。俺至今不舒齊。你還鬧甚麼。掘一頭子哩。余氏道。咱倆悄悄去探探。甚麼要緊。便不得財。你與我幫取柴草。難道便累着你不成。克讓吃逼不過。只得隨他蕙去。那知兩口兒從穴中探出陶器。却是個抽口粗磁罈兒。裏面竟是十兩重的小圓鏢。約摸着有四五百兩之譜。這一來。夫婦大悅之下。又驚杜遠神術之奇。克讓沉吟半晌道。我看此財不止此數。俺聽父親說過。咱這宅子。本是破落戶。賴大嘴

頂債的當初賴翁（大嘴之父）赤手成家。心計絕人。在這村中是屬一屬二的富戶。不想大嘴不肖。將家業敗落。把賴翁竟自氣煞。咧你想賴翁本是有心計的人。這窖金安知不是賴翁所藏呢。若果是賴翁所藏。一定不止此數。余氏恍然道。不錯。俺沒出閣時。也聞得賴家闊綽。闊得烏烟瘴氣。都說他家有銀牆金磚。賴大嘴一天殺一支肥牛。單取牛舌作湯用。白花花的粳稻米飯。都從陰溝內流得四街兩巷。此罈若真是賴翁所藏。柴堆下就許還有事不宜遲。咱快去稟知爹爹。折了柴堆尋尋吧。克讓道。慢着。咱倆破工夫。每夜間自家來尋別聲張此事。吃個獨食兒。不好麼。余氏道。豈有此理。人有私心。天不佑的。那克讓業儒。本是個書呆子。聽余氏這般說。也便首肯。於是兩人將那罈銀。舁到徐某跟前。一說原故。徐某且驚且喜。便登時命人移柴。尋掘果然從堆下。又獲三罈。一總兒粗估去。竟暴得二千餘金。於是異事闔傳。徐某看得杜遠。養如活神仙。

一般供養豐盛。自不消說。就中却忙壞了四個人。你道是那個。却是克勤克儉。兩對夫妻。從得銀罈之後。起四個人。除吃飯困覺之外。簡直的足無停趾。你看他們就宅中前前後後。只管納着頭。逐處搜尋。不怕廁所水溝內。都要掘兩下。子張一眼兒。直烏亂了兩三日。方纔興致嗒然。兩對賢伉儷。鑽在自己屋內。白不赤（無趣之意）的。又互相磕起牙來。克勤夫婦。是猜疑余氏等發現此金。一定先昧起若干。那克儉夫婦。設想尤奇。竟說是徐某偏相少子。特的作此排場。令克讓夫婦發掘出來。將來分家時。這項銀子。就可以單歸到克讓名下。那馮丁二氏。有甚深沉。趕着便敲磕余氏。說他是掛福氣的人。行動坐臥。都有個太太樣兒。趕着便呼余氏爲三太太。又撇唇裂嘴的笑道。如今一家兒。都託三太太的福。吃飽飯。還罷了的。將來俺們沒落子了。都給你當老媽兒去。吧。那當兒。你三太太。可別價高賄眼呀。（隱注下文）余氏爲人。性和口訥。雖知他們是

來挖苦人也便一笑了事。不提徐氏家庭一切瑣事。且說杜遠自失明後。獨處靜室。倒弄得萬慮皆空。起居飲食自有徐某派人料理。徐某父子待杜遠越法盡心盡禮。杜遠安心靜養。日以念佛爲事。但是神術非凡。從獲藏金之日起。那徐家真似有一股子邪氣一般。商業興隆不必說。便是種田收穀。凡有所爲。無不利市三倍。諸事順遂。再也沒有徐某曾發了一船貨。在渡口合人爭渡。不勝正在有些不高興。忽然中流風起。先渡的貨船一下子翻落水中。貨失掉。不消說。還淹煞一個店夥。那店東打了半年沫漬官司。大損貲財方罷。只差前後一瞬之間。徐某貨船安然無事。類此之事不一而足。不消三五年間。那徐某竟富甲一邑。這當兒田陌雲連。大宅多處。紀綱之僕不下數十人。真是馬騰於槽。人喧於室。徐某這時業已封翁模樣。便與杜遠另治一所精緻院落。就在正宅之左。只隔一道短牆。開一小小角門。爲的是供給方便。徐某要討杜遠歡喜。每有

進款必取出十兩八兩的封個銀包與杜遠送去。杜遠無所用之。便隨手置向箱篋中。這也不在話下。單說那克勤克儉。本是兩個死沒出息的脚色。克勤是暴戾一流。克儉是陰柔一流。可巧同槽無異。馬馮丁二氏。一個是戴牛犄角的脚色。一個是長舌老婆。專以調三搗四。無是生非。尋常間無非那克讓夫婦。作小菜兒。虧得克讓是個書呆子。不大理會。碟大碗小的事。那余氏又和淳些。又搭着徐某約束。因此還能相安然而徐某。究竟是上了年歲的人。那有多大精神。管他們許多。於是克勤以遊俠自居。竟交些戴英雄帽的人物。大家捧得克勤就如史家村的史大郎一般。克儉是風流自賞。又交些善鑽狗洞的輕薄子弟。大家聚在一處。無非是嫖經儉（儉婦人）論。不是說張家娘兒頭兒光。便是說李家姐兒脚兒小。克儉自視居然又是個西門大官人。這兩個寶貝。據此雄贊。久已想暢所欲爲。無奈老頭子（指徐某）偏偏不死。兩人沒法兒。只好蓄

志以待。可巧天從人願。這一年徐某病沒。克勤等乾號一場。一切喪葬。還沒料理。開章第一義。先講分家。虧得克讓不肯。只得先料理喪事。那一切風光熱鬧。自不待言。這時克勤克儉。大得其意。因在熱孝之中。還不好意思。價放手胡鬧。克勤不過是出外飲博。克儉不過遇然去嫖。只得數月光景。勤儉兩人。早已肆無忌憚。各自招了一羣黨類。在宅中。日夜價喧譁縱飲。不是這廳中倡優歌舞。便是那院裏打拳比劍。一陣陣婦女嬉笑。狗馬奔騰。直然的通宵達旦。那克勤性子。又復驕暴異常。鞭叱奴僕。聲動四鄰。吵得杜遠。整日價發昏。不由暗歎道。不想徐兄的後人。如此模樣。因克讓爲人。不似兩兄。便命克讓去勸兩兄。務須收斂。務正。以保家業。克讓如命去勸。兩兄只付之一笑。杜遠靜聽了幾日。知克讓不成功。便自恃父執的身分。將勤儉兩人。喚到榻前。狠狠的開導一頓。當時兩人。雖然唯唯。但是沒過得一二日。依然故態。復作杜遠知得了。惟有暗暗歎。

息不想勤儉兩人。自經杜遠開導後。反嫌杜遠多事。兩人背後亂罵道。這瞎廝。真作怪呀。他竟敢排老腔。排揎咱們。咱們發財。是自家的福氣。他就來居功。咧咱好茶好飯的。着個活瞎爹。倒叫他排揎咱好便好。不好咱一棍攆他出去。讓這瞎廝活餓煞。兩人在正院中。這一開台大罵。不知緊要。那知瞎子耳聰。一句一句都被杜遠聽得。當時杜遠猛聞。只氣得渾身無力。正這當兒。却聞克勤合克讓吵將起。上正是。

欲問家庭驗衰落。先從兄弟見參商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逞豪富兄弟爭雄 失金贖妯娌吵架

且說杜遠正在暗氣。克勤無狀。只聽克勤道。老三。你不對呀。我至不濟。也是你個老大哥。按理說。咱爹去世。凡事該我主持。俗語云。國有大臣。家有長子。方才

我不過提了句分家的話。馮老大（馮氏之兄）雖向咱家走動，他管不了咱姓徐的事。你怎的疑惑他來離間咱們呢？又說我不該聽你嫂子話。這不是你二哥也在這裏。昨天早晨將你二嫂光着屁股，由被窩中揪出來，捶了一頓，攆到丁老四（丁氏之弟）家去咧。你爲俺兩個，可是聽老婆話的。老三這話不該我說，老鴉落在豬身上，見人黑，不靠自己黑。你倒是少聽弟婦兩句話。不比合老哥瞪大眼強壓再者。這份鳥家，我還是滿不在乎。不分咱就拚着糟，將來我挨餓，你也撐不着。這不是眼前還有個活瞎爹，咱也不知那世裏該下他的。我心裏還不夠麻煩的，你還花岔着來啾唧我。說着，嘩啜一聲，似乎是摔碎茶杯，便聞衆幫問一陣笑，勸道：大爺不必着急事兒呢。慢慢商議。老兄老弟的，有甚麼不好辦的。三爺是識文斷字的人，總覺着弟兄分居，不好看相。要落個九世同居的美名兒，其突呢？兄弟和睦，也不在乎分不分。大爺的意思，是想各立



門戶。然後方能振舊作家。不然兄弟間互相廝靠。互相推諉。倒不是長久治家之策。但是事緩則圓。分家本是瑣碎事。那裏是一言半語就停當的。人家兩間半屋。一畝三分地的家當。若講到分家。還須個月期程的噉噉。何況府上。這等的家大業大呢。得咧。今天且吃酒。三爺也消消氣。疎散疎散。少念兩句書。真個人家就搶您的頭名狀元去麼。俺們背地裏常誇讚。像你們府上。纔稱的起兒寬弟忍哩。你看大爺方才發咆燥。三爺就恭恭敬敬。一聲不哼。要是差些兒的。早哥兒倆抓了頸領子咧。一人笑道。你倒會比方。人家三爺一肚子墨水兒。豈像那等人。俺就看二爺。更是沒有的憨淳。始終笑面虎似的。不哼不哈。又有一人大笑道。人家二爺。另是個路數。你不信。將你老婆扎括起來。保管他又哼又哈咧。那人唾道。屁話。屁話。你可將咱們二爺給冤苦咧。憑俺老婆。那個小模樣。略巴結的上二爺。沒別的。俺在這裏。先謝謝你的金口。於是闋堂價。一陣大笑。

接着便聞排調棹。不多時。轟飲如雷。（描寫幫閒醜態工絕）貓聲狗氣的。拇戰良久。須臾。絲竹鏗鏘。嬌喉宛轉。妓女打趣。幫閒科諢。簡直的鬧成一片。又待了一霎兒。忽聞許多人。又捲到院中。一陣價掄拳使脚。卽聞有人大讚道。大爺本領。越法的了不得哩。就憑這套拳脚。純是軟硬工兒。你看西街上秦大泡。北市裏哈老八。他們拳脚。只管來的華哨。却是擋俗眼兒的路數。像人家大爺。這才是真工夫哩。克勤大笑道。不成功。還是胡二哥來趟譚腿吧。那腿上工夫。俺總是拿不準筋節兒。衆人闕道。胡二哥腿上工夫。有十來年的造詣。大爺只學了幾個月。已然如此。若有胡二哥的造詣。怕不成一絕麼。其中一人道。胡二哥都用腿上工夫特煞好。昨天竟無端的賠了人家一匹馬。說起來。才是笑話哩。南營裏王二爺。新得一匹生馬。嚇好像俊傢伙。就是獮性異常。王二爺齊頭調弄那馬。有半月光景。要想屁股黏馬背。竟不能夠。可巧。胡二哥在沙灘上閒

步。恰遇王二爺合那馬掙了來。（一掙字畫出猶馬）那馬是啞啞怪叫。牽扯的王二爺大步小步的汗下如雨。胡二哥問知所以。便一把接過轡頭。猛一個大驅馬。就想躍上馬背。不想那馬一個摔擻。竟將胡二哥閃跌在地。胡二哥大怒。跳起來。向那馬後腿上。就是一腿。王二爺呵呀一聲。再瞧那馬時。後腿已斷。所以胡二哥楞賠了人家一匹馬。你瞧胡二哥這種標勁兒。多麼十足哇。（又是一種幫閒無賴的口吻）於是衆人紛紛稱讚。又聽得克勤從丹田裏提着氣。怪叫好兒。那來回大步之聲。也便拍拍響動。想是甚麼胡二哥已經踢起譚腿來哩。聽得個杜遠慨歎之下。連連搥牀。當晚克讓前來起居。杜遠也不便深說甚麼。只拿話兒勸導他兄弟和睦。克讓料杜遠聽得他兄弟吵架。因長歎道。不瞞老叔說。俺家看來是不會和睦的哩。刻下俺大哥二哥。既沒正經。俺大嫂二嫂。又從中撮咕。更各自引了家下兄弟爲助。有時妯娌間說起話來。就烏眼

鷄似的。將來不致兄弟鬩牆。就算是家門有幸。今天俺大哥。又提起分家的話。俺只說了句由合而離。易由離而合。却難。此事還須細細思忖。俺大哥便登時發起咆哮。杜老叔。你看這局面。還能永久和睦麼。杜遠勸慰一回。又想起當年良友的情分。只得耐性兒。且受聒吵。以冀克勤等。或知覺悟。改過作家。也不枉了自謝酬友一場。從此杜遠。雖依然享用如常。却苦了兩支耳朵。不得清淨。但聞隔院內。飲博喧譁。夜以繼日。淫朋雜踏之中。更加以後院馮氏丁氏。不時價拌嘴磕牙。呼奴叱婢。指桑罵槐。高了興。便浪聲怪氣的哼唧小曲兒。不高興時。不怕三更半夜裏說哭就哭。或拿着小了頭們醒脾兒。劈劈拍拍。打得人家山響。怪叫。久而久之。克勤等也夾在內院起鬩。大概是囂咕分家。並爭競貲財等事。惟有克讓夫婦。却一聲不哼。克讓有時發悶。便惹向杜遠室內。一面閒談。一面訴說兩兄無狀。杜遠不便說甚麼。只好付之長歎。光陰迅速。克勤等堪堪服

滿克勤久已撇着紅。要捐個老爺頭銜。誇耀鄉里。於是報捐了中書虛銜。部照到來。居然是金頂朝珠。架弄起來。出門拜客。上墳祭祖。鬧了個馬仰人翻。接着便街坊來賀。還有那水旱兩路的英雄。（謂衆地痞也。）前來捧場。百忙中置買大轎儀仗。將僕人等呼來喝去。那馮氏在內院中。攙着膀子。吱吱喳喳。高興到十二分。連說話都高了一調。又嫌老媽子粗笨了頭。沒規矩。不是伺候太太的材料。偏有個老媽子。不識風頭。竟嘟囔道。俺也伺候過正經官官太太們。人家一般的和氣。氣脫了褲子。也是張口。難道人家都不會當太太麼。馮氏大怒。一迭聲的叫老爺坐堂。打這老婆子的屁股。並擗他口毛。杜遠正聽得心下發煩。接着便克勤高興。訂期置酒。大會親友坊衆。又叫了數名妓女。一班堂戲。便在正院中大樂起來。一時間清歌妙舞。絲竹如潮。譁笑之聲。恨不得掀去房蓋。那杜遠自用過晚飯。業已上燈時分。這當兒。喧譁稍靜。戲場上也便停演用。

飯。杜遠正想靜臥一霎兒。只聽兩個僕人。由牕外慢慢蹚過。一僕便歎道。咱都是跟過老主人的。眼睛裏真看不慣這個。像丁四這種渾蛋。也沒有的。你自家喜歡頑小。且一捻酥也罷了。怎還巴巴的領他進內。給咱二主母請安呢。咳。沒法說咧。一僕道。你不用忙。咱說下話放着。咱老主人這份家。早晚叫丁四馮大一班下三爛。攪個稀餬腦兒爛。你沒見靠東面坐的黑大個麼。那就是往年被捕的劉黑子。如今雖說是洗手不幹。然而當年他那班綠林朋友。還時常合他往來。寄頓贓物。你說這種人。那該死的馮大。他就能給咱大主人引了來。這不是誠心攪麼。那僕人哼了一聲道。不必說將來的話。你瞧馬上。就許打吵子。馮大丁四兩個王八蛋。各相着自己的姑奶奶。都想擺出皇親國舅的面孔來。管徐家的事。彼此吃醋。已非一日。方才因點夜戲。咱二主人先讓了丁四。馮大一張狗臉。甚是難看。趁丁四領一捻酥進內。他便在院中海罵了幾句。少時開夜

戲說不定就是麻煩。一僕道：也沒見丁四那廝不要臉。怎麼單點一捻酥的賣胭脂呢？那僕笑道：不然。怎麼叫不要臉呢？兩人一路閒話。竟自捱過。將個杜遠聽得靜臥不得。只得跌坐於榻。且自養神。還沒半盞茶時。戲場上。早又鑼鼓大作。先跳過加官。唱過一齣綠林坡。謝過劉爺（黑子）的賞。衆客紛紛歡笑之間。手鑼一響。嬌滴滴幾句上場引。但聞衆客連連喝好道：究竟是一捻酥。有台風兒。你看他眼神兒。多麼活動。在其位的。都要敬一下子。正這當兒。却聞馮大拍案大喝道：打住打住。戲場上止樂之間。衆客紛然道：馮爺酒多了麼。怎麼發起脾氣來咧。馮大喊道：那個酒多。俺就問這齣不體面的戲。是那個混賬東西點的。丁四大怒道：馮老大。你罵那個。你別覺着不錯咧。你老婆。昨天扎括的狐狸精似的。到這裏來。準是看些你家姑奶奶麼。咱親戚禮道的。彼此心照。你這會子。又充好朋友咧。便聞拍胸道：丁爺爺點的戲。你敢叫打住。好麼。咱就幹（

句。一言未盡。馮大大罵道。小四子。我口你姊妹。便聞嘩啦一聲。似乎是踢翻椅子。於是衆客拉勸聲中。夾着馮丁兩個大跳大罵。並克勤克儉的急聲怪氣。正在鬧得不可開交。忽聽後院中人聲鼎沸。亂噪道。火火。杜遠大驚。却苦於沒法出室。但聞正院前後。許多人奔走聲喊。院外的失火警鑼。也便大鳴。急得杜遠大睜瞽目。但覺眼前似罩了一層絳紗。情知是火勢不小。須臾衆喧暫息。但還聞後院中人衆紛紜。似乎是料理燼餘。那正宅前院中。打架勸架的。先便散場。反到一時間。甚是靜悄。杜遠心下少安。便下榻摸出室來。就東牆根下。想要小解畢。喚個人來。問問火勢。方要掠褲下蹲之間。只聽隔牆夾道中。小脚走動。又有男子脚步聲響。少時。卽住。杜遠心想。這夾道中的牆門兒。因正宅演戲。恐跨院中雜亂。都已上鎖。這男女兩個。到此作甚呢。思忖之間。便聞有婦人低笑道。這場火。到作成了你這沒臉的。方才俺交與你的一大包金珠頭面。並你趁



亂中藏起的兩個皮匣子都已掩藏妥當了麼。你小心着第二家的老婆呀。（指丁氏）他鷄精似的不是頑的。一男子低笑道。你放心。第二家的聽說是一捻酥的賣胭脂慌的連晚飯都沒好生吃。他還有閒心察落東西麼。婦人道。既如此。咱快散吧。俺就怕你失神落魄的。倘一個被人覺查了。還了得麼。正說着。忽聞嘖嘖兩聲。婦人唾道。好沒人樣。怎的急煎煎亂撞起來。這會子俺因偷那包兒心頭上還嘖瞪哩。你真煞下心去了麼。男子道。怕甚麼呀。咱在這種鳥人家當僕人。還想長久不成。有一天咱且快活一天。說着。窸窣一陣。漸次的聲入微妙。杜遠識得男子的語音是伺候前院的僕人馬升。却不曉得那婦人是那個僕婦。只略審語音之間。但聞隔牆一陣價低聲細氣。業已著實的不仿佛。那婦人百忙中呻且唾道。慢着些兒。你可知人家頭皮抵着挺勁的牆皮麼。一句話語音略高。杜遠方辨出這婦人却是伺候丁氏的小盧媽兒。正在暗歎克。

勤等當家主。沒些正經。以致下人等。奸盜都有。忽聞正宅前院。人衆走動。馬升合小廬媽。也便一闕而去。杜遠趑回室內。方置下明杖。倚杖太息。忽聞克勤大喊道。就是吧。你三老爺。別來教訓咧。這點亂子。總算俺該死。就是不多時。克讓趑來。問候杜遠。可曾受驚。杜遠一問失火之由。方知今天賀禮中。有許多肥鷄子。馮氏檢了幾支翎毛。特好的。縛在後院小廚房火灶前。準備消停時。悄悄的送到馮大家去。因是賀禮。那鷄腿上。都繫條紅布條兒。不想幾支鷄子。一陣掙開縛。撲拉亂飛。偏巧被個笨僕婦張見。一面喊。一面扎煞着兩手。就去撲捉。其中一鷄驚極。一脚踏入灶門。也是合當有事。爲時不久。有個害饞癆的小丫頭。從小廚房中。摸了兩個鷄蛋。就灶門點把柴草。燒吃入肚。賸了一撮餘火。在灶門。他也不管。便撩着脚子。跑去瞧戲。可巧那鷄子。踏向灶門。紅布條登時燃着。那鷄越跑。笨僕婦越趕。一直的趕到後院柴堆前。這時布條之火。業已燃向鷄

腿。那鷄情急一逕的鑽入柴堆。要說這笨僕婦。真渾得過分。這當兒。他却捨此鷄。回捉餘鷄。他的渾打算。以爲此鷄入堆。不會沒着落了。那知餘鷄捉畢。這柴堆。早火燄山似的燒將起來。他這才聲喚失火。還虧得人多手衆。只燒了一堆積柴。並後院的門樓兒。當時克讓述罷。不由落淚道。杜老叔看俺家光景。還會好麼。俺兩兒日吵分居。還不算。却又狎比淫朋。接近羣小。更沒來由。成日價聒吵老叔。杜遠歎道。你只盡兄弟之分。就是。但願你兩兒因回祿示警。或能悔過方好。兩人太息一回。克讓趲去。便是這晚上。克勤還定命開台再演。直鬧到四更大後方散。次日杜遠方才睡醒。又聽正院中鬧得反沸盈天。是克勤在前院中。嚷失掉兩具皮匣。丁氏在後院中。嚷失掉一包金珠。並拍臀蹂脚的罵道。甚麼骨頭呢。拿着大家夥兒的錢。捐官抓臉。擺他娘的臭排場。賀這種鳥喜。半夜三更的人多手雜。却叫太太丟一大包金珠頭面。你是識好歹的。乖乖的賠俺。

姓丁的黠戲。干姓馮的鳥事。看來一起子人。都不是東西。那個不服氣的大老婆（指馮氏）只要言語一聲。太太有本事。叫他辯開瞭着。這一陣牽藤蔓葛。直罵到馮氏窗外。馮氏正因失掉皮匣。一肚子沒好氣。正不知尋誰的岔兒。當時聽一聲。踏出房門。指着丁氏的臉子。大怒道。你罵那個。大爺指官。有捐官的道理。大太太就有個太太福命。那個浪眼熱的。也管不得姓馮的。奏（打也）了姓丁的。兔子小子。你有法。由你施展。俺丟了前院的兩個皮匣。人所共知。你在後院中。楞會丟掉金珠頭面。誰見來呀。大太太口頭陰功。不願說你那沒臉的事。昨天人多手雜。是不错。除了丁小子。領了一捻酥。到你房中。別人誰向內院來。你說你說。（如聞悍婦之聲）如今你還腆着臉子。嚷丟了金珠頭面。想瞞掩這一項。洪你漢子。（指克儉）吓吓。不要臉。大太太沒空理你。且尋你漢子說話。你是大家夥兒的。罷了的。大太太正氣正派。是響噹噹掌印的脚色。就不

能是大家夥兒的。(蠻橫語絕倒)你這般不要臉。怎怪那跨院的瞎厮。三日兩頭。擺出二大爺面孔。胡排揎呢。(由馮氏口中。補出杜遠時誠克勤等)杜遠聽了。方在長氣。只聽克勤吼一聲。奔向內院。正是

衰至便能生戾氣。會看兄弟此鬪牆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開塔牕一客賺貪夫 走腐坊三雄訪賢裔

且說杜遠聽得克勤一逕的奔向後院。大喝道。老婆們。好不要面孔。咱這等官官人家。就如此家宅反亂。還了得麼。都與我滾向娘家去。丁氏唾道。呸。我把你(句)克勤跳且喊道。哈哈。你真撓臉。丁氏帶着哭聲道。徐克勤。你有本事。撕掉太太的褲子。算你是好些的。百忙中。馮氏又罵道。天殺得。(指克勤)用你來胡鬧麼。我自理料這浪小婦。(指丁氏)原來內院中三個人。業已揪打起

來。但聞克讓急喊道。二嫂放手。那裏不但不雅相。巧咧。捏勁大了。要出人命的。君子防未然。你也不怕犯嫌疑麼。（絕倒）克勤直聲怪叫道。笨老婆。（指馮氏）還不快劈他的手。捏脫哉。於是衆僕婦也噪道。大爺別只管按着二太太的頭。二太太也快放手。下取這着兒。本歹毒。捏擠破那個。真不是頑的。馮氏大哭道。我也不要命咧。忽聞克儉大吼道。都是你挑起鬥來。你便不要命。二爺也須敬你兩下。便聞脆脆的劈拍兩聲。似乎是兩記耳光。敬向馮氏。克讓跺脚道。二哥快去拖二嫂。你爲何打起大嫂來咧。馮氏大哭道。我今天拚着結識你們吧。於是克勤負痛怪叫聲。丁氏連哭帶罵聲。克儉馮氏揪扭跌撞。滾作一團聲。克讓往來拉勸。頓足太息聲。鬧了個鍋滾豆爛。直至宅裏的僕人都入。方才好歹的將這場惡打勸開。前院是克勤兄弟。內院是馮氏妯娌。反啾唧了好半晌。方才少靜。便是這天。杜遠直至日午。方才得食。接着便馮大丁四接踵到來。又

聽得徐氏族衆紛紛來往。杜遠料是克勤決意分家的事。也只得聽其自然。一連四五日。正宅中吵鬧不休。還夾着馮大丁四撥弄其間。勤儉兩人。你爭我競。幾乎又至攘臂。克讓有時來望杜遠。只有太息。杜遠問知他析炊將就。便不再勸。因悄悄向克讓道。這所跨院地處旺相。你甯可少分其他田產。不可失却此院。克讓道。俺正因此院是老叔所居。本想着得了此院。以便事奉。昨天業已定議。山院歸我咧。杜遠道。如此却好。過了兩日。克勤等分家停當。從此杜遠歸於三家。值月輪養。這時克勤克儉各肆其志。一個是酒肉結納。一個是漁色獵豔。門庭猥雜。直然的不成體統。惟有克讓夫婦不改常度。每逢值月。比前時供養。越法豐盛。便非值月之期。余氏也時常價送致衣食新物。那克勤等兩家。因財勢正盛。還不致薄待杜遠。光陰迅速。堪堪過了兩年光景。大家綜計杜遠歷年所得的餽金。不下五六千金。却不見他取用分文。也不曉得他置問那裏。這時杜

遠除念佛之外。更不問徐氏之事。看官須知。錢之爲物。能福人。亦能禍人。克勤克儉兩人。不費一些力氣。坐擁多貲。如何肯安生。奢侈揮霍。不算數。爲日不久。克儉因夜裏出去。偷摸人家的大閨女。被人家捉住。打個臭死。罰了多金。還沒過得個把月。他又出去鑽弄一家寡婦。那寡婦本不是正經貨。因覬覦克儉多貲。想拉個長交兒。所以從他。那知克儉興盡而返。又搭上別處新歡。竟自棄却不顧。那寡婦悔恨之下。對着克儉所贈的表記。竟自一索吊煞。於是寡婦家人大怒。集合了一羣無賴。闖入克儉家。大砸大鬧。連丁氏都被衆無賴剝得光溜。溜扯着腿子。拉向街坊。登時又一張呈詞。連克儉的表記。告向當官。說克儉逼奸婦致死。官中人忽得到這樣的肥財。主如何肯輕易放過。於是一索將克儉捉去。先慢慢擠錢再說。只贖了丁氏在家。豈肯安生。不消說。那個淫伶一捻酥。乘虛而入。克讓久已是獨善其身。不管兩兄的閒賬。可巧前兩月間。克勤因



那個劉黑子窩盜事發也。竟牽入圈套。那馮氏沒處洩氣。未免沒是生非的。日尋丁氏邪岔兒。此時馮大業已害疔瘡死掉。丁四便無所畏忌。一日竟合丁氏商量。趁馮氏酒醉。晨臥未起。該死的丁四。竟自脫得光溜溜。鑽入馮氏房內。既至馮氏酒醉顛倒中。覺着不便處有些不妙。急睜目望時。業已說不得咧。從此馮丁兩氏合一捻酥。並丁四四個人倒彼此無忌。互樂起來。兩個主婦既如此。胡鬧像馬升小廬媽一類的僕人僕婦。不消說是奸盜齊來。徐氏宅中。勢如穢墟。不算數。那無形中被盜耗的錢穀。也不知有多少。馮丁兩氏。但縱淫樂。連勤儉兩人的生死。都不暇去問。那裏還問一切家計。因此徐宅中。朝朝寒食。夜夜元宵。那管商務的人。並管莊田的人。也瞧透這件事咧。爭着插臍膊。撈摸足了。啣嘴一走。那供給杜遠的一切衣食。也便漸漸苟簡。虧得有克讓那邊。相形之下。馮丁兩氏。還不好意思。價過於草草。便是如此光景。鬧過兩年多。那克勤克

儉。錢桶似兩份家業。因訟事賂用。家中胡糟。業已花得不差甚麼。一場訟事。方得完畢。兄弟回到家中。只好一對兒瞪大眼。俗語說得好。越窮越吵。克勤克儉。並馮丁兩個老婆。都是自在享用慣了的。一旦錢不應手。如何會有好氣。馮丁兩人。因丁四一捻酥。被克勤兄弟一頓罵跑。暗含着。也是一股說不得的悶氣。於是各拿出攪家手段。弄得家中破廟一般。兩個老婆。賣衣服。典器具。絕好的花梨大案。螺鈿鏡檯。整個兒抬出去換肉吃。兩人吃飽喝足。不是酣睡。便是吵窮。再不高興。還要拉開嗓子。號喪一陣。於是克勤等。也存了個破罐子破摔的心。整日價在隔牆罵罵咧咧。杜遠細聽。都是找尋克讓夫婦的話。知他是地窄搜鄰。自家家敗。要要不害臊咧。杜遠要體驗克讓夫婦爲人如何。只得耐性且住。這時勤儉兩家的供給。早已不成模樣。杜遠一概隱忍。過了數日。暗察克讓。頗盡兄弟之誼。一日杜遠。正在暗念行止。那克勤却忽趲來。道。杜老叔。俺有件

事合您商量。您歷年積的餽金，白放着也無用。借與俺些，作營運本兒如何。杜遠笑道：「此項餽金，俟俺瞽目重明時，自然還歸徐姓。你此時却不可借用。」克勤料得不成功，也便撻去。次日，恰該克勤值月，杜遠沒料到他便懷恨無狀，一筋子揞飯入口，登時大嘔。原來飯裏面許多穢物，杜遠雖然生氣，然而想起徐某友誼，還不肯忽然便去，只命伺候自己的小僮，由克勤家端飯來用。一日午後，不見克讓進來閒談，正在納悶。原來克讓每天午後，合夜必要兩遍前來問安。自己或不在家，便是余氏出來。當時杜遠正在發悶，忽微聞正院中又復羣吵。此等事，杜遠早已聞慣，也沒理會。少時，小僮撻入送茶，却笑道：「今天俺大主人等這場架，才利害哩。」連俺老主人的神主木位，都丟入糞厠內。因俺三主人哭着去拾，却被俺二主人踢了幾腳。杜遠驚問爲何，却是這天是徐某的忌日。該當克儉值年擺祭，他却將公中攤的祭錢，吃嚼入肚。神主案前，連杯香茶都

無。克勤怒詰起來。克儉又橫着眼兒。一陣亂嚷。所以兄弟打吵。那克勤又遷怒死鬼。竟將木主。拋向廁內。杜遠聽了。小僮之話。不由倒抽一口涼氣。暗念道。此地真不可與處了。不肖子。自絕於天。安能善待於我。當日晚上。正要命小僮去尋克讓。囑付一切。不想余氏。忽然匆匆跑來。道。杜老叔。快隨俺進內室去。暫避一時。俺大伯。因恨老叔。不借與他餽金。那會子。合俺二伯商量。兩人要趁夜裏。持刀來威脅於你。他兩人窮得發瘋。恐他真作出來。俺方才偶然從馮氏房外經過。正聽他兩口兒。噉此事哩。杜遠慨然道。你不必驚慌。你只囑克讓。如此如此。去絆他一宵。明日俺自有道理。余氏聽了。只得如命。轉囑克讓。不題這裏。杜遠沒事人一般。安然歇臥。再說那克勤等。當晚在院室內。一面吃酒。一面淬礪一柄柴斧。少時。兩人一對兒。吃得。乜着眼兒。未免談起窮趣。彼此價怨天恨地。克勤用斧柄抵案。道。老二。你瞧着。少時那瞎厮。落不把出銀兩來。咱就是這。

一下子克儉道對對。咱這麼一辦也並非對不住他。咱養活爹似的。養他這些年頭。他還不應該破點鈔麼。正說得起勁。忽見克讓蹇入。兩人便一擠眼。俺住話。克讓道。今有個喜信兒。好教兩兄得知。那會子。杜老叔說來。咱家這幾年。傷財嘔氣。諸事不順。定是陽宅上出了毛病。他明日想合兩兄商議。料理此事哩。克勤道。我可再不信他那玄虛話咧。我如今就要窮的賣老婆。他還吵甚風水哩。克儉道。這也難說。明日咱且聽他怎樣說法。克讓趁勢閒談。混過一宵。次日杜遠喚齊克勤等道。近來那墳却的雙井。還如坎麼。宅東向祠後塔。沒殘缺麼。屈指好些年。俺雙目又覘望不得。或有宜修補添造之處。也未可知。你等且將井塔的近狀說來。於是由克勤一說。杜遠沉吟道。據你所說。井塔都還甚好。怎的尊府這幾年。十分不順呢。莫非你等驕奢胡爲。以致如此麼。說着。瞥目一張。潸然淚下。若在往日。克勤見此光景。早就不耐起來。這時矚望杜遠施術。再發

橫財的心盛。只得姑且聽他。便見杜遠。一面屈指。一面甲乙子午的。嚙唸一陣。忽然道。懼。怪道尊府。近年不利。原來那塔宜添築。以迎旺氣。先前旺氣。業已過盡。勢須迎納新氣哩。克勤忙道。若添築那塔。料想是工程浩大。這只可令克讓獨辦。俺合克儉。却無此財力了。杜遠笑道。這點工程。簡便的狠。只須在塔東面偏北位上。開兩個小亮牕兒。便能迎納旺氣。不消一年。保管你財勢復舊。但俺杜遠。久在尊府打攪。也非長策。不久的。俺當辭去。遠遊他處哩。克勤一聽財勢復舊四字。只喜得心窩怪癢。也沒理會杜遠要去的話。便匆匆的命克讓出錢。頃刻去如言開塔牕兒。只次日早晨。業已工畢。克勤觀工回頭。方合克儉詫異道。怎的今早。老三沒去觀工呢。難道他躲着開工錢麼。一定未盡。只見伺候杜遠的小僮跑來道。主人等快瞧瞧去。杜先生忽然明亮的兩支眼睛。吵着要走哩。(奇極)克勤等大駭。跑去一望。果見杜遠雙眸炯炯。精神頓異。業

已束裝倚杖。真是準備遠行的光景。克讓正在一旁唏噓惜別。當時克勤等駭詫得開口不得。杜遠淒然道。俺今當遠去。此後但望你兄弟好自爲之。古語云。兄弟睦。家之肥。這便是俺臨別贈言了。說罷。竟去走別徐某之墓。焚香拜過。負裝拽杖。一逕的飄然而去。這裏克勤等詫異一番。癡心價日望發財。大有盼着從天上掉下餡餅來之勢。那知通沒應驗。那家計一天不如一天。便連克讓家也是財勢日落。竟出些想不到的消耗。只過得三五年。早已僅贖了尙足溫飽。這時克勤克儉業已貧無立錫。各攜了個妨家的老婆。流轉他處。後來是克勤夫婦凍餒死掉。克儉竟吃了王八飯。靠丁氏生活。那麼後來結局。也就可想而知。惟有克讓自收買了那所正宅後。苦忍了幾年。後因年荒。委實的沒法過活。只得將正宅售出。自家搬入那當年杜遠住的跨院。因修葺屋宇。却從杜遠室內磚地下。掘出六千餘金。一包包封識宛然。都是當年所送他的餽金。從此克

讓夫婦方悟杜遠囑他保存此室。大有涂意。並悟到他雙目復明。却是塔上開牕之故。他風鑑用術之神。也就不可思議了。不提克讓感念杜遠兼歎兩兄從此兢兢守業。又作起份小小人家。且說杜遠仗着風鑑之術。遊歷各處。真是到處知名。五十餘歲上。來在諸暨縣包村地面。覺得山明水秀。俗朴民醇。杜遠相度一回。便出金築室。就包村住下來。適植村人議築村圩。便煩杜遠相地督工。那杜遠督工已畢。却往往酒後對村廟住持了塵道。此圩既成。不宜修築。然而三四百年後的事。誰又能管得哩。杜遠既沒後。後人漸漸不振。年代既久。當時父老凋零都盡。也便沒人識得杜遠的葬處。咧。然而這段古話。却由於塵流傳本廟。所以長明頗能述說。當時伯高兄弟聽長明述罷。甚是驚異。重將碣詞細玩一番。只管沉吟。壁城却笑道。如今髮匪警聞日近。咱修好舊圩。還須料理河堤。增築外圩。許多正經事。還忙碌不暇。只管猜這啞謎作甚。伯高道。不然。據長



明所述。杜叟確是異人。咱何妨到豆腐店杜家去望望杜叟的後人。或有甚麼家傳的古話兒也未可知。璧城聽了一面暗笑。一面跟他兄弟到杜家腐店門首。却見店主的婆子正坐在當門矮凳上。縫破衣裳。見伯高等趕來。慌的連忙跣起。却飛紅了臉兒。璧城瞧那婆子有三十上下年紀。紫膛臉兒。彎眉俊目。趁着。一雙長瘦瘦的半大腳兒。到也有幾分姿色。伯高便一說來訪之意。婆子摸頭不着。便笑道。他（指其夫）方才擔了腐担。叫賣去咧。想去不多遠。等我喚他去。於是取了支長橈。用袖子一陣搽抹。請伯高等落坐。便梗着頸兒如飛而去。這裏伯高却笑道。這婆子。娘家性殷。是個二婚頭。嫁到杜家。不過一年光景。杜家娶他時。咱還隨過份禮哩。（寫伯高留意女色。即微逗下文金錢花避亂杜家）仲明笑道。大哥倒好記性。您這一提。俺也想起來咧。那日隨份禮。孔昭達兄也在座。他不是吃醉了一定要相新娘子的面孔麼。您看那當兒。村中筵會。

真有些太平景象。如今鬧的髮匪遍地。却今非昔比了。壁城聽了。却微微而笑。三人一面講話。一面瞧杜某房舍。雖是些草房兒。却頗頗寬廠。還有用籬笆界斷的跨院兒。（爲下文壁城窺豔伏綫）只就是紫草連天。作豆腐用的盆兒桶兒。丟得橫七豎八。壁城因笑道。看此光景。這般婆子。也不是個作家的。伯高道。你那裏曉得。這婆子。頗有打算。頭些日。俺聽說他要賃出跨院去。多增進項哩。（筆意直注金錢花避亂包村）仲明四顧院落。却慨然道。據長明說起當年杜叟。真是大家。如今後人。就如此不振。可見世界上事。盛衰無常了。三人正在閒談。只聽大門外殷氏道。你放下擔子。大大方方的進去。就是。難道你不認得包爺麼。壁城望去。便見由殷氏推進個灰朴朴的漢子。便是杜某。也不曉得甚麼禮數。只直槪槪的向伯高等一點。殷氏笑道。你再上點些。包爺要問你閒話兒哩。一言方盡。只見杜某登時矮了半截。正是。

古碣現餘訪賢裔。蓬門客到詫村農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包莊主置酒款教師 長明僧藏金尋宥婦

且說伯高等。忽見杜某。長跪於地。道。俺一個賁本生意人。敢說甚麼閒話。便是昨天。鄰村人都鬪着髮匪將到。俺去賣豆腐。聽了些風言風語。說是這股子賊徒。是由某處。被官兵擊潰。滋下來的。少說着。也有七八百人。那首領。叫甚麼黃衣怪。生得山精似的。每逢掠打村鎮。穿一身虎紋黃衣。提兩把大斫刀。利害得緊。說着。回顧殷氏道。俺聽得此信。回家只向這婆子說過。想是他閒着一張嘴。到處裏混。嘆。却無端的驚動包爺咧。伯高等聽了。知他誤會。正在含笑相扶。那殷氏却笑道。作馱唇不對馬嘴的。這才叫混。嘆。哩。俺不管你的閒事。俺要給包爺等泡茶去咧。伯高忙道。不須。殷氏已蹇入後院。這裏伯高等。命杜某坐。

下。便一述掘得石碣之事。並述自己來訪詢之意。杜某聽得糊裏糊塗。便道。原來水圩門西邊。還是俺遠祖的墓壙。俺只知距村南數里之遠。毛家灣地面。是俺的老塋地。其餘事。却一概不知。俺也彷彿聽老年人說過。俺杜姓當年有位會風鑑的。想就是埋石碣的杜叟了。至於家傳古話。却沒得。俺倒有件古物兒。自俺小時節。便見俺娘拿那物兒。蓋鹽甕。如今俺却把來墊破桌腿兒。俺去尋來。您瞧瞧說罷。跑生這裏伯高等。方在揣掬。不知是何等古物。只聽殷氏在後院室內。噪道。你這會子不去陪客。却鼓搗那破桌子作甚。你瞧瞧。雞零鵠碎。丟得一世界。須臾。杜某手持一件烏油匾圓的東西。擗來。璧城望見。先自撫掌大笑。伯高等近前一看。也便嗒然興盡。原來是件缺壞的羅盤。但是古色黝然。論年歲。怕不有三四百年。伯高還想摩挲賞鑒。璧城早拖了仲明便走。道。快莫耽擱咧。今旣聞傳髮匪將到。咱該加班教練才是。伯高一面辭別杜某。一面拔

步。道這羅盤真是古物。定是當年杜叟用的。你倒須好好收藏。說話間。三人出得門。行過數步。却聽得殷氏在後面喊道。包爺等就不坐坐。吃盞茶去。忙的俺甚麼似的。方泡爲茶。您三位。却拿起腳來走咧。您三位閒暇時。再來坐坐吧。壁城等回望。却見殷氏。這次扎括得光頭淨臉。一支腳踏在門垠上。笑嘻嘻的。望着他三個。那杜某。正向門內挑腐擔哩。（一筆不漏）（鎖屑寫來。總爲下文壁城遇豔作引）於是伯高遠應道。俺門不打攪咧。杜大嫂。您有空兒。向俺宅裏頑去吧。殷氏笑道。俺本該常到您宅上。望望奶奶們。（指伯高兩妾）就因俺怯頭怯腦的。不敢去。二來是家下窮忙。三來（句）一個是字未出口。伯高等業已去遠。不提殷氏。凝眸遠望。良久方回。且說壁城。一路暗想這殷氏。倒是個伶俐婦人。可笑伯高。爲那石碣玄虛事。竟似着魔一般。三人行至岔路。即便分手。從此壁城。因警聞日迫。果然的加班教練。並有伯高兄弟。督率其間。只半月

工夫。那包村鄉莊業已大有可觀。但是壁城急於見功。未免教法迫促。你想想一個粗笨村農。遽然問叫他作坐進退。聞金鼓而整步伐。不許有一些錯亂。本也是件難事。於是鞭扑責罰之事。日有所聞。鄉莊的父母們。覺着孔昭達也是村中的頭腦。就有那覺着蔣壁城太爲嚴厲。痛子念切的。便尋昭達去說個情分。昭達本瞧壁城大刺刺的。有些過火。文仗着自己的面孔。便慨然應允。以爲壁城萬不至抹面子。那知走尋壁城。一說情分。登時碰了個軟釘子。當時壁城笑道。聚不教之衆。萬無規法以駛之。容能有用。孔兄不必管此事。本來兵法部勒。這段事。也不是盡人能知的。孔兄看練鄉莊。知自己隨便督率幾個漁戶一般。未免就錯誤了。說罷。神色間十分傲睨。昭達不悅。蹙去。且自合包世興監築水圩門。還沒過得兩天。這日傍晚。昭達從工所。蹙赴己家。只見三四鄉莊。扶着個六十多歲的老媽媽。號哭而來。大把價揮淚。直着噪子。哀喊阿大。那三四鄉莊。

也都滿面悲痛。並歎道：「這只好怨阿大壽命吧。俺扶你去求包爺賞些撫卹。倒是正經。你哭一會子。阿大也活不來咧。」昭達迎上去。一問所以。那老媽媽見了昭達。淚如泉湧。顛三倒四。價。那裏說得清爽。只喊道：「姓蔣的殺了我咧。當由鄉莊們一述。所以昭達聽了。不由氣如山湧。便問知阿大姓名。一逕的尋見壁城道：「蔣兄莫怪俺多嘴。這鄉團一事。公私相半。總合軍營。有些分別。嚴得旺（阿大名）酒醉誤卯。本該棍責。但蔣兄却立鞭其背。至數百記。今得旺醉腑內傷。竟自死掉。方才俺遇見其母。送葬回頭。那情形可慘。不必說。更難爲情的是其母。只有得旺一個兒子。蔣兄你此事好生鹵弄。正說着。仲明蹙入。昭達氣憤之下。便一說嚴得旺死掉之事。不由瞞着壁城。冷笑道：「蔣兄嘗笑俺不懂甚麼軍法。胡亂督率幾個漁戶。然而俺但知情法兩盡。偏那幾個漁戶。隨俺這些年。不曾缺了誰一根毛兒。他們也作怪。偏偏聽俺指揮。這又是何故呢？」仲明聽了。

尙未開言。只見壁城。剔起雙眉。哈哈的笑道。孔兄見教。極是俺蔣壁城。本是個落拓漢子。蒙伯高兄等錯愛。忝居教師之位。如今既不稱職。便當辭去。以讓賢能。說罷。悻悻然一個大揖。就要去收拾行裝。虧得仲明。好歹勸住。當時蔣孔兩人。彼此不服氣。各自散掉。仲明問伯高一說。所以伯高笑道。兩人都是直樞性子。過兩天就好咧。但是近日。真有些警鬧日急。今天縣城中。派人四出打探。並命行人們。傳諭各村。暫緩征收。想是風聲不妙。好在咱這裏。舊圩修完。大可抵禦不虞。接着咱是先修外圩。好呢。先修阿堤。好呢。水陸兩路。都是關係重要的。仲明道。據俺之意。水陸一齊動工。外圩。有世興監工。修理河堤。孔昭達便可以的。兄弟談了一番。各自安歇。次日伯高。惦念壁城。蹺向教場。只見場中靜悄悄的。只有兩個隊長。在那裏閒坐。問起壁城。却忽然病咧。所以今天停操。伯高情知壁城不悅。略一思忖。一面命跟人回宅。分咐備酒。並約昭達。一面尋見壁城。



只見他精神如故。並沒病容。伯高提起仲明所說之事。璧城歎道。昨天孔兄見教之事。俺並沒介意。只是事有專責。孔兄橫來議論。未免不中事情。俺恐大家日久相處。沒甚意思。今包兄來得正好。便請另選賢能。任此教師之職吧。伯高聽了。連忙勸慰。一把拖了璧城。直赴本宅。昭達世興。早已在客室相候。彼此廝見過。昭達先謝自己無狀。又搭着伯高世興。一陣打和。那璧城本無意辭去。今見面孔轉足。咧。也便一笑了之。須臾。早筵開來。三人入座。伯高給昭達璧城。各斟一杯。却笑道。咱本村鄉團。有蔣兄之執法。也不可無孔兄之推情。如此一調劑。倒是寬猛相濟之道。今早俺已命人厚卹得旺之母。你二位且飲個和事。盍兒。今天俺一來調和二位。二來。自蔣兄到敝村以來。俺還沒在本宅中。盡些東道之誼。也就疎略得緊。今日咱須盡歡方妙。於是璧城謙遜。大家欣然吃酒。璧城問起仲明來。却於昨夜四更時。匆匆赴縣。打探髮匪的警聞去咧。當時三人。

一面飲酒。一面又談回修堤築圩。並匪警等事。壁城滿引一杯。拍膝道。不是俺說句大話。這村中。漫說有包兒。昆仲主持一切。本領了得。來幾個毛賊子。難逃此道。便是俺。蔣璧城。一人在此抵禦。也教他個個都是死數。說罷。雙眉軒動。甚是得意。昭達這裏。哼了一聲。世興却顧伯高道。你昨天所擬定的埋伏禦賊之策。到也不錯。依我看來。驚散他們便罷。却不可斷其竄路。多所殺傷。以免與賊結怨。（直注下文三打包村）昭達大笑道。俺好容易要飛叉開市。世興爺却這等說。左右這水路的活兒。伯高兄派了俺。合仲明兄咧。俺兩人。一個在水內。一個在岸上。若不殺得。血染紅楓港。那干潑賊。他也不曉得咱包村的利害。（伯高禦賊節目。由閒談中述出。簡淨省筆）璧城前兩日。已參與伯高的計畫。便微笑道。孔兄仔細。咱總須捉住黃衣怪。才叫響兒哩。昭達拍手道。蔣兄瞧着吧。跑不了他呀。四人越說越高興。一時閒傳杯弄盞。吃至半酣。璧城初到包宅。

只見院宇深逕。鋪陳富麗。健僕姣童。奔走往來。果然是個豪華大家。壁城對景。不由暗慨道。俺當年享用也煞是不錯。如今却流轉作客。看人家如此享用。難道俺今生便如此罷了不成。正在想的沒頭沒腦。忽微聞蓮步細碎。並嬌音低語之聲。出自大廳複室繡簾之內。原來這大廳洞房曲折。可以直達內院。當時壁城正在頃耳。伯高却笑道。樽前無以娛客。舍下兩個蠢妾。習得一手琵琶。雖然粗俗。也自有個音調兒。且命他合彈一套得勝令。以爲咱們將來殺賊之祝。如何。正說着。卽聞簾內低低笑語。並調按絃索之聲。須臾。異香郁馥。飄自簾隙。便聞鐵撥聲動。四絃鏗錚。直有大珠小珠落玉盤之概。那絃音疾徐頓挫。甚是蒼涼激楚。那得勝令的音節。本就雄厲高抗。又加以兩人合奏。雙聲疊韻。一時間軍聲浩浩。便儼如萬馬回陣。紅旗報捷一般。須臾。音調舒沉。又如萬衆無譁。齊集元戎纛下。共慶膚功。忽然音節一變。似挾有笳吹喧喧。士卒歡呼之聲。壁

城聽得神極意宕。只恨那不作美的繡簾兒。隔斷美人消息。兩支眼睛。方在微注簾隙。忽聞戛然一聲。脆如裂帛。絃停處。接着格格格一陣嬌笑。答答答小腳響動。恰好微風颺處。簾脚忽開。壁城但望見一對兒貼地紅蓮。由眼前一瞬而過。便聞內院中。僕婦笑道。小菱子（婢女名）笨丫頭。你不來攙扶娘娘等。先忙着拿那兩面琵琶作甚。又有一僕婦笑道。今天二娘娘可累咧。你看鬢角上還汗津津的哩。又有一婢女笑道。今天不知怎的。二娘娘就是出汗。這會子弄琵琶。累的出汗還罷了。今早晨俺給主人送面水去。二娘娘因主人未醒。由帳中探出頭來。命俺悄悄的放下面水。俺看二娘娘鼻尖腮凹裏。也是汗漉漉的。（暗寫春光。却直注下文壁城因爭色。壞包村。）難道一個人仰腿舒脚的睡大覺。也會累的慌麼。（那知其累正大一笑。）衆僕婦都笑道。悄沒聲的。這裏離客廳近近的。甚麼意思呢。壁城聽了。越法神馳。便見伯高笑道。可惜兩個小

妾特煞蠢笨。不然便當命他們親拜筵前。璧城連忙謙遜。極讚琵琶之妙。賓主正在款洽之間。忽聞院中僕人等一陣奔走。並低語道。這消息雖不作準。少時咱二主人到來。便知分曉。伯高料是有甚警聞。忙喚進僕人。一問所以。僕人道。便是方纔有一夥從城中避亂下鄉的男女。說是刻下縣城業已四門緊閉。那黃衣怪所發的邊馬（髮匪前鋒曰邊馬）已經遊弋到縣北十里橋地面咧。世興聽了。不由吃驚。便停杯道。如今仲明還沒惹回。咱便該發個探馬。才是。璧城大笑道。世與爺且吃酒。咱一切禦賊之策。都已停當。便是賊衆們頃刻便到。也不防事。說着。向昭達飛過一觥。道。孔兄仔細着黃衣怪呀。昭達方暗笑道。姓蔣的。真抖飄兒。難道俺老孔還怯你不成。於是接過那觥。一吸而盡。正在斟酒還敬之間。只見仲明大踏步匆匆而入。一見大家歡飲。便撫掌道。你們好自在。却苦了我兩條腿子。於是不容分說。斟酒備飲。一氣兒飲過四五杯。還嫌不濟。

事索性拾起壺來。嘴對嘴灌了一氣。然後拍的聲墩下酒壺。一豎大指向昭達道。喂。孔老哥。咱兩人的快活營生來咧。說罷檢了一塊炙牛肉丟入口中。只管大嚼。（寫仲明豪概業已氣吞賊衆）伯高知仲明酒性發作。便有天大的事也不理會的。（又微逗下文仲明酒失）當時只含笑沉吟。靜待他報聞一切。這其間却燥壞了個包世興。賭氣子給仲明奪過酒壺。藏在一旁。仲明一時間眼張失落。沒得抓撓。見伯高等三人面前尚有殘酒。他便一氣兒都吃入肚。然後急向世興道。沒要緊。沒要緊。便是黃衣怪領了一千賊子。號稱千數百人。其實不過五六百人。已從縣北大掠而來。十里橋地面業已被他焚掠的不成模樣。好在咱計畫早定。以逸待勞。慌他怎的。就是這點子小事。您老可放心了。話既說明。沒別的你老快賞俺酒壺吧。齋僧不飽。不如活埋。好你老人家。還不成麼。正亂着。昭達大笑道。說着僧人和尙便到老明衲來得正好。你也快鬧兩杯。

吧。衆人忙望去。果見從廳門外先探進個亮澄澄的禿頭。却是村廟中住持長明。業已苦着臉子。攢起眉頭。原來這長明胆子最小。又好積攢些小體已。歷年所積。也有千把銀兩。自家窖藏得密密的。惟恐賊來奪去。今聞賊氣將近。他如何穩的住屁股。所以來尋伯高。要探探防禦的消息。當時長明蹙入。大家一陣站起讓坐。昭達不管好歹。將長明拖就自己座旁。順手兒一摸他禿頭。道：「你這種苦嘴臉。想是聞得賊來。害怕不成。你一個出家人。又沒得媳婦。怕賊背了去。怕他甚鳥。」長明皺眉道：「我的爺。說的好輕鬆話兒。俺出家人。大家在廟。一般的也過日子。安得怕。這時世興。依然反手護着個大酒壺。仲明却笑吟吟向他作鬼臉。望得長明莫名其妙。於是伯高大笑。先向他一說。仲明在城中所得的警聞。長明啊呀一聲跳起來。就要跑。恰好仲明。瞅世興不隄防。猛然撲去搶酒壺。兩人礮一聲。撞個滿懷。（寫酒場興趣。不惟活超。而好整以暇。諸俠下文殺

賊之精神已在隱約中極目送手揮之妙。於是大家鬨堂大笑。壁城趁勢起辭。伯高等又議論回禦賊之事。即便罷酒。匆匆價分頭準備。不題壁城一路低着頭。逕回教場寓所。耳朵中還似聽得嬌語清脆。琵琶鏗鏘一般。且說長明毛咕咕的趕回廟內。三脚兩步先自跑入方丈。將門關牢。然後將所積銀兩取出。只見白花花一大堆。却沒作理會處。想想這裏藏也不好。那裏塞也不妥。末後忽然哈哈一笑。便將銀兩裝入個小木箱中。只說是保存的經卷。當時度置禪榻下。悄悄逕向後殿中佛爺座後靠牆壁。本有個壁洞兒。據說來還是寺中古迹。說是當年此廟的上輩和尚道行甚高。一日正在登壇說法。說到湛深微妙之處。忽見一個豔裝美女也在座下頂禮膜拜。只秋波略轉。嫣然一笑之間。和尚忽覺心不自持。知是魔至。趕忙收攝心神。那美女也便隨大眾婷婷蕙去。到得夜裏。那和尚正在入定。潛運神光。以防魔擾。果見那美女一絲不掛。跳舞



而入。不容分說。一把摟住那和尚。便如魔戲唐三藏一般。那一番淫情媚態。好不扎實。和尚暗定禪心。只給他個不聞不見。末後美女情極。先抱緊和尚的頸兒。偎着香漬漬的面孔。低聲道。你只將色空兩字。明明白白說與我。我便去咧。却不許說甚麼色。卽是空空。卽是色。卽空卽色。亦無空色的門面話。不然。咱須現身說法哩。說着。嗤的一笑。一條香嫩嫩的舌尖兒。竟自揶入和尚口中。又提起金蓮。問和尚所以然處。只這麼一點。和尚心神大動。眼睜睜就要破壞戒體。於是急運神光。張目一叱。那美女登時倒地。却化爲一絕大蒼鼠。和尚慈悲心切。當卽大闡色空之旨。那鼠歡欣領悟。從此皈依。每值和尚誦經。他必要伏聽座下。後來和尚圓寂。鼠亦不見。這壁洞。便是當年的鼠窟。當時長明。想起這隱祕所在。頗可藏金。思量先掏摸乾淨。然後再入木廂。不想一掃進去。掃出一個小小的舊布包兒。打開一看。不由心頭一動。暗唾道。作孽作孽。十來年前的臭

東西。俺都幾乎忘掉咧。原來包裹面是雙窄尖尖的水紅睡鞋子。雖霉壞不堪。然而想到當日穿此鞋的人兒。將個久靜禪心的長明和尚。頃刻便楞在那裏。只因十年前的長明。却是個風流和尚。曾認識了一個小寡婦。混名兒叫賴大嫂。兩人打得火熱的當兒。長明費了許多的菩提露。方才得到這雙蓮鉤。以爲表記。要說方丈中。皮藏女鞋。像而今的閹黎們。只怕儘有。還恐有甚於女鞋的物件。都置在枕函中哩。（調得不少）但是長明。終是老年人物。廉恥兩字。是打不倒的。他既得女鞋。沒處安放。便把來塞入壁洞內。後來兩人。熱性稍過。那賴大嫂。斫起大斧頭。未免又狠些兒。長明心痛錢物。正如孩子得熱餅。又要吃。又怕爇的當兒。恰如廟後。有個姓歸的。斷了絃。要娶個後老伴兒。賴大嫂嫁向歸家。長明忍了忍。就此割斷舊情。然而歸家住。在廟後。都是近街坊們。故此長明也到歸家去過兩次。賴大嫂見了和尚哥哥。打牙鬥嘴。還是免不掉的那歸姓。

以發賣山芋爲業。家中有狠嚴密的芋窖。賴大嫂有時高興。便登着芋窖。喊乾親家。（謂長明也。）招得鄰衆都笑。後來歸姓死掉。賴大嫂又復寡居。已有四十來的年紀。然而他面容既嫩。又善修飾。乍望去。還是個絕好的俊媳婦子。長明爲避嫌疑。也便絕迹不去。已有年把光景。當時長明忽見鞋兒。頓觸前情。發了一回愣。忽暗喜道。有咧。賴大嫂家那芋窖。倒是絕好的嚴密所在。不但可以藏銀。若着了緊迸子。連我和尙。都可以藏躲。一時況且他家。地處僻巷。柴門草戶。不至惹賊注意。比廟中就安穩的多咧。想至此。連忙好歹的塞入鞋包兒。掩好壁洞。跑回方丈內。方要喚心腹廟傭。來抬銀箱。忽轉念道。不妥不妥。賴大嫂斧頭利害。不是耍處。想起當年來。那一晚上。洗浴罷。俺瞧他白嫩的有趣。一時高興。俺不過要改個樣兒。爲的是省些氣力。他不但拗手扭腳。還刻不容緩的。先要去兩錠小圓鏢。他方笑着爬上去咧。如今他忽見這箱銀兒。準要轉我的。

念頭若被他轉了去。豈是小事。思忖間。瞅着銀箱。只管搔首。這時。日色將西。忽聞廟外遠近間。似乎喧動。接着有數騎馬。潑刺刺跑過。長明正在吃驚。卽聞廟外警鑼響亮。有人且呼且走。道。全村住戶仔細着。早關門戶。今晚便戒嚴。不得在街上亂撞。如今髮匪黃衣怪。已圍攻縣城。包爺蔣爺等業已準備殺賊咧。聲盡處。鄉壯大號。四下裏嗚嗚吹起。這一來。吓得長明一個整顫。一下子。坐在銀箱上。兩條腿只管發抖。情知事情已迫。只得將銀箱。姑且攔起。挨至旁晚。趁廟衆們眼絲不見。便急匆匆。蹩向賴大嫂處。想先合他商量。一下子。到門一望。推推門兒。恰好是虛掩的。於是長明掩身而入。一逕的蹩入二門。通沒人影。這時長明久已改邪歸正。今忽又來踹寡婦門兒。未免蝸蝎螫螫的。逡巡間。將及正房。忽聞東間內。浪浪水響。便聞賴大嫂罵道。這個禿東西。俺好些日沒料理你。你又成了猴兒形咧。長明一聽。只認是賴大嫂業已張見他。便笑道。咱多日不

見賴嫂兒。你怎張口便罵。一面說。已到牕外。便聞賴大嫂道。呵。可了不得。今天是那陣風。把你吹了來咧。這不是冷鍋爆熱豆麼。快請進來。俺下不得坑咧。長明。慙進東間。先受用了一陣熱烘烘的臭氣。只見賴大嫂。方才洗完脚。正在坑上。抱了脚。用小剪子挑脚鷄眼。一個脚盆。還盛着白灑灑的鴨子（謂脚也）。湯放在坑前凳上。賴大嫂一見長明。只喜得眉歡眼笑。却又咬着牙兒恨道。你今天踏錯門了吧。成年整月的。你就不來坐坐。你瞧俺近來窮忙的。連脚都跑大咧。偏偏大拇脚指上。又起了猴兒指甲。走起路來。前走後退。人家不說是脚不得力。還說是浪模浪樣。說着。抿嘴一笑。束裹行纏。却向長明。一丢眼兒。道。你不坐下。只管瞅甚麼。俺這脚放的沒樣兒咧。若用當日送你的鞋子來穿。就穿不下咧。長明這時。沒心思領略他的媚態。忙道。俺早就想瞧你來。就是沒空。如今却有件要事。來合你商量。賴大嫂笑道。吓。咱兩個是老對子咧。不高興。

便掏出來。閒着的閒着。攔着的攔着。高興時。一湊就停當。還商量的是甚麼。俺料你除了這一檔子。是要事。再沒別的。怪道你冷不防的鬼祟了來。原來是又用着人家咧。看起來。俺就該不理你。叫你忍一會兒。那怕你聚個大疙疸。也沒別人相干哩。一陣胡噪。急得長明蹀脚道。我的媽。這是這甚麼時光。你還想那個。如今長毛兒。火雜雜的就要殺來了。所以俺來求你。賴大嫂急於下坑。不想一脚踹去。盆翻水流。妙在兩人都不暇去管。賴大嫂一把揪住長明道。此話當真麼。呵呀。我的老佛爺。桌子俺剛收買了一窖山芋。這可怎麼好哇。左右俺是守着芋窖。長明眼睛一轉。登時得計。便道。俺正因此事。所以來合你商量。賴大嫂一聽。不由一笑。正是。

守芋藏金各草草。賊氛未到已匆匆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走賊渠大戰紅楓港 奮鄉兵初却黃衣怪

且說賴大嫂笑道。你這禿廝。有話就說。商量了半天。倒底是怎麼呀。長明道。俺有一箱經卷。就勢兒想藏在你家芋窟中。經卷中佛爺有靈。管保護持你的山芋。萬無一失。你道好麼。賴大嫂道。好好。既如此。你快些拿來。於是長明匆匆回廟。這裏賴大嫂忙碌碌的。恨不得罄其所有。都藏入窖中。因新作了一雙鴉青小鞋兒。正要洗罷脚。來試新。這時也便丟在坑脚頭。賴大嫂包鞋停當。正要入窖。只見長明已領人舁到一個小木箱。一逕的送入窖中。並急說道。方才包大爺。合蔣教師。已經分領鄉壯。佈置在村外各要路。只怕今夜就許廝殺哩。正說着。倏聞遠村中。一陣男女呼號之聲。隨風隱隱。長明忙道了不得。咱快各自藏躲。俺先去關牢山門。是正經。賴大嫂雖是個婦人家。却是有主意。因笑道。你一個出家人。怕甚麼。就吓的這種形兒。連俺這半老的女人家。還不大怕哩。長明

道。你快去守芋窖吧。你可知那黃衣怪。非復人類。山精似的。又生個馱大行貨。單喜歡那中年胖壯的娘婆哩。還有一件。那經箱。不可妄動。動了是要爛手指頭的。賴大嫂唾道。他馱大馬大老娘也怕不着他。誰動你那撈什子木箱作甚。說話間。長明領人回廟。自有一番惶張料理。這時天色已晚。全村中警柝敲起。賴大嫂上牢門戶。不敢點燈燭。暗中摸索。好歹的吃些乾糧。將芋窖透氣之處。收拾停當。用亂柴等。虛掩形迹。自己便攜了火種水壺。並一切應用之物。眼張失落的。在屋看過一週。想還有甚物可藏。忽瞧見鏡桌下。丟着個小藥包兒。便把來。揣在懷內。原來這婆娘。伶俐不過。又仗着能說會道。頗走遠近村中的大家門兒。一來是拉攏用他山芋的主顧。二來還暗着作些生意。便是密賣打胎藥。並春藥之類。有那種沒正經的女人們。要用這兩種藥物。你瞧罷。賴大嫂掙起大竹槓。便是一下子。這春藥等。他是由那等混賬藥店中。薑來。他只聽用過。



的女人們稱奇道妙。自己却沒試驗過。因為把與男人用。既沒得人自己用。却苦於藥性發作。反沒法擺佈。當時賴大嫂見那小小藥包發售時就是大錢。如何肯捨。於是揣入懷內。一逕入窖。就地鋪上。略爲歇息。瞧瞧長明那木箱已置在鋪脚。不由暗念道。這禿廝近兩年好不溜滑。簡直的忘掉俺咧。一個浪木箱。左不過經卷之類。他還護寶似的。怕人動哩。思忖間。吹滅燭頭。一歪身。方想安歇。忽聞街坊上。人馬亂跑。接着便巡邏響亮。遠近間遞喝口號。那分班巡緝的鄉壯。也便提鈴喝號。一隊隊雜沓而過。更聽得左近村墟。人喧狗叫。攪得個賴大嫂。心驚胆戰。再也睡不去。直至天色將明。略一合眼。彷彿當年合長明拆餅頭的光景。是在被窩中。兩人忽的啾唧起來。長明唵一聲。掀起被。向賴大嫂光屁股上。脆脆的便是一光脚板。賴大嫂爬起來。一把將長明按倒。就要騎馬式跨將上去。不想長明一歪身。恰恰的將那話擠到賴大嫂兩個膝蓋之間。賴大

娘挫挫牙兒，狠狠一夾，但聞長明一陣價哀號怪叫，賴大嫂得意之下，似乎是猛一睜眼，不好了，那裏有甚麼長明怪叫，但聞村外殺喊如雷，那街坊人馬奔走，並大呼殺賊之聲，合着村外一片金鐵相撞，大喊大斫之音，也便如潮而起。賴大嫂情知賊至，合鄉壯業已交鋒，忙蜷伏在地鋪上，那裏敢動，一面不錯眼的望着窖門，惟恐有人鑽將進來，約摸有已牌時分，那村外忽的殺聲漸遠，村中人衆還是互相奔走，並有人高呼道：「咱村人衆不得自擾，方才包大爺有令，凡妄動、合妄語的，都要拘縛起來，刻下賊衆業已殺退，蔣爺治率大隊前赴紅楓港，助孔爺等捉賊。」包大爺親查全村，正在拾點死傷，並料理賊徒所棄的子女輜重哩，賴大嫂聽了，方在心下少安。（髮匪初打包村，虛寫來，不占下文地步，並且簡淨絕妙佈置。）不多時，又聞有人搖鈴且走且呼道：「村衆小心，包爺有令，因黃衣怪現，尙未獲到，恐他跑脫去勾引大股賊徒，特命咱村衆不得

弛備。遠近村衆。一路嚮應。並聞許多的鞭棍諍罵之聲。似乎是押牽被捉的賊徒。那賊徒中。也有跳跟大罵的道。好漢爺。今天結識你們。你等俺黃頭領反過手來。再見。要給你們留下個人芽兒。便算對不住你。賴大嫂一聽。由脊梁上冒股涼氣。從新又害起怕來。頃耳聽聽長明廟中。却不聞動靜。便捋捋亂髮。揉揉睡眠。一個呵欠。又復歪倒。蹶着一窖山芋。怔怔的一伸腿兒。不想脚尖兒正碰到鋪脚木箱上。痛得賴大嫂坐起來。捻着脚暗罵道。都是這禿廝。弄這浪箱兒來。却碰人這麼一下子。用手推推。却又十分沉重。不由又暗念道。甚麼經卷。如此沉重。他還說動了要爛手指頭。當時略一沉吟。有些瞧料。暗笑道。好麼。你在老娘跟前來弄鬼。還早哩。這禿廝。近年來滴水不漏。竟積攢悶腔錄。這箱中就。不消說咧。於是尋了把隨身鑰匙。試爲一換那箱鎖。也是長明合當破財。一下子鎖開箱啓。賴大嫂漆黑眼珠。望見滿箱中白花花的東西。只喜得眉歡眼

笑並暗驚道。不想他竟有這些銀兩。若叫他一毛不拔。原封兒抬將回去。真透着老娘兒有些不中用咧。思忖間。將銀封一數。那箱兒還有中襖。却是襖上下各五百兩。賴大娘一面鎖箱。一面沉吟。正沒作理會處。忽聞廟中有人亂喚。長明並亂噪道。這和尙那樣去咧。賴大嫂正在傾耳。一探身兒。將木箱推向原處。忽從懷中。掉下藥包。賴大嫂一見。登時微笑。隨手將藥包納入蓆底。却暗想道。收拾這禿廝。須得如此如此。饒你好似鬼。也須吃老娘的洗腳水哩。正這當兒。忽聞窖門上。撲喳一聲。吓得賴大嫂一哆嗦。急望時。却是長明整個兒從窖口上直掉下來。驚惶滿面。業已弄得禿頭上都是灰塵。兩支眼。先望木箱。便向賴大嫂道。了不得。賊們尋俺來咧。說着。四下亂望。狠不得尋個地縫兒。賴大嫂笑招他道。你慌甚麼。如今賊已退去。咱再藏一霎兒。就好出去咧。因將方才所聞一說。長明道。雖然如此。還恐黃衣怪。真個勾賊殺轉來。咱且多藏一會兒。是正

經俺藏在廟中僻處。方才還有人喚俺。也不知是甚麼人。俺且在此藏藏吧。於是撥爬山芋就想鑽入。賴大嫂趁勢略挪身兒。橫將過來。頭抵木箱。一拍地鋪道：老娘就見不得你這急相兒。且捨與你這所在吧。芋堆裏埋和尚。可是笑話哩。說着微合二目。似乎餘困尚在。却偷瞅長明。嗜着嘴。爬上鋪來。便合自己並頭臥倒。賴大嫂且不理他。只自家揉摩肚腹。一面道：昨夜裏通沒合眼兒。咱且困一霎吧。長明道：誰又合眼兒來呢。俺只惦着這經卷。賴大嫂一面暗笑。一面道：可是你說的好來。經卷自有佛力。還用你瞎惦着麼。俺昨晚朦朧中似乎見五百羅漢。從經箱中出來。瞅着我笑。意思是說長明和尚要不得。要跟我來過活哩。長明笑道：你偌大年紀。還不改舊樣兒。老是浪着打趣人。你還記得那年咱們在被窩中打架麼。就因你打趣人。咱就辯了交兒。咧。賴大嫂嗤的一笑道：別胡噥老賬咧。咱歇困一霎吧。說罷微舒懶腰。忽然衫襟一敞。露出兩個鼓蓬蓬。

蓬白嫩嫩的乳峯。一拳小腿兒。只作無意中。加在長明股上。再偷蹶長明時。雖是也合了雙眼。却不時的忽然一睜。賴大嫂不動聲色。那摩肚的手。漸漸的上及胸膈。並且微微呷吟。長明道。怎麼咧。賴大嫂道。昨晚連忙帶吓。如今胸口。只管不舒齊。長明道。你且困覺。我與你揉揉胸口。於是一支手兒。摸將來。大嫂暗覺他趁勢兒。揣捻乳頭。因笑道。你快躲開我。咱兩個是刀割水洗。誰也別沾誰的。你怎又這等摸樣。這些年。你又不知認了多少女親家。還短這個摸弄麼。長明道。冤枉冤哉。咱倆分開後。誰又摸過這個呢。如今俺給你治病。你却這等說。說着手勢向下。竟要摸向小腹。那賴大嫂的擒縱手段。是非常的。不十拿九穩。如何肯放手作事。於是格格的顫笑道。你弄的人虫兒鑽的似的發痒。這不是給俺添病麼。算了吧。我謝謝你。你身邊蓆子底下。有包清涼敗火的藥兒。請你替我摸出來。俺吃些吧。長明聽了。真個回手一摸。却出個布包兒。方要解看。却

被賴大嫂一把奪去。斜着眼一瞟道：「這是俺背人的物件。你瞎抓甚麼。藥在此包底下哩。長明且不去摸藥。先搶過布包。打開一瞧。却是雙簍。新新的鴉青小鞋兒。不由拖着口涎道：『還是你的腳兒。來得俊生。你着你鞋的尖瘦法。不就想你那年送俺的睡鞋麼。』（忽觸前塵。自然開交不得。大嫂手段。業已一半成功矣。一笑。）真個的。昨日俺在廟皮擱東西。還尋出你那睡鞋哩。賴大嫂笑道：『這兵慌馬亂的時光。你倒有心腸。想舊事兒。如今俺人老珠黃。也不想你掛念前情。』說着。眉梢略蹙。咬着唇兒。瞅定長明。似嗔似喜。（絕妙陣仗。）忽的抿嘴一笑。奪過鞋兒。一翻身。置在自己身旁。蓆底。只臀兒向後一偎之間。便覺長明胯下。大有不軌之勢。於是大嫂從身旁取出藥包。却佯笑道：『我也嚇昏哩。藥包在這邊。蓆底下哩。』說着。由包中拈起四五粒紅色丸兒。噙入口內。却翻身仰臥。道：『咱歇一霎吧。』這時長明見賴大嫂衣襟半敞。迷齊着一雙媚眼。那半老的臉

兒上紅紅白白。一陣陣肌香髮氣。沁人鼻孔。正在瞧得心下發模糊。不想賴大嫂忽的伸出嫩舌尖兒。上面揜着紅丸兒。向長明微笑道。你這會子亂鑽的火騰騰的。（是人是物，不復可辨，一笑）也吃些敗火藥吧。長明見狀。那裏還耐得只噙住大嫂舌尖。嘖的一聲。三四粒紅丸。早已和饞唾津津入肚。只覺辛香滿頰。登時有一股熱氣直達下部。這一來。長明更耐不得。一手攬定賴大嫂的頸兒。狠香面孔。那一手。已不知下探甚麼。（絕倒）賴大嫂還是不理他。只微扭身兒。冷笑道。你快別假厭氣哩。俺是你久已棄掉了的。這會子。你要救急兒。俺還不高興哩。你可記得那年。俺只合你討付銀鐲兒。你就借端合人吵散廳口內。一面說。却一伸雙臂。搭在木箱上。下面兩股。忽的一并。長明這時給賴大嫂解鬆褲兒。正一手去覷他後臂。想要拉脫。經大嫂這一并腿。便如一塊絕好的地盤。堪堪到手。忽的橫生阻礙。你說他如何不急。當時撤回攬頸的手。助那



一支手。一陣揪拉。那賴大嫂笑的甚麼似的。却暗含着雙足抵蓆。一欠後臂。賴大嫂呵啞一聲。一條撒脚褲。早被長明拉脫。只玉肌照眼之間。長明業已自埒褲兒。喘吁吁的跨將上去。原來這當兒。藥力發作。已由不得長明作主咧。當時長明一陣價款關。而請顛賴得不可開交。那知賴大嫂。只如沒事人一般。反將玉股。并得緊緊的。却撇着嘴兒道。你莫假急相。咱今天是打開板壁說亮話。你想這麼着。也成功。却是話須講明。咱索興脫得光溜溜。頑個大的。不然。象往年時。俺討付銀鐲。你就撇嘴。便請你趁早請下去吧。說話間。已覺長明極力頂撞。大嫂正在暗笑。那長明早急匆匆的道。快開快開。依你依你。你說是討甚麼吧。啞了不得。就攔不得的哩。這時賴大嫂。只覺兩股間。熱杵遊走。並且爲勢已急。情知火候。已到十分。便笑道。既如此。且等我摘下臂釧。說着。從臂上摘下一對銀釧兒。一舉手。置向木箱上面。却用手指。點着箱蓋道。你不要害怕。俺也不向

你討別的。只討這個的一半兒。就是說着。兩股高張。這一來。長明大得其意。一面貫革。一面連應道。依你依你。原來他瞧見那銀釧。不過二兩多重。賴大嫂只討一半兒。是兩餘銀子的勾當。他有甚麼不肯呢。那知人家手指兒一點箱蓋。這一斧頭。好不扎實哩。當時長明被藥力所驅。一切不顧。盡情的顛倒聳弄。賴大嫂看五百兩銀子的面上。自然是態有餘妍。須臾事畢。各自結束。長明先取那箱上銀釧。掂弄道。這個一半兒。多算着。也不過一兩三錢銀子。俟稍停時。俺再與你吧。賴大嫂正色道。你說甚麼。咱這是從新的交兒。俺一個寡婦家。陪你睡哩。一兩三錢銀子。好賤貨哩。俺說的是木箱內的銀兩。一半兒呀。好使好。不好。咱便聲張起來。叫合村人評評這個道理。長明一聽。登時倒抽一口涼氣。只佯笑道。你別取笑。咧。取笑也得有個分寸。俺就拚着吃個橫虧。與你一付鐺兒。就是咱老交舊情的。甚麼一半兒兩半兒呀。說着。怕也忘掉。就要跑去。喚人來。

拾木箱。却被賴大嫂一把拖牢。擰着自己鼻尖。冷笑道。今天我看你滑到那裏去。你賒了一大注嫖錢。就想走。老娘這裏還沒許願捨口哩。你乖乖的。拿出五百兩來。是正經。長明一聽他連銀數目都知得。情知他是見財起意。作成圈套。來吃這可口的炸醬。只後悔自己不該犯這股子色勁兒。正大睜兩眼。擺脫不得的當兒。只聽廟中又有人亂喚長明。並詫異道。和尚那裏去了。方才紅楓港的捷音到來。蔣爺等就要回頭。少時合包爺等。到廟中議事。這和尚却不見。好不古怪。長明聽了。越法着急。賴大嫂便道。你是怎麼樣吧。好在包爺等。就要到廟。咱就評評理去。說着。張口要喊。長明趕忙掩住他的嘴。仔細一想。還是吃此大虧的好。若一聲張。不但自己面孔上。難爲情。巧咧。便被逐出廟哩。於是只好忍個肚兒疼。允給銀兩。賴大嫂方一笑放手。不提賴大嫂。暴得多金。歡喜不盡。且說長明。垂頭搭腦的。跑出芋窖。還不敢遽然回廟。正在街坊上窺探。只見一

羣村衆雄赳赳的。各持鎗槓等物。說笑趕過。一人道。這場惡殺。真利害。你看包爺合蔣教師。不像兩支猛虎麼。可笑這班潑賊們。着了急。一般也裂着乖乖叫媽。俺在村外要隘埋伏着。鳴鼓助威。閃在林木後。望得分明。正張見黃衣怪。殺得丟盔卸甲。被蔣教師追將下來。黃衣怪是兩把潑風刀。蔣爺是一柄長劍。這一陣大殺大斫。簡直的像兩團電光互攪起來。後來望得我合着眼子。竭力鳴鼓。虧得同伴們將俺鼓槌奪下。俺方曉得黃衣怪業已大敗而逃。再瞧那戰地上。七橫八豎。都是賊尸。那血光映的太陽都有些殷紅顏色。喇。一人道。你還沒看見包爺在村北邀擊黃衣怪哩。一條鐵槊。神出鬼沒。殺得黃衣怪滿地亂滾。俺眼睜睜見黃衣怪一交跌倒。包爺飛馬一槊。只離黃衣怪後腰脊分寸之間。却被兩個長大賊目。可巧趕到。一賊大呼。奮槍架開那槊。那一賊拉起黃衣怪。如飛便跑。可憐賊衆擁擠。正結成死疙疸。忽聞包爺喝聲者。一槊攪翻一賊。就

勢兒奮力一挑。將那賊平空挑起三丈多高。拍擦聲。摔在賊堆中。又一人道。包爺本領。自不消說。便是咱村中的鄉壯漁戶們。你瞧多麼勇猛。人都說髮匪利害。那是自家嚇自家。若天下鎮聚。都像咱包村。那苗子。尙的廣東老賊們。只怕出不得金由（髮匪起事之地）一步哩。（初却髮匪。一路純用虛寫。然已聲勢百倍。）正說着。忽然望見長明。在街頭打旋兒。便笑道。如今潑賊都去。和尙怎還不照看廟去。少時。包爺只怕會同了村衆。到廟議事哩。長明道。你們那裏去呀。衆人道。俺們是奉包爺之命。到村外掩埋賊尸。嚇河堤下臭賊尸。躺的麻林一般。那投河隨大水溜下去的。更不知多少。正說着。忽聞街外鼓角怒號。馬蹄如雷。遠遠的林影中。飛出一面長方形的大旗。一片刀槊光鏃。直捲將來。長明大駭。只認是賊衆又到。正在腿子發軟。只見衆人定睛一望。歡呼道。蔣爺等得勝回頭咧。你看那不是咱鄉團的大旗麼。說着。合長明一旁讓路。大旗捲

到。果然是本村團旗。是一面丈餘長的大紅銷金。飛火烈燄紋。掛着蜈蚣式。走緣兒的大旗。上面大書包村團練四字。旗後是一隊標鎗手。都是短衣勁裝。黑帕裏頭。那標鎗長可六尺。簇起尺餘長三稜起脊的鋼鋒。大家掬在肩頭上。便如瓊林琼枝。森森簇簇。接着便是兩排馬隊。那人馬上。血斑點點。過盡處。又是兩面左右翼的三角紅旗。隨後都是步隊。是每人一桿長矛。腰掛一口斫刀。長明望去。只嚇得禿頭起粟。原來各人矛頭上。有一半兒。掛着所護的首級。惟有最後一個步卒。生得長軀大膊。十分雄健。他那矛頭上。却雙挽兩顆人頭。一個是面目猙獰。虬髯如蝟的男子。一個是長髮如漆。絕俊的婦人。那步卒健走如風之間。後面咳。咳。咳。一陣馬嘶。便有兩個健卒。雙引一騎紅鬃馬。如飄而至。馬上壯士。正是蔣璧城。那一番戰勝得意。顧盼生風之概。好不發揚威武。一行人滔滔過盡。便是本村漁戶隊。一色的油漆布短衣褲。分水魚皮帽。手持苦竹

鎗背負短叉。分兩隊徐行而過。領隊的便是于全。合張大胆兩人打扮。越法別致。只挽一個朝天鬚兒。上套一頂遮陽箬笠。身上是全副水靠。足下是多耳麻鞋。張大胆鎗尖上挑着一串賊耳朵。于全耳上却繫着一支光彩騰灼的珠環。隨後是兩騎並轡。徐驅而至。便是包仲明。合孔昭達。昭達神色頗頗不悅。一面揚鞭。一面笑顧仲明道。可惜黃衣怪竟自逃脫。莫怪蔣壁城說咱等疎略哩。仲明道。紅楓港汊路本多。他賊中必有熟習地勢的人。所以引黃衣怪跑掉。然而咱兩個那陣截殺。也便足寒賊胆。壁城領人趕來時。賊已紛潰。他只斬了一個兇悍賊目。並黃衣怪的悍姬鄔氏。（卽上文之男女兩首級）況且那鄔氏在水路中已被于全殺得走頭無路。連耳環都被削去一支。蔣壁城的人趕來。只割了現成的首級。看起來咱這場廝賊。也不算頹氣。（此段放手寫包村鄉團之氣勢。本爲文中應有。而妙在就包孔兩人相語中。壁城驕矜之氣業已躍然。

卽爲昭達不服氣，留意人材，得遇大俠鄒玉林伏脈。聽得長明等正在暗暗吐舌，昭達等一擁入村，便聞村中一處處歡呼雷動。長明還在發怔，村衆道：「尙還不快回廟，俺們也就去埋賊尸咧。」於是兩下分手，不提村衆，且去大築京觀。且說長明一路上奔赴廟去，只見街坊上家家門首，男女聚語，那歡笑慰問之聲，態十分熱鬧，並各述聞賊初至時，驚慌光景。正皇天菩薩的慶幸成一片，其中就有在村外親見殺賊的人們，便又各述伯高壁城之勇，並羣賊呼爹喚娘，自相踐踏之狀。長明經過一處，不由就駐足留聽。及至到廟，伯高合世興並村中父老，早都在廟中發放一切。原來這廟中有一跨院，十分寬敞，向來爲本村辦公之地。當時那院前面大廳上，伯高等依次列坐，院中鄉壯侍立，並堆了許多的箱籠輜重，都係截獲之品，還有百餘名落難子女，靜候發放。當時長明至廟，且喜一切無恙，便進廳，合大家廝見過，須臾，仲明昭達也便蹇來。當由伯



高點名。各給賞斧。發遣過一干子女。世興道令所獲賊物。除拆變了。撫卹死傷的團衆外。其餘似可以都作團費之用。正說着。一人匆匆而入。正是。

保鄉雖仗羣雄力。善後端須父老謀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慶功筵酒後揮拳 南沙窩夜間覘異

且說包世興。正說到截獲的賊物。可爲團費。只見高伯的僕人。蹇入道。蔣爺少爲歇息。卽刻就到。並請主人不必費心置酒哩。伯高點頭。僕人退出。因顧仲明昭達道。方才世興爺。此議甚是。且待壁城來。大家決定此事如何。於是盛稱壁城之勇。並向仲明道。那會子壁城說。如在紅楓港。汊路紛錯處。多設疑兵。那黃衣怪。不辨虛實。定從旱路逃走。那時或爲吾弟所擒獲。亦未可知。他言下。甚惜昭達兄水路上佈置疎略。然而據我看來。是此賊命不該絕。便是咱這一戰。足

使潑賊喪胆。咱村外合紅楓港。兩下裏殺賊無算。也可謂大獲全勝了。說着。撫掌歡悅。在伯高是慶幸戰勝。那知無意中。鬧得孔昭達通紅的臉兒。伸明覺得。忙目示伯高。伯高惶然道。孔兄何必介意。咱大家計捉此賊。便如圍獵狐兔。狐兔決圍。必有一處。恰值在孔兄那裏。此並非一人之疎略。何必深抱不安呢。大家正在高談闊論。人報璧城到來。昭達隨衆起迎之間。那璧城已昂然蹇入。還是全身勁裝。先一瞟昭達。笑道。還是孔兄精神好。不覺困乏。倒先在這裏候吃酒。俺由紅楓港回頭。累的衣裝也沒換。就盹了一覺兒。睡夢中。還似捉住黃衣怪一般。可惜睜眼是個空。說着哈哈大笑。逕就上坐。幾句話。不打緊。那昭達一股無明火。直徹額門。暗想道。姓蔣的小小戰勝。就驕傲倒如此地步。欲待發作。又覺不便。只得暫忍了氣。反笑道。俺只有吃酒的能爲。不早來。還等人三請兩讓不成。璧城聽了。通不答腔。這時伯高已將世興之議。向他說明。璧城道。如此

甚好。諸位議定就辦便了。何必等俺。這倒不算甚麼大事。（冷語可惡）昭達聽了。那怒氣越發上撞。忽見壁城猛的一整面容。向伯高道。俺此來。不僅爲吃酒。還有件事。須發放。那左隊長朱友山。違俺指揮。致使逃脫兩個悍賊。目須要杖責革逐。他哩。伯高仲明。相顧未語之間。壁城已拍案道。來呀。便有兩名團卒。噉應而入。壁城道。速喚朱友山來。俺有處分。說罷。面色凜然。連伯高都爲一怔。須臾。友山到來。見壁城氣色不佳。便知事壞。連忙自言知罪。叩頭請恕。壁城那裏肯聽。立命風卒。拖翻友山。就廳中打了一百大棍。登時逐出。却笑向伯高道。凡心粗輕事的人。便須如此處置。是不可姑息的。昭達一聽此話。分明是找向自己來哩。他本是個急三鎗的性子。正要跳起來翻腔。恰好于全來獻那支珠環。並請處置。昭達憤氣之下。趁勢喝道。這點子事。你留此環自用。就是。咱若不虧得蔣爺。領人殺到紅楓港。就許回不得包村哩。你只把珠環來獻功。你可有

賊婦鄔氏的首級。不要臉的東西。還不快滾。（語亦鋒銳）于全無端碰了個大釘子。摸頭不着。只好光着眼亂望。仲明爲人機伶。惟恐孔蔣兩人治起氣來。忙笑道。于全快去吧。今天包爺（指伯高）發到漁隊的犒賞。你快去俵散與他們吧。俺這裏也就吃慶功酒哩。說着跣起。拖了昭達。道。咱且到後廳。望望酒筵齊備不曾。這三兩日被潑賊攪的俺通沒好生吃酒。這是那裏說起。不提昭達。被仲明一逕的拖入後廳。且說包世興。見蔣璧城高坐指揮。責逐朱友山。直然的目無伯高。並且口吻間嘲笑昭達。頗覺璧城不該擺出這副驕矜嘴臉。正想用話去挫璧城的盛氣。無奈當時登記賊物。發向團局事忙。只顧了合父老等處分一切。及至事畢。昭達已被仲明拖走。因笑顧伯高道。這次保村却賊之功。蔣孔兩兄。功正相等。蔣兄是兩處力戰。孔兄的得力漁隊。却獲牢了村後的河堤。當賊人猖獗之時。若從提壞處。撞入村中。也就險的狠哩。璧城聽了。只微微

一笑。伯高道：「正是。咱過兩天。先須修理河堤。一面價趕築外圩。潑賊們經此大創。啣恨再來。倒不可不妨。璧城得意。以拳抵案。其聲砰然大笑。道：「潑賊不怕死。只管來。咱怕他怎的。於是衆父老七嘴八舌。亂談回本村善後。並俘虜的賊衆。報送官中等事。原來這時諸暨縣官兒業已棄城跑掉。幸有正紳等倡義守城。那黃衣怪目無縣城。想打下包村。然後一鼓而下。不想吃了一下大苦頭。狼狽去。這時新官尙在未到哩。當時父老中。又有人提議趕築外圩。地勢宜取寬廣。爲的是四方村落。必有來避難的。屆時可以容納。大家一陣高談闊論。聽得個長明插嘴不下。便悄悄惹回方丈。廟傭等。未免都來述守廟的功勞。長明悶悶的慰勞他們已畢。用過晚飯。到佛殿上焚過香。作了回梵誦常課。業已夜鐘初撞。這時皓月東升。清光照徹。長明惹回方丈。靜坐半晌。覺得此時安靜之狀。比昨夜的倉皇藏躲。就自在的多哩。心下一靜。登時呵欠連連。只覺渾身抽

去筋骨一般倦乏的要不得。却又作怪。只管疲軟如泥。偷那胯下物。總不安生。不但時時倔强。並且覺炙手可熱。長明暗想道。俺昨夜奔匿失眠。今晨又合賴大嫂。來了回那事兒。倦乏自不消說。怎的此物。還要作怪。思忖間。忽想起賴大嫂舌尖上所搥的紅丸。並回憶入口時。辛馥之味。不由悅然。知是賴大嫂誠心擺佈他。那紅丸。定是甚麼喜藥。想到這裏。不由心痛。那五百銀兩。未免自思自歎。正要放下一切。例頭且睡的當兒。忽聞胯院後廳上。歡呼暢飲。並有璧城的語音。大說大笑。長明料他們一席慶功酒。業已吃到半酣。自己想要睡去。又覺得席散後。諸人出廟。自己若不到場去送。未免又缺些禮數。一面沉吟。一面傾耳。但聞後廳上。笑語如潮。時時競酒。並聞昭達已喝的直了舌頭。急聲怪氣。長明正被噪得不耐煩。忽聞後廳上。一陣大亂。蔣孔兩人。喊跳雷動。並夾着包伯高等。紛紜解勸之聲。少時。昭達大叫道。蔣璧城。你在酒場上。也使驕性。包村中。

若沒你也未必便被賊打破。這是何苦來呢。伯高忙道。孔兄醉哩。如何說到此話。昭達跳道。那個便醉。俺早就忍了鳥氣。不去理他。他倒樣上來哩。來來來。咱就打一場子。卽聞仲明世興齊吵道。使不得。接着拍噫一聲。似乎是踢翻坐椅。壁城似被人拖拉住。却喝道。那個怕你。這時許多脚步響。已到院中。其中夾着昭達叫跳。似乎被仲明等拖走。長明不由暗詫道。怎好好吃酒。打將起來呢。急忙跑出方丈。想去覘望。便聞壁城憤然道。俺方才略誡孔兄。以後作事。不可疎忽。原是一片好意。孔兄既不見容。俺亦無顏居此。伯高道。昭達酒後。耍毛苞性兒。蔣兄不必理他。如今席散。咱也該去歇息哩。及至長明跑到勝院門首。一叢木槿花下。恰值壁城合伯高大踏步蹣出一逕的。直奔山門。長明忙閃出急喚道。包爺等。吃酒罷。不吃杯茶。再去麼。伯高大笑道。和尙不要客氣。你快去收拾後廳上吧。說罷。兩人蹣去。這裏長明蹣入跨院。一瞧後廳上。杯盤狼藉。潑了一

地酒。還有一支杯子碎在地。有兩個伯高的僕人。正扶起翻倒的坐椅。一見長明。便笑道。師父怎不早來一霎。瞧個大軸子呢。若不是俺家爺手快。拖開這兩支醉貓。兩人準打個破頭爛額。長明問因甚事爭競。僕人道。這事雖是兩人都酒多使性。也怨蔣爺。不該拿話兒儘管磕打孔爺。我瞧孔爺面色。已經鼓鼓的。要發作。偏那蔣爺行酒。一定叫孔爺吃一大杯。於是兩人口角了兩句。就勢兒跳鬧起來。長明這時。只有心痛銀子的心切。那裏理會這些不相干的事。便忙喚集廟傭。幫僕人收拾停當。各自散訖。次日。探聽着孔蔣兩人酒醒後。經伯高等。從中調和。也便相安無事。便從這日起。蔣璧城是越法的整理團事。添補團丁。逐日教練。伯高兄弟。料理團務之暇。便幫同昭達世興等。修築河堤。並外圩等事。這當兒。句村殺賊一事。震動遠近。各處傳說得包氏兄弟。便如天人一般。那伯高。本會些陰陽孤虛風禽任遁遁的法術。於是遠近聳談。添枝加葉。有一



尺。便說一丈。但提起包伯高。都說他能呼風喚雨。撒豆成兵。不像個三支眼的二郎神。也不像三頭六臂的哪吒三太子。並傳說蔣壁成。是絕世異人。金鐘罩。咧。鐵布衫。咧。全掛子奇特武藝。還不算。又能祭起十二口飛刀。專以老遠的割人的腦袋。便是包村的團丁。也能刀槍不入。便是包村的女人孩子。也能力敵壯夫。便是包村的貓兒狗兒。叫兩聲。比大老虎。還要響亮。（三個便是。筆勢如風雨之遽至。）這許多不根之談。一傳。十傳。百。不消數日。距包村方圓數百里。無不視包村爲避亂桃源。長城保障。本來這時光。髮匪剽忽。所過爲墟。想要逃向深山中。又苦於土匪肆擾。（凡亂世人民。都惑此苦。吾思今之兵匪遍地。而慨然也。）今聞包村樂土。那個不想來假一廬。於是不約而同的。各處村人。扶老攜幼。都盡室以行。移居包村。鬧得包村四外大道上。男女闐咽。車馬奔馳。終日價絡繹不絕。便如趕廟會一般。此時忙煞了包村父老。喜煞了村中房舍。

多的住戶。父老是忙着安插遠人。住戶是喜得粗賃房金。雖不能像如今的租界。居奇房價。然而比尋常總貴幾倍。便是那腐店杜家。殷婆兒的一片草房兒。還都有人爭着來賃。末後。竟弄的村中所有閒房。被人住滿。大家便接接連連。築室自居。內圩中。勢不能容。便延及圩外。這時伯高。想起築外圩。宜取寬廣之議。便會同世興。相定地勢。尅日興工。客民既多。都願踴躍助役。一時間邪許相呼。甚是熱鬧。伯高又訂出客民納居稅。補助團費之法。其有願入隊充團丁者。一概取納。因此團了遽增一倍。不但聲勢頓增。並且教練需人。因蔣壁城一人。業已照顧不來。只得命那曾經教練過的隊長隊目。依次價。遽相教練。這時包村屹然爲一方重鎮。修築教練諸事並舉。端的十分忙碌。不表增築外圩。教練新團丁。逐日有功。就中單表孔昭達。自那日使酒。合壁城相噪後。雖經伯高。從中調和。他心中只是不服氣。壁城驕矜之狀。因連日督修河堤事忙。也便將前

事拋在腦後。原來這修堤一事。伯高專委了他。費興輔之。那昭達督工幾日。甚是順利。獨有河堤西南方一段地名南沙窩。河流到此。爲勢迅急。偏偏那段工兒。屢築屢圯。白日裏。分明修築好。一到夜間。必起一陣狂風駭浪。那水直噴起數丈高。一陣沖激。鐵牆似的堤岸。登時陷塌。只三兩日的工夫。已有看守堤岸的人夫。被風浪捲去數人。氣得個孔昭達。暴跳如雷。却沒作理會處。伯高等聞信來瞧。一般的莫名其妙。惟有蔣璧城。笑瞅昭達。甚露輕藐之色。昭達道。股子撇扭氣。簡直的就大咧。於是潛身水中。定要探個究竟。原來昭達水性精通。能以在水中。猛然睜眼看望。却是爲時甚暫。不過一盞茶時。仍須閉目。當時昭達一個蚌蜃。扎下河去。且摸索。且睜目。鬧了半晌。見那堤根下。並沒異樣處。只不過堤根凹削處。豁牙露齒。似乎常有王大哥（鼃也）來漩穴一般。昭達暗想。水中魚鼈等物。齧穴堤根。也是常事。爲何堤成便倒。如此利害。沈思間。摸至一

處。覺得水勢有異。急睜目望時。却見堤根下。有個井口似的平穴口。水勢到此。一逕的旋渦而過。那穴口。水苔蒙翳。黑沈沈。綠陰陰的怕人。並且有一般異樣的腥氣。好昭達。不管好歹。一逕的湧身到穴口。從腰間取出防身短刀。先向穴內一探。覺裏面甚是空闊。抽出刀來。却帶出一片灰黑色的褪鱗。其堅如鐵。其大如掌。於是昭達大駭。料得穴中。必有甚麼怪物。愣了半晌。見穴中了無動靜。不由暗想道。看這片異樣鱗甲。這怪物兇悍可知。一定是甚麼蛟鱷之類。可惜于全張大膽等。沒同着俺來。若來時。有個幫手。便可入穴。探一下子。沉吟間。忽想起壁城經貌自己之狀。不由勇氣奮發。便一挺短刀。護住頭面。用一個鰍入菱窠。鑽入穴去。不想裏面頗爲深廣。足可矮身迴旋。只就是腥溫異常。暝黑如漆。昭達閉着氣。強忍着摸索穴中。倒也不見怪物。却在滋泥中。摸着一支物件。似乎是銅鐵簪兒。便把來揣入腰中。穴深處。腥氣越濃。昭達再也忍不得咧。

只得逡巡退出。又在穴外細望一回。然後浮出水面。一躍上岸。向人夫等。一述所見。無不吃驚。昭達取出所得物件。却是一支男人挽鬚兒的銅簪。人夫中有認得的。便驚道。可了不得。這不是前天落水的工人吳老二的麼。一定是被穴中怪物嚼入肚咧。這一張揚。村中父老。並伯高等。都來探問。大家揣測一回。依然無計可施。父老中。便有人道。瀾山大河之中。難免就有靈物。據爲窟宅。惡人肆擾。今何不置備香燭祭品。由包爺孔爺。處誠禱祝一番。或能感動靈物。早竣工程。也未可知。怪得漁戶們。早就說河中有個黑物件出沒。想就是此靈物了。大家聽了。都道有理。於是一面仍然築堤。一面置備祭禮。堤成祭罷。這夜裏。大家靜候消息。惟有昭達。更爲關心。起更以後。他喚得張大膽來。兩人就堤下窩鋪中。一面吃酒。一面說起堤倒之異。昭達吃到半酣。想起自己事體背晦。偏偏堤工不成。授壁城輕藐之隙。於是酒後杯乾。越想越氣。不由拍案道。且看今天

這番祭禱怎樣吧。一言方盡。只見張大膽哈哈一笑。說出一席話來。正是。

安瀾無術求神助。不若如逢仗武功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孔昭達入水探怪窟 販棗客獨力起豬龍

且說張大膽業已被酒。他的渾楞性兒。還在昭達以上。當時便笑道。這話不該我說。孔爺如何也信這瞎搗鬼的事。有那祭品福牲。不吃入肚。却拋在河裏喂王八。河中沒他娘的怪物便罷。若有時。咱就該趁勢兒。叉他娘的。孔爺你瞧着。今天堤上。準還要出岔子。孔爺你不敢去。我去。我定要瞧瞧。這作怪的是甚物。這傢伙。真把咱老爺們。冤苦咧。再者。還有一節。今天孔爺放鞭奠酒。磕頭禮拜的。鬧了個夠。少時。若依然堤被沖去。不更惹得人家見笑麼。咱們爺們。只好拿屁股去見人咧。惟今之計。咱今夜必須準備。探個下落。倘果有物兒作怪。該想

法捉除才是如何仗了祭禱。不作計較呢。昭達一聽。甚是有理。於是兩人趁養酒興。各携兵器。昭達是背負短叉。大膽是提着鏢鎗。即便匆匆登堤。舉目四望。只見星光動水。沙窩左右。許多的人夫窩鋪。那一點點燈光錯落。平鋪多遠。倒也有些夜景兒。兩人在堤上。頃耳靜聽河中水溜。甚是安穩。滿堤上。只有兩人足音。蛩然。原來這段堤。自累次失事。便沒人敢來守夜咧。當時兩人前後廝趁。就這段堤上。巡過一週。但聞岸葦中。水禽啁啾。深樓上。老鴉格磔。堪堪二鼓已過。一輪月色。明光四被。下涵水色。空明相映。那浚潞河流。被夜風吹起縐紋。便如蹙銀簸玉。兩人四顧悄然。踏踏足下堤土。十分堅固。昭達笑道。看今夜安穩光景。就許是祭禱有靈。像如此堅固堤工兒。真就一下子陷塌麼。大膽笑道。孔爺如何還信那不相干的事。因向堤左邊遙指一株老柳下道。據往時守夜的人夫說起來。每次風浪起。都在那老柳左右。這節事。若叫村衆知道了。怕不說

是柳仙爺該祭禱麼。正說着。忽聞颼颼颼一陣長風。那老柳柔條披拂。向河下略一捲舞之間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哞的一聲狂風大作。便聞河中潑刺刺一聲響亮。登時一股浪花直噴起三丈多高。刷的一落。銀花亂颼。接連着浪花再起。勢如箭激。果從老柳邊。直向這段堤邊衝刷過來。那風已越來越大。一時間河水洶湧。大有雲垂海立之概。張大胆方道得一聲孔爺仔細。狂風撼處。滿河中浪頭齊踴。一陣奔騰。那聲勢便如萬鼓駭震。萬弩齊發。直向孔張兩人足下。沖激將來。(筆勢橫絕)登時從水渦漩處。現出一個巴斗的大的怪腦袋。似牛非牛。却是鱗鬣儼然。頭轟雙角。兩支明燈似的怪眼。一昂頸兒。引起丈把高水桶粗細的黑身兒。兩支烏漆漆短爪。向月光一舞之間。大胆眼快。更無商量。喊一聲。端起標槍。向那物當頭拋去。這一來。不打緊。那物中槍。向下一沉。却登時由兩丈以外。露出一段漆黑的大尾巴。略一掉動的當兒。說也奇怪。那河中水勢。



不但憑空暴漲，勢欲漫堤。並且由他掉尾處捲堅起一座冰山似的異浪。其中洶洶有聲，趁着狂風之勢，直從新奔將來。昭達大怒，回手拔叉之間，轟然一聲異浪觸堤。孔張兩人覺得其力千鈞，於是昭達大呼，覷準那段露尾，颼颼的便是兩叉，那物負痛，水勢遽退。不想張大胆，渾人也有個渾主意，他曉得凡水中蛟鼉之類，都畏金鼓之音，恰好堤上窩鋪內還有兩面警鑼，於是他奔去鳴鑼。這一來，堤下巡夜的人，夫知得有警，也便羣起大呼，鳴鑼相應。昭達再望河中時，業已風平浪靜，依然是一輪皓月，照徹明波。孔張兩人相與詫異，半晌猜一回河中黑物，且喜今晚陡沒塌陷，便趑轉各自安歇。次日會着伯高等一說，所見大家這才曉得水中真有怪物作耗，但都想不到制服之策。這時父老咸集，各漁戶也有來聽異聞的。大家一陳價紛紛議論，有的主張招募能人，有的建議向江西龍虎山請法官們來捉水怪。正在亂嘈嘈莫衷一是，只聽階下衆人

中有人大笑道。此事不難辦。咱只須破着幾支猪子。巧咧。就能把怪物一下子釣上來。衆人一望。却是于全。於是昭達伯高等。便問所以。于全笑道。小人是撇了個渾主意。可不知行不行。俺每年夏月閒暇時。便到河下釣老鼃。取笑。真有挺大個兒的。被俺一鈎子。就拉上來。將小比大。俺想這水中怪物。雖兇且大。畢竟是甚麼水族之類。一定像老鼃一般。嘴是饞的。咱先劈半個猪子。用繩兒從老柳樹旁。縋下河去。試一下子。那猪子。果然被吞。此怪物就可鈎取。然後再製一堅大鐵鈎。並多準備粗長繩。縋以備多添人夫。向上拉拽。只要他着了咱的鈎子。那就算成功咧。大家聽了。頗頗有理。並且苦想他法。也沒有比此法再好的。於是一如于全之議。當時便命人先縋猪子。以試吞否。果然不多時。繩兒浮上。猪子却無。于全大悅。便又試了一下子。這次繩兒浮上的更爽快。知那位饞嘴老哥。竟舒着嘴巴骨子。等吃好東西哩。於是稟知昭達伯高等。便匆匆的準

備大鈎粗繩等物。當晚昭達與張大胆。又在堤上巡望終夜。幸獲無事。次日早飯後。大家齊集。各携了應用的物件。直赴南沙窩而來。提着明晃晃的大鈎。鈎抬着十來條。懶龍似的大傻繩。吆吆喝喝。一面踴躍笑語道。今天于大哥。要鈎上個希希罕來。將來才好說古哩。有的笑道。于大哥仔細着。要將你親家。一鈎子搭上來。可不對咧。一路上招了許多村衆。都來看鈎怪物。惟有蔣壁城。知得昭達等如此舉動。暗笑不己。他不來看。也沒人去理他。當時昭達等領了一行人衆。步上堤來。逕奔那株老柳樹跟前。大家正在柳陰下。料理鈎繩猪子等物。昭達却見那遠柯陰下。歇坐着一個販棗子的客人。（翳何人。使讀者眼光一閃。）正在那裏身倚棗担。箕踞而坐。那客人。生得中等身裁。方面大耳。虎目海口。兩道劍眉。斜飛入鬢。顧盼間精神四射。頭戴草笠。身穿大布之衣。結束的十分樸素。那棗担底下。却微微露着寸許長的劍柄。這時那客人。正有倦意。見村

衆們一陣搗亂。只張得一眼。便瞑目而坐。似乎盹睡。昭達以爲是尋常過客。也沒理會。便匆匆瞧着于全等。理好鈎繩。撲通聲。繩下猪子。特選了六七名壯健漁戶。便各拉絳般。持定鈎繩。大家屏息靜待之間。忽見水波一動。衆漁戶一聲喊。一齊著力。這一來。不打緊。衆漁戶登時怪叫。一陣價向前直趨。那繩兒哧哧。只管向水中沒入。看光景。就要將衆漁戶一齊拖下。虧得昭達先跑去。一把拉住。然而覺得十分吃力。急命添上六七人。方才拉穩繩兒。但是想向上拽起分寸。都不能夠。伯高覺得詫異。親自去幫拉。也休想移動一步。於是衆人大驚。又添上十來人。一聲喝號。那繩兒依然不動。便有人噪道。這怪物真霸道。莫非是大禹王降服的巫支祈麼。咱快去多拉健牛來拖他。正在吵成一片。只聽那客人微笑道。俺在此略盹片時。却遇着你等亂吵。說着。熬過來。問知所以。却笑道。你等數十人。拖一個物件不動。還要多加健牛。也就可笑得緊。你們都閃開。

俺與你拉上他來。衆人吐舌道：「你這客人，莫非沒睡醒麼？快別來取笑咧！你一個人兒就想拖他，倒成了恨地無環的李玄霸咧！一下子將你拖入水，可是頑的那客人也不答腔，略挽雙袖，大踏步近前，用手挽住繩兒，先提了一提，略爲沉吟，便笑道：（已自胸有成竹）你們只管閃開，並須放大場兒，不要礙俺手脚。衆人見那客人神彩非常，不像取笑，於是真個都釋手閃開，登時放出一個大場兒。這時不要說是衆人等，目無旁瞬，便連伯高昭達也只管呆望。但見那客人雙臂端平，拽開步勢，只雙足踏牢之間，伯高不由暗暗稱奇。那客人身勢既定，更不用力拽繩，反一鬆手中繩兒，放下丈把長。衆人只認是他力不能持，正在失色之間，但見他撐穩右臂，微拳左臂，屹然山立，目注水中，便如一尊銅澆鐵鑄的神道一般。正這當兒，忽見繩兒略晃，那客人笑一聲，喝聲起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大家眼光一瞬，但聞水面上轟然一聲，浪花四濺，那客人回身轉步，急

趨數十武的當兒。早拽上一個兩丈多長。鱗甲似鐵的豬婆龍。一陣價就地蜿蜒。四爪齊刨。登時刨成四個大坑兒。但是大張怪嘴。仍被鈎得牢牢的。於是衆皆大驚。一聲喊。槍叉齊上。那豬婆龍。雖遍體是傷。還狂吼亂爬。良久方才死掉。大家擁近前。仔細一看。無不駭然。只見那豬龍。鋼牙鐵爪。好不兇實。無怪乎他在水中。力大無窮了。然而那客人。却如沒事人一般。一面從容放下繩兒。一面拱手道。再會再會。說着就要捱去。衆人正在挽謝不迭。昭達早跑來。一把拖牢道。尊客如此神力。端的可驚。今爲敝處除此巨患。俺們還沒有少伸謝意。豈可便去。伯高也趁來拱手道。尊客貴姓。如此本領。佩服佩服。且請到敝宅相敘吧。那客人道。小可本是江湖商販。曉得甚麼本領。今何爾作此遊戲。不算甚麼。豈敢便有擾高府。因略掀草笠。望望日影道。不早咧。俺還須趁些生意去哩。昭達一聽。只雙手拖牢那客。亂噪道。豈有此理。因顧伯高道。包兄莫放他去。哈哈。這

才是這一個哩。說着一豎大指。並向衆人道。怎麼蔣爺沒在這裏麼。也叫他見識見識人家這勁頭兒。伯高正色道。尊客不必過謙。你這運罡神力。純是絕頂內功。須瞞不得俺包伯高哩。便請過宅敘談。容俺請教一切。那客人聞得伯高二字。不由聳然道。幸會幸會。原來足下就是名聞四方的包伯高兄。如此小可。倒要到府拜識。伯高方道得。豈敢兩字。昭達從中一掉健臂道。得咧。別鬧些。三生有幸。如雷貫耳的客套子咧。咱這就請着吧。於是三人哈哈大笑。當由昭達命跟人去挑了客人的棗担。一逕的頭前引路。下得堤。逕赴包宅。這裏自有包世興合于全張大胆等。料理一切。先取下豬婆龍頭上雙角。然後大家動手。一陣開剝。世興傳命全村人衆。都來分餉異味。不提由堤上直接村中。人衆紛紛爭來割肉。且說蔣璧城。在教場中。教練罷。惹回團局。正在吃茶歇息。忽想起那賊婦鄔氏。模樣頗頗俊美。可惜被鄉壯們。鹵莽殺掉。不然活捉了來。怕不是俺

來受用。諒伯高也沒奈我何。他自有一雙美妾料不至奪人所好哩（爲下文金錢花事取影）正在想的沒頭沒腦。忽聞人報。有個過路客人。獨力拉獲豬婆龍之事。壁城初聞頗驚。繼而却且信且疑。暗想道。甚麼販棗客人。就有如此大力。一面想。一面走去覘望。剛走至半途。恰好望見伯高昭達。同着一個面生客人。迎面而來。那客人布衣草笠。朴實實的。並不見怎麼異樣處。於是壁城迎將去。由伯高一指引。正在彼此廝見。各道仰慕。恰好仲明也由宅中聞信跑來。當時大家唱個無禮諾。仲明便噪道。好沒來由。縣城中庫吏楊大昌的兒子楊老全。那會子。忽去尋我。小有討借。儘管坐着胡拉八扯的不去。不然俺也早到堤上。看這位老兄（指客人）拉豬婆龍去咧。伯高隨口道。他一向在城中。巴巴的到此作甚。仲明一面拔脚。一面道。俺也沒仔細問他。但看他神情兒。十分窮窘。迥乎不像咱往日瞧龍舟時的樣兒咧。據他說。也移居咱村中哩。（微逗



下文如春雲乍展。說着回頭道。大哥等陪客且去。俺望望豬婆龍就來。昭達大笑道。你快去快來。莫誤陪客吹酒哇。將來咱村中人物。越法興旺了。伯高聽了。也沒在意。惟有壁城。却瞅了昭達一眼。不多時。大家行抵包宅。伯高肅客而入。就前廳上賓主落坐。僕人等獻上茶來。那客人忽望見廳壁上。懸有寶劍。因顧僕人道。俺那棗担上。有把寶劍。鋒利異常。你等切莫妄動。昭達道。尊客寶劍。定然名貴。何妨取來。大家開開眼界呢。僕人聽了。匆匆去取劍。這裏大家。敘過數語。那壁城暗覘那客人神宇。十分沉肅。朴質中。另有一番英姿卓犖之概。正在暗測此人。是何來歷。只聽仲明在院中失聲道。端的好劍。說罷。闖然進聽。那取劍的僕人。却笑吟吟跟在後面。仲明却兩手擎劍。出鞘寸過。便如冷月吐光。寒鏗作作。伯高等見了。不由都直立起來。正在圍繞那劍。急欲脫鞘取觀的當兒。只聽院中衆僕人。一陣喧鬧。正是。

空堂脫劍方覘異。闖座何人又到門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 金剛派俠隱授徒 吉安城苦兒流寓

且說伯高等。都是識貨的脚色。忽見那寶劍。光氣有異尋常。正想取觀之間。只聽院中衆僕。譁然道。你老人家。慌得是甚麼。這一交若跌倒。不裁掉門牙麼。說着。扶進一人。却是世興。一脚踏進聽。便笑道。俺處分那豬籠畢。急欲合這位老兄談談。所以行步慌了些兒。於是合那客。彼此一揖。伯高等。不暇言語。早見仲明。颼一聲。脫劍在手。便有一片冷灑灑寒光。籠罩滿廳。仲明用手指略叩劍端。其聲鏗然。端的是口名劍。於是大家稱歎一番。將劍歸鞘。置於那客座旁。那客笑道。鈍鐵不足污目。說着。大家依次落坐。昭達正想叩問那客的姓氏來歷。世興却道。尊客爲吾村除此孽物。實深感荷。因顧伯高道。方才俺處分那豬婆龍。

是將肉散給村衆。那雙怪角。現已送入村廟中。交長明保存。俺更想到將來修堤完竣。便起名爲誅龍堤。不但永爲吾村古蹟。更可誌這位老兄的神力淳惠。你道好麼。這時昭達。又欲張口。伯高已道。您這番處分甚是。又向那客人道。尊客神勇。令人欽佩。數十人夫。尙拉那孽物不動。尊客一舉手。就登時成功。看起來。人的力量。真不可以道理計了。那客笑道。俺的力量。也不過稍異於人。只因衆人夫。不識物理。用力不當。所以拉他不動。您想那孽物。吞鈎後。忽被拉拽。自然是四爪力據所著之地。上面越拉。他越用全力據牢。俺不過先緩其繩。那孽物得這當兒。必然是鬆起前兩爪。來爬撓口中之鈎。想要脫掉。趁此時。猛一拽繩。他自然應手而上了。大家聽了。一齊點頭稱讚。昭達此時。再也耐不得咧。忽綳着臉兒。向伯高道。你這位主人家。倒不錯。伯高笑道。怎麼。昭達咕起眼兒道。怎麼不怎麼。人家尊客到來。您也不備酒。您也不問人家。是張三李四木頭六。

却儘管拉開科兒。一句話。提醒伯高。並招得衆人都笑。仲明道。慢着。今這位老兄。定有一番奇異來歷。正須把酒暢敘。以作下酒之物哩。那客人聽了。隨手兒拂拭那劍。只微微而笑。於是僕人盃入。就大廳外間。調開桌椅。咄嗟之間。盛筵立就。當由伯高肅客。大家依次落坐。斟過兩巡酒。大家停杯慢飲。只見那客一望那把寶劍。慨然述出一席話來。原來江西吉安地面。毗連東粵。不但山林叢雜。並且素爲盜藪。往往嘯聚着百八十人。據山爲巢。專以伺人不備。便去劫掠村坊。雖有官中勦捕。無如山深林密。兵到賊藏。無如之何。因此之故。吉安人大半都習些武功自衛。便是耕讀人家。也都兼習武事。所以吉安地面。武師特多。恆以爲業。那吉安城中的武師。却分南北兩派。居城南的。名爲韋陀派。是教授之餘。兼應官中之役。並富人的聘招。其行爲類似捕役。又類似護院的把式匠兒。以除惡護善爲事。所以稱爲韋陀派。然而此派中。人類不純。久而久之。便近

於江湖下派。應人役聘。先須索取多金。如不饜其欲。他就會眼淨淨看賊來打劫。那居城北的。却不然。名爲金剛派。自修武功。不干人事。不要說應人聘役。他絕不肯。便是教授兩個弟子。也是慎之又慎。必須這弟子合他心意。他方肯教。這一派武功真實。從不炫能邀名。便如金剛自修不壞身一般。故以取名。凡這一派的武師。偶行市上。都是一步三握。慢條廝理。惟恐踏殺螞蟻。你便猛然去撞他一交。他爬起來。倒會問你碰損了那裏。不會。其時金剛派中。有一個著名老先生。此人姓諸。名岱雲。家世業儒。岱雲生性聰穎。十九歲上。便爲縣中名諸生。生意氣慷慨。議書擊劍。真是文武全材。視取青紫如拾芥。他有個同學好友。更爲聰慧絕倫。却就是弱不勝衣。合岱雲同歲進的學。不想因讀書積勞。竟自咯血死掉。於是岱雲悲感之下。不由歎道。可惜此君。不聽俺良言勸告。讀書之餘。宜習武以壯身體。看起來。保生之道。端須武功。從此岱雲。竟自專力習武。不憚

跋涉遠求名師。他曾南至閩廣。北游河朔。所至之處。必盡交其賢豪奇士。中年以後。不但武功大就。並且劍術入神。曾住河南登封山下。與少林僧超果大師相遇於逆旅中。兩人暢論內功劍術之要。窮兩日夜。超果笑道。檀越析理入微。老衲鈍根。苦於未盡能領略。方才所說跌坐導息的內功。何妨見示一二呢。岱雲聽了。略不推遜。原來這時岱雲所練的罡氣。能以由鼻孔呼吸。一線凝然。經風不極。長七八寸。再進以凝結存養的工夫。便是飛劍的根基。當時岱雲如法獻藝畢。超果略爲點頭道。檀越所能也還罷了的。但終嫌氣尙欠凝。所以呼吸氣力。又不能引伸稍長。然而這是劍術的始功。也就狠可貴了。岱雲見他這般說法。不由心下怙懣。暗想道。這和尚好大口氣。莫被他嘴上工夫嚇住。於是唯唯之餘。轉爲請教。超果笑道。老衲是見的到。說得出。至於真作起來。也不過像檀越似的。何必來獻醜呢。岱雲聽了。那裏肯依。超果沒法兒。只得從容跌

坐下去。只一垂眉瞑目。深深呼吸之間。岱雲便覺他有異於自己。少時但見他鼻孔略閉。腹內却轆轤有聲。哭的兩道白亮亮的光氣。便如蛇兒吐信一般。在鼻孔邊略一遊駐。嗤然飛出。伸縮之間。十分迅急。須臾竟引長至一尺有半。要說這內功火候。只爭分寸之間。何況超果所示的罡氣。長過岱雲加倍呢。當時岱雲大驚。知遇異人。從此隨超果入山。研習至三年之久。不覺武功大就。浩然思歸。辭別超果時。超果却笑道。你已盡得吾術。但是吾術中。還有一樁長勝不敗的絕技。只可出吾之口。入你之耳。須待無人時。吾方傳授於你。岱雲聽了。只喜得心痒難撓。以爲定是出奇祕訣。待至夜深人靜。便蹓到超果室內。敬叩絕技。這時超果正在禪榻上打坐。便一張口兒。向岱雲道。俺的絕技。盡在於此。你可悟得麼。岱雲見了。未免鬧了個張嘮吧。超果正色道。這沒得難懂的。古人云。齒以剛而折。舌以柔而存。雖是道家言語。却是武功家的長勝祕訣。你出山後。

切不可恃藝凌人。須知天下能人正多哩。岱雲一聽。不由大失所望。當時藝成高興。也沒理會超果之語。一逕的辭師出山。事有湊巧。岱雲只離山一日多的光景。恰遇十來個剽悍強人。正在那裏夥劫客商。岱雲這時。正如一柄利刃。新發於硎。忽遇着試手的主顧一般。於是一聲叱咤。仗劍便上。頃刻間羣盜披靡。死傷狼藉。那盜魁倒也不弱。真有兩手狗兒。創然而相持得沒有數合。早被岱雲一劍斫翻。吡嚙聲。割下個大腦袋。於是餘盜悉竄。衆客商羅拜而去。從此岱雲越法自負。那裏還記得超果的言語。也是岱雲合當受人的教訓。有一年出門訪友。行至豫魯交界上。一片山村中。時當冬月嚴寒。又值天陰微雪。那刀子似的小西北風兒。冷颼颼的。越刮越起勁。岱雲沖風冒雪。走了一會子。忽然酒思渴湧。抬頭一望。恰好靠近一處草店前。門首蓆棚兒下。只坐着個佝偻。乾枯如臘的老頭兒。正瞧着一個十來歲的短髮童子。擗雪作戲。這等冷天兒。



老頭合童子都禿着頭兒。身上都穿薄薄的綿衣。也不見寒慄之色。那老頭兒。幾莖白髮的禿頂上。還似乎氣蒸蒸的。也不知是濕氣是熱氣。岱雲以爲是山村人們。氣體強壯。也沒在意。那老頭兒。只顧向童子吵道。你這孩子。只顧淘氣。却丟着正經活不作。停會子。若有客人來。又須起動我老人家。童子笑道。喏。今天下雪。沒得客來撞戶的。爺爺你不開個雪人兒頑頑麼。兩人只顧啣嚙講話。岱雲業已蹵到老頭兒身後的案邊。一面置裝於案。一面解下腰中佩劍。敲案道。叟。主人家。你這裏有好酒麼。怎的客人到門。都不曉得照應。老頭兒忙回望。不由跼起。陪笑道。客官莫怪。小老兒耳目都懶。不中用了。客官用酒。請裏向去坐。說着。蹵近來。替岱雲取了行裝。拿起那把劍來。却瞞得岱雲一眼。便喚童子道。豹兒呀。先把這劍掛在客房壁上。你就去整備湯水。伺候溫酒。今天天氣不好。前途中。又不好走。客人就許住宿哩。童子聽了。扎煞着兩支雪手。笑嘻嘻跳

將來一把接過寶劍。顛了顛。却笑道。好壓手的傢伙兒。老頭喝道。快去吧。你今夜再出去尋野貓。我是捶你屁股的。說話間。引岱雲直入草店。童子早奔向客室。掛劍停當。一路撮唇作響。趨向灶下。老頭歎道。小老兒老運不濟。亡兒去世。却丟下這個孽障。整日價教人費唇費嘴。岱雲隨口道。這孩兒想是令孫。倒也活潑的狠。老頭笑道。不過是個磨人煞罷了。兩人一路講話。便入客室。岱雲一望室內。倒也乾淨。牆上梁角。還掛着狼獾皮骨之類。岱雲稍爲歇息。老頭兒端進酒菜。却笑道。山村地僻。又搭着地面不靖。小店中生意清淡。沒有甚麼可口酒菜。尊客且將就用些兒吧。岱雲道。這就狠好。於是自斟自飲了兩杯。望望天色。約摸有日平西時。那雪勢已微。只不過淅瀝有聲。岱雲暖酒入肚。通身陽和。正一伸雙臂。格巴巴舒活骨節。恰好。老頭兒又盪入。添換溫酒。岱雲正苦寂寞。便道。店翁會用酒麼。何妨來吃些呢。說着。斟上一杯。老頭兒也不謙讓。且飲且

笑道。小老兒壯年時。只覺離了酒。活不得。如今偶然吃個碰酒兒。若一過貪了。便覺氣禁不住。真是人再也不可忘掉壯年時光。於是回敬岱雲一杯。索興兒坐在案角。岱雲道。店翁偌大年紀。怎的兩支眼睛。如此有神。老道兒笑道。尊客倒會誇獎。山村野人心無思慮。或能有益目光。亦未可知。岱雲隨口道。你這店中。只你爺兒兩個麼。生意又清淡。也辛苦得狠。老頭歎道。四年前時。俺本有個魍魎似的大兒子。不幸他一病死掉。拋下一雙老小。只得在此苦掙。却又時運背晦。四外道路上。時時有強人胡鬧。以致行客稀少。生意冷落。這就叫沒奈何哩。岱雲道。怎麼此地慣有強人。諒這些毛賊子。有甚能為。想是官中捕務廢弛之故哩。老頭止色道。不然。官中並非不想捕盜。皆因強人太兇。據他們說起來。強人中。大有能人哩。岱雲一聽。登時雙眉軒動。哈哈大笑道。甚麼能人。不過是捕役官兵們廢物罷了。倘若他們遇着俺。管叫他一個個都是死數。說着兩樽

一振端起一大杯。一吸而盡。望望壁上掛的劍。又笑道。老店東。你不曉得。俺仗此一劍。遊行南北。倒也不會遇見對手。老頭兒微笑。却起敬道。原來尊客。還曾習劍術。小老兒的兒子在世時。也好掄刀舞劍。『對面罵人絕倒』。俺常聽他講甚麼內功外功。俺既不懂。記性又不好。如今尊客。也會這把戲。想也是甚麼內功外功的哩。一句話搔着岱雲痒筋。又瞧着老頭兒。是利巴頭。『即門外漢之意』。於是趁着酒興。大誇自己所能。說到高興處。未免欺人家不懂得。就有些信口開河。老頭兒只顧點頭之間。却聽得室外童子喚道。喂。好熱湯飯。你老人家。就不出來接接兒。却只顧聽醉漢話。『絕倒』。老頭兒笑喝道。莫要放肆。於是接進湯飯。自去合童子料理外邊。這裏岱雲罷酒。一面用湯飯。一面却聽得老頭兒道。時光不早。你先將店門關好吧。岱雲一望天色。果已白沉沉的。約有日落時光。正在怙愾起行之間。恰好老頭兒引童子秉燭而入。岱雲道。不須燈。

燭。店東快算清飯錢。俺還要趕路哩。店翁笑道。這般時光。如何走黑道兒。前途山路。雪後難走。自不消說。更兼強人們。夤夜出沒。尊客孤身。如何去得。岱雲大笑道。這干毛賊。俺怕他甚鳥。老頭兒。囁嚅道。依我看。您不如住下。明早再去。爲妙。童子笑道。誰像你老人家似的。芥子胆兒。天還沒黑。便闔店門不迭。因向岱雲道。你一定要去。等我送你一程吧。岱雲聽了。也沒在意。便匆匆開給飯資。資裝佩劍。頃刻起行。出得店門。只見雪勢已住。四望皓白。輝映生明。便如陰雲籠月的天色一般。照得路徑。十分明瞭。聽聽村柝。業已起更。岱雲行得數步。還聽得老頭兒問童子道。你今夜再悄沒聲的出去尋野貓。我是查落你的。不提這裏老頭兒。閉門歇息。且說岱雲。趁着酒興。大踏步。蹶出山村。一氣兒。便是七八里路。轉入山徑。抬頭四望。只見遠近間。林巒一白。更趁着微月透雲。好一片夜景兒。岱雲走得發熱。便擲起兩支膊子。透透涼風兒。不由暗想道。好笑店翁。

爲兜拉住客。便胡說甚麼強人。今天撞着俺諸岱雲。他却一百個沒有興頭。哩咕啜間。信口高歌。夜靜迴音。響動山谷。正在拽開大步。走發之間。只聽十餘步外。一帶短林中。吱的一聲。登時跳出一個三尺來高的怪物。黑魃魃的。不辨面目。一顆頭。起有栲栳大小。晃來晃去。扎手舞脚的。竟橫不攔子。截住去路。並且不哼不哈。岱雲向左。他也向左。向右。他也向右。身段飄忽。便以線提的一般。岱雲初見一怔。只厲聲大叱。甚麼物件。見那個怪物兒。不但不退。並且似有意合自己開頑笑。於是岱雲大怒。不管他是人是怪。奔向前。放開手脚。一陣撲打。若說岱雲拳脚。豈同尋常。那知那物兒。特地溜煞。你看他輕輕巧巧。避便似一個風團兒。只在岱雲面前。滾來滾去。任憑岱雲使出平生本領。揮霍撲打。要想他閃開去路。却不能夠。那岱雲是越打越氣。越氣越打。直鬧了一個更次。不由汗如雨下。於是大駭之下。拔劍便砍。這一來。不打緊。那物兒不但攔路。直然的風雨

般撲將上來。岱雲劍及處。都似搏空。只見前後左右。都是那物兒的影兒。沒得半盞茶時。岱雲氣喘如牛。堪堪委頓。正這當兒。却聞後面大喝道。你這孩子。好生可惡。怎三不知來戲弄客人。還不脫下雞籠來。裝甚猴相。那物兒一聽。大笑。由頭上掀脫一具雞籠兒。現出一人。却是店中那童子。後面之人。業已趕到。却是那店翁。石頭兒。連向岱雲長揖道。童子無知。得罪尊客。且看小老兒薄面吧。俺方才查落他不着。以爲他又去尋野貓兒。不想他却在此胡鬧。童子笑道。誰教他說不曾遇見對手呢。老翁喝道。你還胡說。這時岱雲業已索然氣盡。情知這祖孫兩人。不同尋常。於是就道旁。頽然拜倒。請問姓氏。石頭兒忙笑扶道。俺隱迹之人。姓名更不足道。但是俺方才觀君技藝。亦自不凡。並且你得內功之妙。敢問尊客所師。是那個呢。岱雲述罷。石頭兒却大笑道。怪道俺看您手法兒。活脫似超杲禿廝呢。如此老夫更不吝氣。便請您回步。一爲敘談吧。岱雲

正想請教。於是三人廝趁回來。那童子一路上橫跳豎迸。岱雲連大氣兒都不敢出。及至到店。彼此一敘談。岱雲方知那老頭兒。是三十年前有名的俠盜賀如風。生平高來高去。攘貪濟貧。合超果會同門學藝。如風位次。還是個老大哥。如風五十歲後。便洗手不幹。只隱居這片山店中。教孫爲樂哩。當時岱雲驚歎之下。又殷殷請教許多武功。盤桓了三四日。方悵然而去。從此岱雲深知超果臨別時囑咐之言。大有道理。不由的意氣頓斂。回到家下。絕口不談武功。只以課讀爲事。且喜吉安地面。山明水秀。家中有田有園。不愁吃穿。無事時。朋輩文酒談讌之餘。不時的登山臨水。倒也十分自在。岱雲年至四十餘。方得一子。取名一峯。不但性兒聰慧。並且體格堅實。四五歲上。捏起兩個小拳頭。乳母們若要想劈開他。就須費許多氣力。惟有性子燥暴。合同歲的孩子。頑耍見那大些的孩子。或欺侮小的。他登時就會橫起眼兒。打那大些的。岱雲這時。是有子萬事。



足連功名進取之念。都一概拋却。偶行街市。詢詢循循。儼然老學究一般。不知底細的。那裏曉得他會武功。他有一段軼事。說來十分好笑。便是吉安城中有一班青皮少年。偶因兜攬打降等事。被鄰縣一個惡少。綽號兒鐵掌太保的。攪了尖兒。這日大家在酒肆中彼此見面。打和兒。酒至半酣。那惡少未免傲睨自若。並且哈哈大笑道。人都說吉安城中朋友們。還分甚麼韋陀派。金剛派。俺看來都是稀鬆。正說着。恰好從肆門外慢條廝理的。蹙過一人。一青皮心中一動。便指那人問惡少道。您也別瞧匾了。俺吉安人物。便是這位老先生。您能合他試一下子。俺就佩服您。明天照樣的東道兒。算我的。說着。目示衆青皮。一抹鼻頭。衆青皮會意。都吐舌道。這位老先生。可惹不得的。又向那青皮道。喂。老三。你也不對呀。你這麼攬掇。不是誠心教咱這位新朋友。（指惡少）巴巴的到咱吉安。栽跟頭麼。一句話。不要緊。那惡少跳起。攘臂道。走走。俺只用一個手指頭。就

能掀他個狗吃屎。若用兩指。你們就叫我王八蛋。（的是無賴口吻）衆青皮暗喜。假作擁拽之間。惡少已掉臂直出。衆人鬨一聲。跟在後面。招得街坊上。行人錯愕。以爲這干寶貝們。不知又招惹甚麼是非。便潮水似的。湧在衆青皮背後。但見前面一位老先生。正在邁開四方步。大搖大擺。那惡少不容分說。搶到人家背後。伸出一個小捧槌似的手指。一搭手兒。竟去剗向臀孔。衆青皮大笑之間。忽見惡少登時矮了半截。殺豬也似叫將起來。兩膝跪行。頃刻便是十來步。並且額汗如濯。面色慘變。大嘴一裂。只管叫媽。再望那先生。用兩片臀尖。夾定一個手指。便如沒事人一般。更不回顧。依然的徐行他的。虧得街衆們。瞧那惡少。委實難受。便攔住那先生。一陣求情。這時先生方大笑道。不想老夫偌大年紀。還有人來照顧。他既垂愛。俺豈可負他盛意。所以索性叫他剗夠了。說着猛一聳臀。那惡少已仰跌出丈餘以外。一根中指。業已骨節都碎。後來那惡少。

曾告訴人道。好霸道傢伙。俺手指一戳到他臀縫。便如夾入鐵鉗一般哩。至於這位老先生是那個。更不必作者點明了。且說岱雲。隱居教授。只以章句爲事。久而久之。人只知諸先生教得好學。也沒人理會他是武功名家了。那一峯。長到十一二歲上。越法得跳盪異常。岱雲每想傳他武功。又恐他性兒暴躁。將來或至惹禍。便打算過兩年。覘覘他性氣。再作計較。因此一峯。只合衆學生。逐隊讀書。其時學生中有一人。姓徐名玖。只小得一峯一歲。便是岱雲的鄰居。此人父母雙亡。只有一哥子。名喚徐珮。由吏員議叙。選得河南地面一個典史。缺分因遠道薄官。家中好歹的。還有些房田。未便無人經管。便託了個誠實老僕。名叫王祿的。經管一切。並服事徐玖。在家過活。這徐玖。生得清秀聰慧。只是文弱些兒。既合一峯居趾相鄰。兩個小友。自然是逐日頑耍。十分相得。及至一峯入塾。徐玖也便拜岱雲爲師。一同授業。這也不在話下。且說岱雲。這片學塾。本設

在自家宅後一處菜園中。俗語說得好。猴兒學生。只要岱雲偶一出塾。嚇恁瞧罷。這班頑皮們。各下坐位。一陣價踢天弄井。恨不得上沒皮的樹。始而見先生前脚出去。大家只不過在塾內淘氣。或畫個紙人兒。或給大拇指上打花臉。戴紙帽。噉噉噉的要陣影戲。後來膽兒漸大。便有人出主意唱戲頑。始而在塾內唧唧叻叻。無非是欺弄徐玖文弱。強指頸叫他唱小日。扭個來回兒。繼而覺着頑的不暢快。不如槍兒刀兒的鬧個大軸子才寫意。那園外積柴旁。本是好體面的空場兒。於是大家一逕的鬧向那裏。沒得真刀槍。只好亂抽柴棒。這時却沒得徐玖的脚色。惟有一峯。大出風頭。那老將兒一席定是他的。將那空場踢跳得一榻糊塗。柴棒丟得。一世界。岱雲每歸。見此光景。情知是學生作耗。雖也責問幾次。無奈他們頑皮如故。岱雲見慣了園門外一向邈邊。也只得聽其自然。一日岱雲又從外歸。只見園門外。忽然潔淨異常。岱雲以爲是學生們偶

然勒理掃除。因誇獎道。洒掃門戶。正是童子當爲之事。不比憨跳强的多麼。衆學生聽了。都各默然。晚間。岱雲問起一峯。方知諸生並不曾去掃除園外。岱雲納罕之下。暗暗留意。從此一連三五日。園外潔淨如故。却不知誰來掃除。這日岱雲特地起個大早兒。悄伏向園外大樹之後。却見個十來歲的丐童。手持箕帚。從園後草徑中蹺出。直抵門外擁帚便掃。並且視端形正。十分恭敬。岱雲詫異間。細覘他相貌。却又生得魁梧勁健。絕無猥瑣之氣。岱雲正欲出問其故。却又見一稍大的丐童蹺來。道。小鄒哇。你真憨透腔咧。今天某家辦喜事。下半晌。東街王鄉紳出大殯。你蹺向這兩處。隨幫討要。多少也找個飯落兒。你却連日價在此瞎掃地。又小偷似的。在園後聽人家念書。難道你這一輩子。還想識文斷字不成。天生的窮命。你楞要脫胎換骨。你且去作夢吧。走走。你趕快跟我來。比甚麼都強。丐童道。你去你的。不要管我。大丐童怒道。不識好歹的小東西。我

就看你一笞帚掃飽肚皮。說着謾罵而去。這裏丐童依然揮帚。岱雲聽了大丐童一番話。越法納罕。當日午課講解畢。諸生誦讀正酣。岱雲由園後牆上。悄悄向外覘。果見那丐童石佛似的。坐在那裏。傾耳凝聽。直至諸生讀畢。他方徐行而去。從此岱雲留心窺覘。一連三四日。都是如此。岱雲暗歎道。人家子弟們。有父兄出錢。請先生望他攻書。他還不肯好學。如今這丐童。却悄悄聽人念書。到狠是有志向的。但是他天天偷掃地。又是何意呢。一日早晨。岱雲又去伏覘。忍不住從樹後。蹙出道。喂。你這小哥。不去乞討。怎只管在此掃地。莫非想得些工錢麼。來來來。待俺把與你。丐童斂手道。好教先生得知。俺連日竊聽先生講書。並相他（指諸生）們誦讀。心下十分敬愛。自恨貧賤。無緣得從先生。所以每日來園外掃除。以盡敬愛之誼。却是驚動先生了。岱雲見他說話間。詞色安詳。竟不像個貧猥孩子。一面暗暗稱奇。一面笑道。你這小哥。倒好念書。來來來。此間早

飯已熟。你且吃些兒。俺還有話問你。於是丐童放下長帚。便跟岱雲入內。諸生見先生忽攜進個小花子來。便攢肩疊背的都到下房窗外窺探。但見丐童坐在矮凳上。未曾用飯。先拿起箸來向東南力一舉。面色戚然。即便低頭用飯。先生坐在他對面。微笑也不問他話。須臾丐童飯畢。恭敬放下筯。向先生謝了一聲。就要跼起。只見先生笑吟吟却說出幾句話來。正是。

忽逢跼弛無雙士。且把根源仔細求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 入學塾雙俠定交 買山菓登徒遇豔

話說岱雲見丐童跼起要去。便笑道。小哥不要忙。俺還有話問你。俺聽你語音。不像本地人。你爲甚流落到此。可還父母在堂麼。一句話不打緊。只見那丐童兩眶熱淚。直滾下來。岱雲忙道。不要苦楚。你且慢慢講來。丐童搵淚道。俺姓鄒。

名玉林。湖北人氏。家世讀書。却沒得功名發達。到俺父親輩上。不但功名無望。並且家亦中落。俺父爲人。只知讀書飲酒。不甚問生計之事。並且好交朋友。也如先生一般。設了一處散館。胡亂度日。至於支撐生計。都是俺母親料理。偏搭着俺鄉中。連年歉收。俺母親百計支柱。心力交瘁。竟自一病去（句）一個世字未出口。丐童語音業已噎住。岱雲方才太息。不想牕外一個渾實實的學生。悄悄向一峯一裂嘴道。你看這廝多膿包。死個媽。算甚鳥事。不會用花花轎再抬一個來麼。一峯聽了。沒好氣。向那學生屁股上。死力的擰了一把。丐童泣道。是此以後。俺也沒福分專心念書。隨塾之餘。還須去拾柴供炊。俺父因家境不順。越法的縱酒自遣。常兩三日價。不踏館門。因此學生們也便次第散去。俺父越法沒高興。不想這當兒。忽有一筆債項。加緊的討來。便是俺父在往年時。曾與一個朋友。保了一筆借貸。敢也有數百金的光景。那友人出門。去作行販。一向



都是俺父。替他出息錢。這時債主。因借期已滿。定要收還此項。俺父沒法兒。只得將家中所有。並房屋。一概折變。歸還此項。以爲那友人。現在江西某縣。作的。絕好的生意。事後尋他。歸還自己墊去之款。也是一樣。當時。見故鄉沒法度日。便攜了俺。直赴江西某縣。一尋問那友人。俺父親不由驚悔不已。原來那友人。本是行販商業。自兩年前。已移向他處。俺父只得暫住客寓。訪他蹤迹。至月餘之久。好容易聽人傳說。那友人現在吉安。於是俺父子尋到此處。不想一撲。又是個空。先生請想。俺父親辛苦驚急。如何禁得住。於是一頭病倒客寓。所贖些衣裝。費斧。賣用盡了。那病勢只管不愈。店主人不肯再容。俺父子只得栖身城外。東南上一座破廟中。丐童說到此處。不由淚如雨下。岱雲也慨然歎道。以後想就是你淪落起手了。丐童歎道。先生說得是。俺當時乞食養父。只得個把月。俺父病沒。虧得廟後。有處義地。只得將俺父草草藁葬。俺一想。俺一童子。歸既

不易。並且歸亦無家。既爲乞丐。也只好隨緣度日罷了。但是俺每過先生塾外。不由自傷廢學。却是驚動先生了。說着。又無站起。岱雲道。你且慢走。你如今孤身一人。住在那裏呢。丐童道。俺朝村暮郭。本無定所。但每晚住處。總要覓回那破廟中。因俺父葬處。在廟後哩。岱雲聽了。連連太息道。可憐你有志讀書。却沒機會。但你曾說念過兩天書。可還能記誦講解麼。丐童道。俺只念過上下論語。流落以來。本都拋生咧。近些日。因竊聞先生講書。並相他們念書。所以還能理會得。岱雲道。如此。俺且考你一考。於是就上下論中。摘出兩段。不想丐童不但朗誦如流。並且頗識字意。岱雲欣然道。你資質甚好。但近些日來。勞你掃地。令人過意不去。今與你兩串辛苦錢。且轉去罷。說着。命人取到錢。那丐童如何肯受。岱雲道。你且將去。便是與你父親買些香楮焚化。也見你勞力所得的一番孝意哩。丐童聽了。輒謝了一聲。攜錢而去。岱雲送他到園外。只見他一逕的趨

向鬧市。沉吟回步之間。一抬頭。却見兩個大些的學生。正在門首張望。之壁價擠眉弄眼。岱雲喝道。甚麼樣兒。你們這等不好生念書。見方才這丐童鄒玉林。不覺自愧麼。你看他這般境遇。還想讀書哩。一學生笑道。先生被他騙了兩串錢去了。他一派鬼話。如何便信。刻下市丐們。專以作出些苦楚情狀。動人矜憐。以便騙錢。先生不信。他得這錢去。不是大吃二喝。便是尋花子局。趕老羊（骰子賭戲名）去哩。岱雲聽他此話。雖然尖刻。然而世情上。未嘗無此理。於是信步兒。趨入鬧市。果見鄒玉林。還在市中徘徊。岱雲悄悄後跟。也不驚他。預與見他。蹙入一月香楮肆中。却遙聞肆中人笑道。鄒小哥。利市呀。今天你倒成了闊主。顧咧少時。見玉林手提香楮。出店自去。於是岱雲蹙入肆。一問所以。肆人道。這姓鄒的丐童。不斷的來買香楮。今天忽寄放在小號兩串錢。以便隨時取用。哩。岱雲聽了。拱手蹙出。一路暗想鄒玉林。殊有心計。看此光景。他自敍一片話。

決非虛語。怙憊間一逕出城。尋問東南上那座破廟後。果見一坏矮塚跟前。殘楮飛灰。餘香未盡。岱雲徘徊良久。悄悄趲轉。次日一瞧園外。依然是淨潔異常。從此岱雲更不去理會玉林。直待至兩月之久。岱雲暗覘玉林。確是個絕好子弟。這日便喚進玉林道。你本是士人根基。不幸落在這般場所。俺有意收你作個弟子。你道好麼。玉林聽了。登時感激泣下。却正色道。先生垂念苦兒。怕不是好。但是玉林既承先生教導之恩。又白叨參養之惠。如何過意得去。今玉林願執館童之股。便一面授業。何如。岱雲笑道。你不過恐以口腹累我。你既願執役自食。也見你甚有志氣。俺就由你之話如何。於是玉林大悅。即便叩頭拜師。岱雲引他到家。洗俗更衣。然後命一峯引他去見同學。這其間喜壞個諸一峯。一路上拖了玉林。問長問短。又道。鄒大哥。你記着。咱塾中除了徐玖。其餘都是些促狹頑皮貨兒。那個小頭小臉的外號。見叫琉璃球。那個渾渾悶悶的。叫大白。

薯。那個尖嘴縮腮的。叫大麻木。那個水蛇腰的細高條子。叫二壞種。屬他大屬。也不害臊。有一天。俺張見他在毛廁中。明明的脫出個大雀子。（俗謂陽物）只管用手去擺佈。（絕倒）又說他家中。有個大丫頭。（婢女也）專以偷空兒。摸索他那物兒。這干寶貝們。歹鬥的狠。鄒大哥。你到塾中。他們好便好。不好時。你只管掄拳頭捶他們。你打不過他。俺來幫你。如何不瞞你說俺這對拳頭。他們那個也懼俺三分。（一峯一片小兒語。直性熱心。明明揭出）說着。鄒哥哥的。喊成一片。原來玉林大得一峯一歲。兩人身裁兒。不差甚麼。當時兩人。攜手入塾。那徐玖素常本視一峯爲轉移的。今見一峯拖得玉林來。不由先跳出位來。合玉林執手歡悅。其餘學生。見了玉林。未免一陣價互相擠眼。微微含笑。然而都怕着一峯的拳頭。只得走攏來。大家廝見。從此玉林附塾讀書。一面價執役館中。岱雲暗察他氣質。堅朴異常。作事有恆。絕無童子憨嘻之狀。一日。

午課講解罷。該那二壞種回書。二壞種這天從家來。不知怎的。便撒了一肚子氣。有個學生。見他只管模索胯下。又不禁自己啣膿道。好容到手咧。偏偏老婆又撞出來。（謂其母也）左不過一個毛丫頭罷了。等着我的。我要叫他整個兒囫圇了。就不算數兒。他只管如此發怔。那裏有心去聽先生講書。當時一回書。未免吭哧了半晌。還是一字不對。正在掙的臉兒通紅。岱雲却道。玉林且講來。二壞種還指望玉林也回講不來。自己好遮羞兒。那知玉林按了書旨。句剖字析。不但背誦如流。並且說理明白。將個先生。只樂得連連點頭。二壞種且羞且妬。正沒好眼色去瞅玉林。先生便道。人之求學。總須專心致志。你看鄒玉林的聰明。未必便過於你。皆因他從困苦中來。立志讀書。所以他不肯荒嬉。你沒經困苦。所以不肯專志。古人所說貧賤憂戚。玉汝於成。那句話。再也不會錯的。你當深體此意。方好在先生之意。原是借玉林開導二壞種。不想二壞種暗含

着這股火頭兒。簡直的就大咧。當時撇着大嘴。捧書歸位。恰好岱雲。因事出塾。衆學生方瞅得先生慙去。更嘻嘻哈哈。一陣搗亂。並向玉林道。老鄒哇。你方才在先生面前。拔了尖兒。也就是咧。這會子。咱該想法兒頑頑才是。咱是唱甚麼戲。你說罷。玉林尙未答語。二壞種氣吼吼的一摔書。冷笑道。今天咱是唱花子拾金。再來段繡襦記裏的蓮花樂。說着一瞟玉林。背過臉子。這裏玉林並沒在意。徐玖不服氣。便慙向二壞種面前道。你這是甚麼話呢。這不是當面奚落鄒大哥麼。二壞種咕起眼道。俺這是捧你那位體面不過的鄒大哥。他如此會念書。將來怕不像鄭元和一般。去掙個頭名狀元麼。但是鄭元和只會當花子。却不會當奴才哩。你不服氣作甚。難道你那個鄒大哥。把你弄舒服了。說着一掉屁股。背牕而坐。原來這時一峯。恰好出去解手兒。二壞種趁這當兒。所以敢謾罵無忌。當時徐玖。只氣得小臉通紅。衆學生見二壞種得勢。便湊趣亂噪。你

看徐兄弟的臉彈兒。紅裏套白。白裏套紅。真也像個小把弟子。喂。新貼的好熱。燒餅。你們誰來得一個兒呀。徐玖聽了。正氣得就待哭出。只見唵一聲。門簾啓處。跳進一人。不容分說。竟趨向二壞種背後。衆學生喊得一聲。小心着。便見那人。手兒一揚。劈拍兩記肥耳光。早由二壞種背後抄打過去。二壞種呵呀一聲。急忙跳起來。回身一望。却是一峯。業已氣得橫眉怒目。提着老大的拳頭。喝道。你敢動一動。我就將你壞水都捶出。你這樣奚落鄒老哥。自問對麼。徐玖得了靠山。登時也跳喚起來。二壞種欲待發作。又委實怕一峯的拳頭。只得認了氣。陪笑道。諸老弟好沒意思。俺偶合鄒大哥說個頑話。你還值得急吵子白臉的。一峯喝道。你不服氣。少時咱只管稟明先生。二壞種道。得咧。我的老弟。愚兄這張狗臉。就是可以挨兩下子。你不嫌擱手。再來說着。真個舒個一張大臉。兩人正鬧得不可開交。虧得玉林忙趲來。含笑解圍。略無愠色。二壞種見自己這



一着兒沒施展出去。也就知難而退。不再去欺侮玉林。其餘學生自然成了蛇無頭不行之勢。從此玉林方能在塾安生讀書。合一峯意氣相投。自不消說。便是那徐玖也偏合一峯。玉林說得來。久而久之。三人竟情同兄弟。轉眼間一年有餘。那岱雲自負一身武功。那裏肯不傳教家學。今見一峯玉林體格堅實。志氣正大。都是可造之材。於是悄悄的在家下後園中收拾出一片藝場。命他兩人一面讀書。一面習武。且喜兩人天然在這裏面的蟲兒。一經指點。無不通曉。比起兩人讀書來。却大不相同了。不消五六年的光景。一峯玉林早已武功大就。至於一切的外功內功。深奧造詣等。也就不必細表。這其間却羨慕煞了個徐玖。自知材力於武功無望。便專志讀書。這當兒。鄒諸兩人武功既成。徐玖的文名也便大著。原來鄒諸初習武功時。徐玖本也在數兒。岱雲一試他的呼吸氣息。便笑道。你今限於天質。於此道未可強爲。倘若強爲於身體定然有損。徐

玖不信。那知隨鄒諸兩人學過四五日。果然覺得困乏異常。不可強勉。所以他才決然捨去。自奮於文。其時徐玖同巷中。還有一個富家子弟也。薄有文名。合徐玖居既同巷。頗頗廝熟。此人姓秦名大圭。生得油頭滑腦。舉止輕浮。行步低頭。無端含笑。更有兩支目光如醉的迷齊眼。一張口似懸河的油蜜嘴。他上輩子是個暴發戶。因爲作了一件穢惡不堪的歪心事。所以忽然發起財來。便自廁於衣冠之列。原來大圭之父。名叫懷綬。爲人鄙陋無恥。頗工心計。恰巧娶得個妻子郎氏。也是伶俐婦人。這郎氏生得妖妖嬈嬈。長身段。小脚兒。走起路來。扭頭折項。說起話來。嬌聲浪氣。無事時哼唧小曲兒。偷空摸空。每天總要跔向門首賣個眼風兒。未免招得那三五兩舍價的輕薄子弟。在門首溜溜瞅瞅。梭巡來往。那懷綬本開着一片山菓店。因有郎氏這面亮招牌。不消說是生意加倍。子弟們借買山菓爲名。竟有翫去單尋這個女老板兜搭生意。一坐就是大

半日。及至去了。反將所買之物忘掉。懷綬一瞧這光景不對。暗想道。你們這班窮飄兒。滑頭們。要在俺這裏想俏營生。還早哩。俺戴綠帽。要戴個值實。你們這一壺子醋錢的出手。就想頑人老婆老子這裏。還沒捨口哩。於是束管郎氏不許他在門首兜搭那郎氏。本是眉毛都空洞的婦人。若論心眼兒。比懷綬還多着八十個。忽見丈夫加以約束。早已會意。便賭氣子。連修飾脂粉。一概全蠲。每日價揉頭撒脚。只在店內院幫懷綬操作。一切不想人兒生得俏俊。是怎麼扎括。怎麼好看。便如那醜婦人。無論怎樣修飾。依然不減其醜。一般當時郎氏這等一來。越顯得素面天然。別有風韻。如體面一個作家的娘兒。懷綬自然是歡喜不盡。兩口兒有時在被窩內高起興來。懷綬一面亂顛聳。一面讚道。好娘子。誰要娶得你這聽話的婦人。便該發財咧。郎氏道。呵。暗發財便了。怎還只管死力子。掀人腿膀。依我看。你小性小氣。便如你那猥瑣物兒。用着人了。便向人搖

頭晃腦。不用人了。便向人俺搭的一些熱氣也無。是若輩子不會發財的。懷綬動簌簌的道。我的媽。你就罵得這等歹毒。我又怎的小性小氣呢。郎氏道。你還裝愁兒。俺在門首望望。脚正不怕鞋歪。誰家那東西。便長在頭額上。兩下一碰。便成功麼。你看吓得你獼猴似的。就像老娘給你綠帽兒戴咧。如今却好。鬧得好吃山菜的主願們。都不上門。這開門七件事。只憑每日價賣個吊兒八百的支撐。哥哥兒。你不挨餓。便是好會場。還想發財哩。說着使性兒一扭身兒。懷綬道。呵呀。了不得。於是兩人廝併良久。懷綬方揣摩着郎氏下體。笑道。生意不佳。且自由他。俺却不願因小失大。且保全這塊地盤要緊。夫婦笑了一場。依然的逐日作生意。不想懷綬時氣不至。店門首沒得那塊亮招牌。果然的生意日落。想要設法兒支持一下子。又沒得本錢。這日懷綬沒得好氣。因言語之間。合郎氏啾唧了兩句。郎氏不服氣。便一逕的趕向店櫃房中。勒着兩支藕也似的脰。

膊。扒開小脚兒。吱喳不已。懷綬正背着臉子。合他吵。忽聞背後有人笑道。秦兄你倆口兒。這是爲甚麼呀。有上好的雪梨兒。且與俺包幾個。懷綬回望去。却是在城中打聞。慣放錢債的王二樂。此人是山西人氏。上輩子本在吉安經商。二樂不諳商業。便收聚貲本。只吃債利。不過隔幾年回老家去一躺。望望妻子。所有貲本都在吉安。據說着有數萬金。此人百樣都伶俐。就是見不得美貌小娘兒。一沾色字。他便肯大把出錢。不然憑你是至親好友。你想用他一文錢。都不成功。當時二樂方從山西回頭。且說懷綬忽見二樂。不由滿面陪笑。一面向郎氏連連揮手。那郎氏如風擺柳似的。跑入之間。這裏二樂直着兩眼。早已蹙進店門。合懷綬彼此一揖。懷綬一把將二樂拖就坐。大笑道。合該俺丟醜。俺兩口兒。偶然啾唧兩句。却恰巧被您撞着。呵呀。王二爺。您這次回家。越法發了福咧。真是滿面紅光。您家中寶眷們都好哇。怎沒把家眷帶來呢。二樂一面聽。那追

逐郎氏的眼光。還不肯即時收轉。少時。方望着懷綬的臉子。隨口道。承問承問。秦兄一向好哇。你可知錢幡寺的廟產。禁的住借債麼。又四下亂瞅道。這店太舊。也該收拾收拾咧。說着。模糊糊就要跔起。懷綬道。二爺且坐。您不是來買山菓麼。二樂恍然道。真個的哩。俺是要買甚麼山菓來。俺恍惚記得是想買雪梨。似的。懷綬見他失神光景。不由好笑。略一沉吟。便高喚道。家裏的。快拿茶來。正是。

好色都緣財作祟。弋財須用色爲媒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雙劍奇俠傳 第三集

